古今治平畧

古今治平畧卷之三十一

豫章 [illegible]健[illegible]彊[illegible]著

弟 [illegible]美父訂

桐溪 鍾名臣鼎揚父較

馭夷篇中

汴宋馭夷

宋典以仁厚立國守和戎爲國是歲金繒以爲奉胡逆奉胡羌逆奉羌積衰約終其世其北狄曰契丹其西戎曰拓拔夏云契丹之先曰東胡至阿保機并室

韋女真奚霫諸小國而益大、自號天皇帝、號妻述律氏亦曰蕭氏、爲地皇后、死爲契丹太祖、傳國其子德光、當後唐時石敬塘以晉陽反、懼唐討、遣使稱臣、割山前後十六州、古幽薊之地、賂契丹求濟師、于是契丹更幽州爲燕京、更國號曰大遼、而石晉輸歲幣三十萬匹于遼、稱子、終事之、至出帝立、用景延廣計、稍驁怠、而德光傾國南寇、分其衆爲三、西出雁門攻并代、東度河陷博州、南攻貝、是時晉旱蝗作、而苦兵、乃求和、德光亦自厭兵、欲許和、而漢人趙德鈞子延

壽欲傾晉謬爲好辭報晉言虜恩歸求發兵爲應而契丹將高牟瀚亦詐以瀛州降晉君臣皆色喜乃出師挑敵而契丹復南遂入大梁滅晉廢其君而夷狄之凌藉中國極此矣已遣其部酋爲諸州鎮刺史節度使括錢帛供軍虜人馬不給倘日遣數千騎分出爲剽掠而中國人怨憤四起殺契丹守將相嘯聚莫能制德光乃大悔恨曰我不意中國兒難制如此旣而歎曰我有三失宜中國兒之叛我也我令諸道括金錢失一令上國人打草穀失二不早遣諸節使

還鎮失三我有三失宜天下人之叛我也我去矣又時已熱不復能自留遂留其國舅蕭翰守大梁自引軍從晉內諸司伎藝及宮女若諸軍將卒數萬人出塞去所過屠滅行至臨洛殺胡林而死會盛暑尸腐國人剖其腹刲腸胃實鹽者數斗載之去晉人謂之帝羓蓋快之也契丹既勝晉雖得諸夏不能有然益驕歷漢周世爲中國患迨宋祖興在位明于經國之體專擇用將帥以折衝北方自山西關南棣所屬任者將皆天下武力之材委任專而優勸厚又置北漢

不攻令自爲守以當虜虜嘗以六萬騎入塞下而困欽祚以卒三千人前擊破敗之邊人至作謡爲講笑于是契丹王賢扣關遣使奉書辭構好而和議始于此其後太宗伐北漢北漢故役屬遼遂父事之遼遣使來言曰何名而伐漢也天子曰河東逆命中國所當討若北朝不救當和好如故不然惟所命于是遼將耶律沙師師來救漢前渡河都部署郭進及其未成列進薄之遼師敗北去及太原既下欲乘勝取幽薊諸將以師罷餉匱不欲行崔翰獨曰所當乘者勝也

不可失者時也帝遂發太原以潘美知幽州行府事契丹將多降耶律學古時守燕悉力禦之不能支城中大懼契丹遣耶律休哥救燕時帝與契丹將耶律沙大戰于大梁河沙敗將遁休哥兵適至與耶律邪軫分左右翼以進復戰帝大敗引師南還休哥追至涿州帝急乘驢車走免乃命孟玄喆屯定州崔彥進屯關南劉廷翰李漢瓊屯真定而還遂以石守信劉征失律貶之自是而契丹之好遂絕九月契丹遣南京留守韓匡嗣耶律沙耶律休哥侵鎮州報圍燕之役

官軍詐降匡嗣欲納之休哥曰彼氣甚銳疑誘我也可整衆待之匡嗣不聽俄而劉延翰陣于前崔彥進潛師躡其後李漢瓊崔翰趙延進兵繼至合擊之契丹軍大潰匡嗣棄騎鼓遁去獨休哥整兵而退五年契丹兵十萬寇鴈門楊業領麾下數百騎自西徑出鴈門擊之契丹兵大敗殺其將蕭咄李自是契丹畏業每望見旌旗卽引去主將多嫉之或譖上謗書帝皆不問封其書付業冬十月契丹主賢圍瓦橋關耶律休哥帥精騎渡水而戰官軍大敗休哥追至莫州

十一月帝自將禦之時關南諸軍已破契丹帝大明諸將復戰于漢州敗潰會契丹主引去帝欲遂取幽州李昉力陳其未可乃詔曹彬部署諸將而還帝旣還京議者皆言宜速取幽薊張齊賢上疏曰聖人舉事動在萬全百戰百勝不若不戰而勝若重之慎之則戎虜不足吞燕薊不足取自古疆場之難非盡繇戎狄亦多邊吏擾而致之若沿邊諸寨撫御得人但使峻壘深溝蓄力養銳以逸自處寧我致人此李牧所以稱良將于趙也所謂擇卒未如擇將任力不

及任人如是則邊鄙寧邊鄙寧則饋運減則河北之民獲休息矣民獲休息則田業增而蠶織廣務農積穀以實邊用且戎狄之心固亦擇利避害安肯投諸死地而為寇哉臣又聞家六合者以天下為心豈止乎爭尺寸之事角夷狄之勢而已是故聖人先本而後末安內以養外人民本也夷狄末也中夏內也夷狄外也是知五帝三王未有不先根本者也堯舜之道無他焉廣推恩于天下之民耳推恩者何在乎安而利之民既安利則戎狄斂衽而至矣六年田錫言

曰臣聞動靜之機不可妄舉安危之理不可輕言利害相生變易不定取舍無惑思慮必精夫應動而靜則養寇以生奸應靜而動則失時以收事動靜中節乃得其宜今北部繹騷蕃亦有以居邊任者規羊馬細利爲捷矜擄斬小勝爲功買怨結仇與我致寇職此之繇前歲邊陲侵擾親迂帝輦戎騎既退萬乘方歸是皆失我機先落其術內勞煩耗斁可勝言哉伏願申飭將帥慎固封守勿尚小功許通互市俾獲蕃門撫而還之如此不出五載河朔之民得務農業亭

際之地可積軍儲然後待其亂而取之則克乘其衰而兵之則舉既心服而志歸則力省而功倍誠願考古道務遠圖示綏懷萬國之心用駕馭四夷之策事戒輕發理貴深謀兵書曰不能盡知用兵之害者則不能盡知用兵之利自國家開燕以來連兵未解財用不得不耗人心不得不憂願陛下精思慮決取舍無使曠日持久窮兵極武焉書奏上嘉之嗟乎二人之論其知本矣然徒知遼未可伐而不知燕薊在所當取蓋一則中國之民陷于左衽一則中國之險移

于夷狄燕薊不收則河北之地不固河北不固則河南不可高枕而卧也特太宗時未有其機耳久之契丹主賢卒子梁王隆緒立母蕭太后者治國事而邊屯將言契丹主少母專政發倖用事宜可伐于是以曹彬為幽州道行營都部署出雄州田重進為定州路都部署出飛狐潘美為雲應朔等州都部署出鴈門陛辭帝召授方畧曰潘美第先趨雲朔卿等以十萬衆聲言取幽州持堅重毋急功虜聞大兵至必悉衆范陽不暇援山後山後諸州克下方兵乘范陽

可克也已而彬克固安新城攻涿州圍之田重進敗契丹于飛狐靈州取蔚州潘美攻寰朔雲應皆下之每捷聞帝訝其已速及彬以大軍攻涿而契丹將耶律休哥者壁不戰獨晝曜精銳夜掠單弱以怖師而潛軍鈔饟道居旬日而師果大困彬以食盡退援餉欲復前帝聞大駭曰敵在前以師進退尺寸爲勝負安有前當勁敵而退軍援糧餉者乎亟遣使勅彬急緣白溝河與米信軍合勿復前彬違制撤溝而敗夜濟河追兵至又敗顏沙河而褒進大至又大敗于

是詔重進等屯定屯代州而班師徙雲應朔寰四州民及吐谷渾部族降者寘京西河東而彬信等各貶秩有差帝大愧悔蠲河北租給復者三年是役也帝獨與樞密院計與師中書不預議故悔甚自是中國將相士大夫益憚兵不敢復言幽薊事矣既而開國諸宿將武力嘗習兵者又盡而吏士益罷厭憚于兵楊業與虜戰于陳家谷敗劉廷讓與戰君子館又敗士多失亡諸邊乘塞瘡痍之兵至不滿萬人虜時時深入官吏獨依壁自固自鄚而北千里蕭然天子下

衰痛之詔而邊吏念不在練士顧獨請益兵于是始料河内民以實邊不足又料民河南鬻不足號發兵爲振武軍以佐邊而防禦猶凛凛也時契丹與中國絶好使者久而李繼遷復叛數北邊真宗嗣位賜邊臣詔頗諭以懷來之旨而契丹王隆緒大舉兵入寇天子爲戎衣濟河北大名虜乃退時孫何從幸大名詔訪邊事何疏曰陛下嗣位以來訓師擇將可謂至矣以高祖之大度兼蕭王之赤心神武冠于百王精兵倍于前代分鬭仗越者固當以身先士卒爲心賊

遺君父爲耻而列城相望堅壁自全手握强兵坐違成筭遂使醜虜得計蛇豕肆行焚刼我郡縣係累我黎庶陛下攬人神之愈怒憫河朔之生靈爰御六師親幸澶淵天聲一振敵騎四逃雖鎮定道路已通而德棣濱塵未息此殆將帥或未得人邊奏或有壅闕鄰境不相救援換糧須俟轉輸之所致也將帥者何或恃勇無謀或忌功玩寇但全城壁不卹人民邊奏者何護塞之臣因循守位城池焚刼不以實聞老幼殺傷託言他盗不救援者何緣邊州縣城壘參錯如

標本層衛之相依，若頭目手足之相衛。許衛兵少不出，或待奏可乃行，侯聲翰者、何敎、騎往、還奏、馳烏逝、應糧景從、萬兩方行、逆乎我、來寇已逝、去此四者，當今急務擇將相，則莫若文武之內，參用謀臣防塞閫外，則莫若凡奏、邊防、陛見、庭陳、令汝授剴，莫若督以重令、聽其便宜、運糧，則莫若輕齋疾馳、角彼趨捷、錢若水又陳屛邊之要有五，一曰擇郡守，二曰募鄉兵，三曰積芻粟，四曰葺將帥，五曰明賞罰。何謂擇郡守。今之所患，患在戰守不同心，望選沉厚有謀諳邊事

者任爲邊郡刺史令兼緣邊經畧許召勇敢之士爲隨身部曲廩贍不充則官爲支給然後嚴亭障明斥候毋得事宜咨相報示寇來則互爲救應齊出討除寇去則不令遠追各務安靜苟無大過勿爲替移倘立微功就加爵賞如此則戰守必能同心敵人不敢近塞矣何謂募鄉兵令之所患患在不知敵情望詔逐州沿邊民爲招收量給與粮賜蠲其賦租彼兩地之中各有親族使其懷惠來布腹心敵若舉兵此必預知苟能預知則百戰百勝矣何謂積芻粟今之所

慮患在困民力望令緣邊各廣營田以州郡長官兼
其使額毋歲秋夏較其課程立鼓旗以齊之行賞罰
以勸之仍縱商人入粟緣邊備鎮戍有三年之備則
敵人不敢動矣何謂革將帥今之所患患在重兵居
外輕兵居内去歲傳潛以八萬騎屯中山魏博之間
鎮兵全少非鑾輅親征則城邑危矣望慎選將任河
北近鎮仍依舊事節制邊兵未能削部署之名望且
減行營之號有警則暫巡邊徼無事則却復舊藩豈
惟不啓戎心况復待勞以逸如此則不失備邊之要

又無衆兵之名、且使重兵不屯一處、進退動靜無施不可矣、何謂明賞罰、今之所患、患在我卒驕惰、今侍衛殿前兩司、送到邊上亡命軍卒人數甚多、臣試稽之、皆以恩親爲言、此蓋令之不嚴也、平時尚敢如此、況臨大敵乎、且太祖臨御十七年間、未嘗生事疆場、而敵人往往遣使乞和者、以其任用得人、而備禦有方也○陛下苟思兵者凶器、戰者危事、而不倒持太阿、授人以柄、則守在四夷、而常獲靜勝、此備禦之上策也、咸平間、契丹歲侵邊界、所在擊走之、六年、上詔緣

安軍節度李繼隆論邊事且議親征繼隆曰陛下備
本制置邊備分任將帥悉合機要至戎人入寇蓋亦
常事上如太宗朝亦有城堡失陷然終不能爲害願
專責將帥不須戎輅親舉至景德元年閏九月虜王
與其母舉國入寇統軍順國王撻覽引兵掠威虜順
安軍保州三路攻保州州不利別部寇岢嵐軍知軍賈
宗擊敗之十月戎王與母率衆至唐河三路都部署
王超按兵以待既而不交鋒緣胡盧河而東虜遂南
幟攻圍瀛州部威虜岢嵐軍保州莫州北平塞部署

入北境腹背縱擊以分其勢旣而大破虜衆捷奏連
上十一月虜衆擊攻瀛州晝夜鼓譟大設攻具負板
秉燭驅奚人乘城城上發礧石巨木擊之皆墜戎首
與丹復鼓衆四面急擊矢發如雨虜爲城兵所殺者
三萬餘人傷者倍之圍遂解獲鎧甲兵矢數百許又
以道兵邏冀州城邢州王興擊走虜衆猶二十萬詣
諸路兵會天雄軍方是時契丹內侵縱遊騎掠深祁
間小不利輒引去時寇準爲相目是狃我也請練師
命將簡驍銳據要害以備之及虜衆過大雄犯德清

捷濟邊書告急一夕凡五至中外震駭準飲笑自如明日同列以聞帝大駭以問準準曰陛下欲了此不過五日耳因請帝幸澶淵同列懼欲退準止之令候駕起帝難之亦還內準曰陛下入則臣不得見大事去矣請毋還而行乃議親征詔群臣問方畧旣而聞契丹圍瀛州直犯貝魏人情愈恟懼參知政事王欽若臨江人請幸金陵陳堯叟閬州人請幸成都帝以問準準曰爲陛下畫此策者可誅也陛下神武藝邦協和若駕親征敵當自遁不然出奇以撓其謀堅守

以老其師勢逸之勢我得勝算矣奈何棄廟社欲幸楚蜀遠地人心崩潰彼乘勢深入天下可復保耶帝乃決策幸澶州二人繇是怨準庚午發京師準以欽若多智懼其妄有關說疑沮大事出欽若知天雄軍契丹至城下欽若閉門束手無策修齋誦經而已帝至澶州南城望見契丹軍勢甚盛衆請駐蹕準固請曰陛下不過河則人心危敵氣不懾非所以取威决勝也且王超領勁兵屯中山以扼其亢李繼隆石保吉分大陳以扼其左右肘四方征鎮赴援者日至陛

下何疑而不進乎過河衆議皆懼準力爭之不決毀
前都指揮使高瓊仰奏曰寇準言是瓊極在旁呵之
瓊怒曰君以文章致位兩府今虜騎充斥如此君何
不賦一詩退虜耶郎麾衛士進帝遂渡河遠近望見
御蓋諸軍皆踴躍呼萬歲聲聞數十里契丹相視驚
愕帝盡以軍事委準準承制專決號令明肅士卒喜
悅敵數千騎薄城下詔士卒迎擊斬獲大半乃引去
帝還行宮留準居北城上徐使人覘準何爲準方與
知制誥楊億飲博歌謔歡呼帝喜曰準如是吾復何

憂相持十餘日會契丹統軍撻覽爲下所射殺乃請盟而曹利用自契丹還言契丹欲得關南地帝曰歸地事極無名若欲貨財漢以玉帛賜單于有故事宜許之準不欲賂之以貨財且欲邀其稱臣及獻幽薊之地因畫策以進曰如此則可保百年無事不然數十年後戎且生心矣準益欲擊之使隻輪不返帝方厭兵乃曰數十年當有扞禦之者吾不忍生靈重困姑聽其和可也準尚未許契丹遣使持書來請盟準不從會有譖準幸兵以自取重者準不得已乃許其成

復遣曹利用如契丹軍議歲幣帝曰必不得已雖百萬亦可準聞之召利用至幄謂曰雖有敕㫖汝所許過三十萬吾斬汝矣利用竟以帛二十萬匹銀十萬兩定和議南朝爲兄北朝爲弟交誓約各解兵歸自是南北弭兵寇準之力也方契丹主使王繼忠議和擇可使契丹者曹利用適奏事行在樞密院以利用應選帝曰此重事也毋輕用人明日樞密使王繼英又薦利用遂授閤門祗候崇儀副使奉書詣契丹軍利用憤契丹色不平對曰彼若妄有所求臣不敢生

還帝壯其言利用馳至軍中耶律隆緒母見利用車上車旣設橫板布食器召與飲食其從臣重行坐飲食畢果議關南地利用拒之遣其臣韓杞來報命利用再使契丹契丹母曰晉德我畀我關南地周世宗取之今宜還我利用曰晉人以地畀契丹周人討之我朝不知也若歲求金帛以佐軍尚不知帝意可否割地之請利用不敢以聞其政事舍人高正遂褋前曰我引衆以來圖復故地若止得金帛歸則愧吾國人矣利用曰子盍爲契丹熟計使契丹用子言恐違

兵結釁不得而息非國利也契丹度不可屈和議遂定利用奉約書以歸蓋是時中國全盛有重相為折衝諸規畫足措勝契丹深入而控虜難復故與和而固所謂可以戰而後可以和也然帝慈仁憚兵許歲幣過適靡國力難繼矣自是厥使歲來不絕真宗崩契丹主隆緒集群臣為罷市舉哀詔沿邊州郡毋作樂毋犯真宗諱祭奠弔慰有加禮當是時行旅交通邊城晏閉黎民生者終老不識兵革自有和戎之利未有也慶曆二年契丹主宗真初立謀欲得晉高

祖丙與關南十縣聚兵幽涿聲言入寇遣其臣蕭英劉六符來聘兵既壓境而使來非時中外忿之仁宗曰契丹吾兄弟之國未可棄也其有以大鎮撫之命宰相擇報聘者時虜情不可測群臣皆莫敢行宰相舉右正言知制誥富弼應弼得命即入對叩頭曰主憂臣辱臣不敢愛其死帝爲動色先以爲接伴使英等入境中使迎勞之英托疾不拜弼曰昔使北病臥車中聞命輒起今中使至而君不拜何也英矍然起拜弼開懷與語英感悅亦不復隱其情遂密以其主

所欲得者告弼曰可從從之不可從以一事塞之足矣具以聞進樞密直學士辭不拜曰國家有急義不辭勞奈何賂以官爵遂爲使報聘見契丹主曰兩朝人主父子繼好垂四十年一旦求割地何也契丹主曰南朝違約塞鴈門增塘水治城隍籍民兵將以何爲群臣請舉兵而南吾謂不若遣使求地求而不獲舉兵未晩弼曰北朝忘章聖皇帝之大德乎澶淵之役苟從諸將言北兵無得脫者且北朝與中國通好則人主專其利而臣下無所獲若用兵則利歸臣下

而人主任其爲故勸用兵者皆爲身謀耳今中國提
封萬里精兵百萬北朝欲用兵而能保其必勝乎就
使其勝隱所亡士馬群臣當之歟抑人主當之歟若
通好不絕歲幣盡歸人主群臣何利焉契丹主大悟
首肯者久之弼又曰塞鴈門者備元昊也塘水始于
何承矩事在通好前城隍皆修舊民兵亦補闕非違
約也契丹主曰雖然吾祖宗故地當見還耳弼曰晉
以盧龍賂契丹周世宗復取關南地皆異代事若各
求地豈北朝之利哉既退劉六符曰吾王耻受金幣

堅欲十縣何如弼曰本朝皇帝言爲祖宗守國豈敢妄以土地與人北朝所欲不過租賦耳朕不忍多殺兩朝赤子故屈已增幣以代之若必欲得地是志在敗盟假此爲辭耳明日契丹王與弼同獵引弼馬自近謂曰得地則歡好可求弼言北朝既以得地爲榮南朝必以失地爲辱兄弟之國豈可使一榮一辱哉獵罷劉六符曰吾主聞公榮辱之言意甚感悟今惟有結姻可議耳弼曰婚姻易生嫌隙本朝長公主出嫁齎送不過十萬緡豈若歲幣無窮之利哉契丹主

諭弼使還曰候卿再至當擇一事受之弼還奏帝復使弼持和親增幣二議及誓書往且命受口傳之辭于政府既行次樂壽謂副使張茂實曰吾為使者而不見國書脫書詞與口傳異吾事敗矣啟視果不同疾馳還都入見曰執政故為此欲臣致于死地臣死不足惜奈國事何帝急召夷簡問故夷簡曰此誤耳弼語侵夷簡遂易書以行弼至契丹不復議婚事欲增幣契丹主曰南朝既增我幣其辭當曰獻弼曰南朝為兄豈有兄獻之于弟乎契丹主曰然則為納字

弼曰亦不可契丹主曰南朝既以厚幣遺我是懼我矣則于二字何有若我擁兵而南得無悔乎弼曰本朝兼愛南北固不憚更成何名為懼或不得已而至于用兵則當以曲直為勝負非使臣之所知也契丹主曰卿勿固執古有之矣弼曰自古惟唐高祖借兵于突厥當時贈遺或稱獻納其後頡利為太宗所擒豈復有此禮哉契丹主知不可奪乃曰吾當自遣人議之乃留增幣誓書而使耶律仁先劉六符持誓書與弼偕來具議獻納二字弼至入對因曰二字臣以

[illegible]拒之使氣折矣可勿許也帝用晏殊議竟以納字與之于是歲增銀絹各十萬與前共五十萬匹兩和好復定而契丹平時契丹實顧借好幣特為虛聲以制夏中國而中國方困于西悍事許與彌過適而國力益屏矣然是時天子仁撲周浹澤結于民心實習林立國勢聚于磐石而外寇隨弭雖不至戰亦所謂可以守而後可以和也已詔冊元昊為夏國王且行會契丹來言西事詔需虜使至乃發詔以偪副爭之曰不可令先虜使來行至則遇自我出虜使至國

許和衡歸彼矣從之是歲契丹發卒來雲中受輸幣
而元昊方伐呆兒族地迫于河東帝問琦虜得無與
元昊計合乘我乎琦曰虜自得幽薊不復踩河東入
寇者以河北夷而饒河東險狹且虞我出鎮定擣燕
薊之虛也今豈遽此出哉且兵出無名契丹大國亦
不爲也就使妄動當出我不意豈宣言受禮雲中乎
元昊與契丹本結約相左右爲中國患而契丹背之
獲重獘是宜有怨心故築威塞州以備之而呆兒屢
殺掠威塞以爲此役也安能合而謀我哉必不然矣

武請調發爲備善弱日以虜瘢聾敵而驟有調發正
墮其計中且令虜有以窺吾淺深也必虜入寇者臣
請伏罔上誤國之誅兵得無凋嗚呼敵國之患起于
多求而不供供者有倦而求者無厭以有倦供無厭
而能久安于無事者天下未嘗有也故夫二虜之患
特有遠近耳而要以必至于戰敢問今之所以戰者
何也其無乃出于倉卒而備于一時乎且夫兵不素
定而出于一時當其危疑擾攘之閒而吾不能自必
則權在敵國權在敵國則吾欲戰不能欲休不可進

不能戰而退不能休則其計將出于求和求和而自我則其所以爲媾者必函軍旅之後而繼之以重媾則國用不足國用不足則加賦于民加賦而不已則凡暴取豪奪之法不得不施于今之世矣天下一動變生無方國之大憂將必在此是故蘇洵之策有曰中國內也四夷外也憂在內者本也憂在外者末也夫天下無內憂必有外懼本既固矣盍釋其末以息肩乎曰未也古者夷狄憂在外今者夷狄憂在內釋其末可也而愚不識方今夷狄之憂爲末古者夷狄

之勢大弱則臣小弱則遁大盛則侵小盛則掠吾兵良而食足將賢而士勇則患不在中原如是而曰外憂可也今之戎夷姑無望其臣與遁求其志止于侵掠而不可得也北虜驕恣為日久矣歲邀金繒以數十萬計曩者幸吾有西羌之變出不遜之語以撼中國天子不忍使邊民重困于鋒鏑是以虜日益驕而賄日益增迨今凡數十百萬而猶慊然未滿其欲視中國如外府然則其勢又何止數十百萬也夫賄益多則賦斂不得不重賦斂重則民不得不殘故雖名

為息民而其實愛其死而殘其生也名爲外憂而其實憂在內也外憂之不去聖人猶且恥之內憂而不爲之計愚不知天下之所以久安而無變也古者匈奴之强不過冒頓當暴秦刻剝劉項戰奪之後中國溘然矣以今度之彼宜遂入踐中原如決大河潰蟻壤然卒不能越其疆以有吾尺寸之地何則中原之疆固百倍于匈奴雖積衰新造而猶足以制之也五代之際中原無君晋唐苟一時之利以子行事匈奴割幽燕之地以資其疆夫孺子繼立大臣外叛匈奴

掃境來寇、兵不血刃而京師不守、天下被其禍、匈奴自是始有輕中原之心、以爲可得而取矣、及吾宋景德中大舉來寇、章聖皇帝一戰而却之、遂與之盟以和、夫人之情勝則狃、狃則敗、敗則懲、懲則勝、匈奴狃石晉之勝、而有景德之敗、懲景德之敗而恥未知其所勝、甚可懼也、雖然數十年之間能以無大變者何也、匈奴之謀必曰我百戰而勝人、人雖屈而我亦勞、馳一介使入中國、以形凌之、以勢邀之、歲得金錢數十百萬、如此數十歲、我益數百千萬而中國損數百

千萬吾日以富中國日以貧然後足以有爲也天生北狄謂之犬戎投骨于地狺然而爭者犬之常也今則不然邊境之上豈無可乘之隙使之來寇大足以奪一郡小亦足以殺掠數千人而彼不以動其心者此其志非小也將以蓄其銳而伺其隙以伸其所大欲故不忍以小利而敗其遠謀古人有言曰爲虺弗摧爲蛇奈何匈奴之勢日長炎炎今也柔而養之以冀其卒無大變其亦惑矣且其志不止犯邊而力猶未足以成其所欲爲則其心惟恐吾之一旦絕其好

以失吾之厚賂也然而驕傲不肯少屈者何也其意曰邀之而後固也鷙鳥將擊必匿其形昔者冒頓欲攻漢漢使至輒匿其壯士健馬故兵法曰辭卑者進也辭彊者退也今匈奴之君臣莫不張形勢以夸我此其志不欲戰明矣闔廬之入楚也因唐蔡勾踐之入吳也因齊晉匈奴誠欲與吾戰也曩者陝西有元昊之叛河朔有王則之變嶺南有智高之亂此亦可乘之勢矣然終以不動則其志之不欲戰亦明矣所彼不欲戰而我遂不與戰則彼既得其志矣兵法曰

用其所欲行其所能廢其所不能于敵反是今無乃與此異乎且匈奴之力既未足以伸其所大欲而奪一郡殺掠數千人之利彼又不以動其心則我勿賂而已勿賂而彼以爲辭則對曰爾何功于吾歲欲吾賂吾有戰而已賂不可得也雖然天下之人必曰此愚人之計也天下孰不知賂之爲害而勿賂之爲利顧勢不可耳愚以爲不然當今夷狄之勢如漢七國之勢昔錯之始議削諸侯地以損其權也天下皆曰諸侯必且反錯曰固也削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則反

疾而禍小不削則反遲而禍大吾懼其不及今反也天下皆曰晁錯愚吁七國之禍期于不免與其發于遠而禍大不若發于近而禍小以小禍易大禍雖三尺童子皆知其當然而其所以不與錯者彼皆不知其勢將有遠禍與知其勢將有遠禍而度已不及見謂可以寄之後人以苟免吾身者也然則錯爲一身謀則愚而爲天下謀則智人君又安可捨天下之謀而用一身之謀哉今者匈奴之彊不減于七國而天下之人又用當時之議因循維持以至于今方且以

爲無事而愚以爲天下之大計不如勿將則變疾而禍小路之則變遲而禍大畏其疾也不若畏其大樂其遲也不若樂其小天下之勢如坐漿船之中駿駛乎將入于深淵不及其尚淺也合之而求所以自生之道而以濡足爲解者是固大覆溺之道也聖人除患于未萌然後得轉禍而爲福今也不幸養之以至此而返憂小患又憚而不決則是遠憂大患終不可去也赤壁之戰惟周瑜呂蒙知其勝代吳之役惟羊祜張華以爲是然則宏遠深切之謀固不能合庸人

之意此鼂錯所以為愚也雖然鼂錯之謀猶有遺憾
何者錯知七國必反而不為備反之計山東變起而
關內騷動今者匈奴之禍又不若七國之難制七國
反中原半為敵國匈奴叛中國以全制其後此又易
為謀也然則謀之奈何曰匈奴之計不過三一曰聲
二曰形三曰實匈奴謂中國怯久矣以為終不敢與
之抗其心常欲固前好而得厚賂以養其力今也遽
絕之彼必曰戰而勝不如坐而得賂之為利也華人
怯吾可以先聲脅之彼將復賂我于是宣言于遠近

我將以某日圍某所以某日攻某所如此謂之聲命邊郡休士卒偃旗鼓寂然若不聞其聲聲既不能動則彼之計將出于形除道剪棘多為疑兵以臨吾城如此謂之形深溝固壘清野以待寂然若不見其形形又不能動則技止此矣將遂練兵秣馬以出于實實而與之戰破之易耳彼之計必先出于聲與形而後出于實者出于聲與形期我懼而以重賂請和也出于實不得已而與我戰以幸一將之勝也夫勇者可以施之于怯不可以施之于智今夫叫呼跳踉以

氣先者世之所謂善鬭者也雖然蓄全力以待之則未始不勝彼叫呼者聲也跳踉者形也無以待之則聲與形者亦足以乘人于卒不然徒自斃其力于無用之地是以不能勝也方今匈奴之君有內難新立意其必易與隣國之難霸王之資也天與不取將受其弊賈誼曰大國之王幼弱未壯漢之所置傳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大抵皆冠血氣方剛漢之傳相以病而賜罷當是之時而欲爲安雖堯舜不能嗚呼是七國之勢也蘇軾之策有曰用兵有權權之所在其

國乃勝是故國無大小兵無强弱有小國弱兵而見畏于天下者權在焉耳千鈞之牛制于三寸之童淵耳而下之曾不如狙猿之奮擲于山林此其故何也權在人也我欲則戰不欲則守戰則天下莫能支守則天下莫能窺昔者秦嘗用此矣開關出征以攻諸侯則諸侯莫不願割地而求和諸侯割地而求和于秦秦人未嘗急于割地之利若不得已而後應故諸侯嘗欲和而秦嘗欲戰如此則權固在秦矣且秦非能强于天下之諸侯秦惟能自必而諸侯不能是以

天下百變而卒歸于秦諸侯之利固在從也朝聞陳軫之說而合為從暮聞張儀之利而散為橫秦則不然橫人之欲為橫從人之欲為從皆使其自擇而審處之諸侯相顧而終莫能自必則權之在秦不亦宜乎向者寶元慶曆之間河西之役可以見矣其始也不得已而後戰其終也逆探其意而與之和又從而厚餽之惟恐其一日復戰也如此則賊常欲戰而我常欲和賊非能常戰也特恃其欲戰之形以乘吾欲和之勢屢用而屢得志是以中國之大而權不在焉

欲天下之安則莫若使權在中國欲權之在中國則莫若先發而後罷示之以不憚形之以好戰而後天下之權有所歸矣今夫庸人之論則曰勿爲禍始古之英雄之君豈其樂禍而好殺哉唐太宗既平天下而又歲歲出師以從事于戎狄蓋晚而不倦暴露于千里之外親擊高麗者再焉凡此者皆所以爭先而處彊也當時群臣不能深明其意以爲敵國無釁而我則發之夫爲國者使人備已則權在我而使已備人則權在人當太宗之時四夷狠頑以備中國故中國

之權重苟不先之則彼或以執其權矣而我又鰓鰓焉惡戰而樂罷使敵國如吾之所患而以是取必于吾如此則雖有天下吾安得而爲之且古者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大縣然所以能敵之者其國無君臣上下朝覲會同之節其民無穀米絲麻耕作織絍之勞其法令以言語爲約故無文書符傳之繁其居處以逐水草爲常故無城郭邑居聚落守望之助其旃裘肉酪足以爲養生送死之具故戰則人人自鬬敗則驅牛羊遠徙不可得而破蓋非獨古聖人發度之所

不知亦其天性之所安者猶狙猿之不可使冠帶虎豹之不可被以羈紲也故中行說教單于無愛漢物所得繒絮皆以馳草棘中使衣袴弊裂以示不如旃裘之堅善也得漢食物皆去之以示不如湩酪之便美也繇此觀之中國以法勝而匈奴以無法勝聖人知其然是故精修其法而謹守之築為城郭塹為溝池大倉廩實府庫明烽燧遠斥堠使民知金鼓進退坐作之節勝不相先敗不相後此其所以謹守其法而不敢失也一失其法則不如無法之為便也故夫

各輔其世而安其生則中國與胡本不能相犯惟其不然是故皆有以相制胡人之不可從中國之法猶中國之不可行胡人之無法也今夫佩玉服韍冕而垂旒者此宗廟之服所以登降揖讓折旋俯仰爲容者也而不可以騎射今夫蠻夷而用中國之法豈能盡如中國哉苟不能盡如中國而雜用其法則是佩玉服韍冕垂旒而欲騎射也其吳之先斷髮文身與魚鱉龍蛇居者數十世而諸侯不敢窺也其後楚申公巫臣始教以乘車射御使出兵侵楚闔廬夫差又

然其無厭之求開溝通水與齊晉爭盟黃池之會蠻
自冠帶與人不勝其弊卒入于越夫差之所以滅者
乃其所以亡也何者以蠻夷之資而貪中國之美宜
其可得而圖之哉西晉之亡也匈奴鮮卑氐羌之類
紛紜于中國而其豪傑間起為之君長如劉元海符
堅石勒慕容儁之儔皆以絕異之資驅駕一時之賢
俊其強者至有天下大半然終于覆亡相繼遠者不
過一傳再傳而滅何也其心固安于無法也而束縛
于中國之法中國之人固安于法也而苦其無法君

臣相戾上下相厭是以雖建都邑立宗廟而其心岌岌然常若寄居于其間而安能久乎且人而棄其所得于天之分未有不亡者也契丹自五代南侵乘石晉之亂奄至京邑覩中原之富麗廟社宮闕之壯而悅之知不可以留也故歸而竊習焉山前諸郡旣爲所併則中國士大夫有立其朝者矣故其朝廷之儀百官之號文武選舉之法都邑郡縣之制以至于衣服飲食皆雜取中國之象然其父子聚居貴壯而賤老貪得而忘失勝不相讓敗不相救有猶在也其中

不能華其犬羊豺狼之性而外牟于華人之法此其所以自投于陷穽網羅之中而中國之人猶曰今之匈奴非古也其措置規畫皆不復蠻夷之心以爲不可得而圖之亦過計矣且夫天下固有沉謀陰計之士也昔先王欲圖大事立奇功則非斯人莫足與共秦之尉繚漢之陳平皆以樽俎之間而制敵國之命此亦王者之心期以紓天下之禍而已彼契丹者有可乘之勢三而中國未之思焉則亦足惜矣臣觀其朝廷百官之衆而中國士大夫交錯于其間固亦有

賢俊慷慨不屈之士而詬辱及于公卿鞭朴行于殿陛貴爲將相而不免囚徒之恥宜其有惋憤鬱結而思變者特未有路耳凡此皆可以致其心雖不爲吾用亦以閒疎其君臣此繇余之所以入秦也幽燕之地自古號多雄傑名于圖史者往往而是自宋之興所在賢俊雲合響應無有遠邇皆欲洗濯磨淬以覲上國之光而此一方獨陷于非類昔太宗皇帝親征幽州未克而班師閒之諜者曰幽州士民謀欲執其帥以城降者聞乘輿之還無不泣下且胡人以爲諸

郡之民非其族類故厚斂而虐使之則其怨內附之心豈待深計哉此又足爲之謀也使其上下相猜君臣相疑然後可攻也語有之曰鼠不容穴銜窶藪也彼僭立四郡分置守宰倉廩府庫莫不備具有一旦之急適足以自累守之不能棄之不忍華夷雜居易以生變如此則中國之長足以有所施矣然非特如此而已也中國不能謹守其法彼慕中國之法而不能純用是以勝負相持而未有決也夫蠻夷者以力攻以力守以力戰頼力不能則逃中國則不然其守

以形其攻以勢其戰以氣故百戰而力有餘形者有所不守而敵人莫不忌也勢者有所不攻而敵人莫不備也氣者有所不戰而敵人莫不懾也苟去此三者而角之于力則中國固不敵矣尚何云乎蘇轍策有曰北狄之民其性譬如禽獸便于射獵而習于馳騁生于斥鹵之地長于霜雪之野飲水食肉風雨飢渴之所不能困上下山坂猶力百倍輕死而樂戰故常以勇勝中國至于其所以擁護親戚休養生息者牛馬長子孫安居佚樂而欲保其守領者益以難干

華人也、而中國之士、常憚其勇畏避而不敢犯殭塞之民、亦以此恐喝中國而奪之利、此當今之所謂大患也、昔者漢武之世、匈奴絕和親攻當路塞、天下震恐、其後二十年之間、漢兵深入、不憚死亡、捐命絕幕之北、以決勝負、而匈奴孕重墮殰、人畜疲弊、不敢言戰、何者勇士壯馬、非中國之所無有、而窮追遠逐、離匈奴之衆、亦終有所不安也、故夫敵國之盛、非鄰國之所深憂也、要在休兵養士、而集其勇氣、使之不懾而已、方今天下之勢、中國之民、優游緩帶、不識兵革

之勞騎奢怠惰勇氣消耗而戎狄之賂又以百萬爲計轉輸天下甘言厚禮以滿其不足之意使天下之士耳熟所聞目習所見以爲生民之命寄于其手故俯首柔服莫敢抗拒凡中國勇健豪壯之氣索然無復有者矣夫戰勝之民勇氣百倍敗兵之卒沒世不復蓋所以戰者氣也所以不戰者氣之畜也戰而後守者氣之餘也古之不戰者養其氣而不傷今之士不戰而氣已盡矣此天下之所大憂也昔者六國之際秦人出兵于山東小戰則殺人大戰則割地兵之

所至天下震慄然諸侯猶帥其潰散之兵合縱以擊秦砥礪戰士激發其氣長平之敗趙卒死者四十萬人廉頗收合餘燼北摧栗腹西抗秦兵振倒磨淬不自屈服故其民觀其上之所爲日進而不挫皆自奮怒以爭死敵其後秦人圍邯鄲梁王使將軍新垣衍如趙欲遂帝秦而魯仲連慷慨發憤深以爲不可蓋天下之士所爲奮不顧身以抗彊虎狼之秦者爲非其君也而使諸侯從而帝之天下尚誰能出身以事非其君哉故魯仲連非徒惜夫帝秦之虛名而惜夫

天下之勢有所不可也今尊奉夷狄無知之人交歡納幣以爲兄弟之國奉之如驕子不敢一觸其意此適足以埃天下義士之氣而長夷狄豪橫之勢耳愚以爲養兵而自重卓然特立不聽夷狄之妄求以爲民望而全吾中國之氣如此數十年之間天下摧折之志復壯而北狄之勇非吾之所當畏也雖然天下有二病好戰則財竭而民貧畏戰則多辱而無威欲民之無貧則無疾夫無威欲君之無辱則無望乎財之不竭此二患者天下未嘗兼有也古之人君各從

其所安而處其偏是以不役全享其利而亦未嘗棄受其病者昔匈奴之于漢可以見矣文景之世天下治安民至老死不知征役之勞府庫盈溢其賦于民者三十而取一可謂至廉矣然而匈奴傲慢侵陵至甚不遜輸金繒納錄綿天子之至辱也而文景不以爲意以求全其民至于武帝不忍數世之忿盡天下之銳而攻之闢地千里斬馘百萬匈奴之民死者大半洗除先祖之宿恥而存大中國之氣得志滿意無以加矣而內自疲敝中民之家大抵皆破無復千金

之斥此二者皆有所就其成功是以有所恐而不顧而存者之論已謂非中國之長算矣今者中國之弊在于畏戰畏戰固多辱矣而民又不免于貧無所就其利而徧被其害重賦厚歛以爲二邊之賂國辱而民困蓋今世之病已極矣賢人君子蘄其智慮以求安其民而民常爲夷狄之所擾天子欲使其澤下布四海而海內常爲夷狄之所困此其弊蓋有原矣二邊之賂不絕是以天下之賦歛雖知其甚重而不可輕天下之賦歛甚重而不可輕是以天下之民雖知

其甚則而不可得而安也葢方今天下之議莫不以
爲二邊之賂不可去獨其勇者則曰寧戰而無賂戰
未必敗而賂必至于乏困臣竊以爲此古之漢武帝
唐太宗堅忍而不顧者足以行之然亦所犯天下之
至危何者吾民之不戰久矣用不戰之民而待必戰
之敵竊恐世俗之難之也夫古者霸王之臣因敗而
成功轉禍而爲福若反覆手之間耳方今二虜之賂
雖有所不得已而然者然其勢偶有似夫戰國之際
以謀相傾而陰相濟者是故臣欲因而成之以潛破

二虜之國古語有之曰將欲取之必固與之昔者晉之取虞越之取吳冒頓之取東胡石勒之取王俊此四者皆其予之之力也夫鄰國之患惟其相忌而相何以不敢相易是以其慮詳密而難圖今夫中國之不競亦已久矣彼其相視以爲無能爲者非一日也然猶未肯釋然而無疑夫惟釋然而無疑而後其國可取今吾猶有所齟齬于其間彼以吾爲猶有不服之心是以君臣相視而未敢懈蓋古之英雄能忍一朝之恥而全百世之利臣以爲當今之計禮之當加

恭待之當加厚使者之往無求以言勝之而其使之來者亦無求以言犯之凡皆務以無逆其心而陰墮其志使之深樂于吾之財賂而意不在我而吾亦自治于內蒐兵練馬擇其精銳而損其數以外見至弱之形而內收至强之實作內政以寓軍令凡皆務以自損吾强大之勢而見吾衰弱之狀使之安然無所顧忌而益以怠傲不過數年彼日以無備而吾日以充實彼猶將以吾爲不足與也而有無厭之求彼怠而吾奮彼驕而吾怒及此而與之戰此所謂敗中之

勝而弱[illegible]之强者也嗟夫方今之事其勢亦有二而已矣能奮一朝之勢而盡力以攻之則其後可以大安而其始也不免有歲月之勤能忍一朝之辱而自損以驕之則其後可以聚勝而其始也不免有歲月之恥此二策者皆足以謀人之國敗人之兵而有勝矣而臣竊謂今世之所安者必其予之而驕之者也嗟夫智能攻之則以洗天下之大恥不能攻之則驕之而圖其後未有不能攻之又不能驕之而拱手以望其成功者方今歲歲委百萬之資以予人而不能

彼人無疑其有不服之心罄竭四海而其終不能以成事特幸其一時之安而欲得其間隙之際以治天下天下安可得而治哉

拓跋夏者故党項部戎種也本拓拔氏貞觀中歸唐賜姓李唐末拓跋思恭鎮夏州統銀夏綏宥靜五州之地討黄巢有功四傳至繼捧當宋太宗時以家難入朝時吳越王既獻地而夏自上世來未有入覲者繼捧至帝大喜厚遇之繼捧乃自陳其諸父昆弟相爲怨願納土留京師帝愈益喜授繼捧彰德節度

使曲赦所部遣使者護其緦麻以上親赴闕而弟繼遷入于地斤澤以叛邊吏不能擒制天子乃用相普計遣繼捧還令圖之賜姓名趙保忠授夏銀等州觀察處置使然繼捧本以不能制蕃族而來即復還繼遷視之蔑如也繼至鎮繼捧謬上書言繼遷今懺罪歸款乞恩貸詔授繼遷銀州觀察使賜姓名趙保吉而繼遷爲冦暴自若已繼捧復使來乞師詔命將往討則繼捧以中國爲不足恃已遣使如契丹乞降得封西平王矣聞宋師至先挈其母妻壁野外乃上

言業與繼遷解怨獻馬乞罷師脅怒其反覆趣進師得繼捧獻闕下責授右千牛衛將軍而繼遷自有銀夏綏宥靜之地蹙窮邊戚平三年涇原經畧使張齊賢言自清遠軍湄青岡砦燒棄而來靈武一郡援隔而勢孤此繼遷覬覦所必至者也以專勞言加討則不足防遏則有餘臣覩蕃部大族首領頗多與虜隙宜可致誠能封其首先歸義者王之結以恩則蕃族稟命而緣邊之勢張鄜延環慶之淺蕃原渭振戎之熟戶必且歸化而賀蘭可漸至矣臣所領十二州現

軍二萬餘人緣邊料揀尚可得三萬人令招致蕃部各分守信地爲辟拔彼出則我歸東備則西擊使奔走不暇雖其狡獪亦何敢復爲靈州患哉若不然冬春之交我兵未聚虜必併兵靈武則靈武孤勢必難固靈武失則賊勢益猖後聚兵費財未有艾也會學士楊億唱議棄靈州判永興軍何亮等爭以爲靈州地方千里表裏山河唐肅宗之以中興不可棄帝以問宰相李沆沆曰繼遷不死靈州非朝廷有也昔漢捐珠厓矣若遣使密召州將部軍民空壘歸關右民庶

息肩浮議未決而靈州陷繼遷以爲西平府徙居之蓋宋士守和戎息兵爲國是雖天子亦悔以爲不前用流言及繼遷死子德明立恐中國襲之請內附知秦州曹瑋上書言繼遷擅河南地使兵不解甲中國有西顧憂者十年今國危子弱而不以時定後必蔓蔓難圖也願假臣精兵數萬出不意擒之徙河西爲郡縣不報而德明連表言父有遺命奉誓書請藏盟府天子嘉其意授時進簡較太師西平王責質子而德明以質子非先世故事不遣獨獻馬駝謝恩久之

德明死子元昊代立而黠多智習兵元昊幼時嘗諫其父毋臣宋德明曰吾用兵疲矣吾族三十年衣錦綺此宋恩何可忘元昊曰衣皮毛畜牧自天性下錦綺何有英雄之主當覇王豈顧疲哉于是侵吐蕃取瓜沙肅遂盡有靈鹽會勝之境地方數千里阻河居興州依賀蘭山以爲固僭號改元張官吏兆邊自河西至丁腦窮山屯十萬人備契丹白豹安鹽天都山宿五萬人備環慶鎮戎原有路屯五萬人備鄜延府右廂甘州軍三萬人備西蕃而囬紇賀蘭靈州興慶

各宿重兵為鎮防與諸豪歃血結約而表請自帝詔削官爵罷互市而元昊亦遣人齎嫚書納旌節及上所授敕告委之邊而去時天下承平久憚言兵而狃易者又以為小醜易與慮不顧其難于是元昊援慶州破安遠塞開永平諸砦圍延州延州當夏人出入之衝地濶曠疎土兵寡弱又無宿將將知州范雍聞之懼甚元昊詐遣人通款于雍雍信之不設備既而元昊盛兵攻保安軍鄜延副總管劉平石元孫屯慶州雍以書召之平與元孫趨土門元昊乘勝至延

州城下，雍閉門堅守，平元孫聞之，督騎兵晝夜倍道而前，夜至三川口四十里，北營遣騎兵先至延州爭門，時鄜延都監黃德和巡簡萬俟政郭遵分屯外境，雍皆召還爲援，平與之合步騎萬餘結陣東行五里許，與賊遇，賊蔽盾爲陣，官軍擊却之，平中流矢，日暮賊以輕兵薄戰，官軍小却，黃德和居陣後，望見軍却，率麾下走保西南山，衆從之，平遣軍校杖劍遮留得千餘人，轉鬪三日，賊退，平率餘衆保西南山立柵自固，夜四鼓，賊環營呼曰，如許殘兵不降何待，平旦賊

茜舉鞭麾騎自山西出介擊絕官軍爲二平遂與元
孫等皆沒于賊會大雪賊解去延州得不陷中外大
駭天子爲旰食相夷簡勸帝收用韓琦范仲淹二人
倚以西事于是以夏竦爲陝西經畧安撫使琦仲淹
副焉時西邊新失大將延州危仲淹請身往守延命
兼知延州初制邊邊將總兵鈐轄都監兩平出禦寇
不料敵不擇帥獨以官卑尊爲先後仲淹曰是趣之
敗也于是大閱州兵得萬八千人分六將將之將各
三千人日大蒐使更出禦賊又招收前後作奸犯科

經點聖者圖結之號龍猛軍兵益稍振以民遠輸將費苦請建鄜城為軍以河中同華中下戸租稅就輸之春夏從兵就食可省糴十二三他所藏不與詔以為康定軍于是招流亡立堡寨嚴保甲通斥候羌漢之民相踵歸業使夏竦上攻守二策帝取攻策魏公琦亦言賊傾國入寇衆不過四五萬吾諸路屯重兵自守勢分力寡遇敵輒不支若并兵一道鼓行而前可破也于是詔鄜延涇原皆會師仲淹諍以為今邊城之備十有五七關中之備十無二三若賊乘關中

之虛深入阻澁蹂躪兩川貢稅則朝廷不得高枕而臥矣爲今之計於邊城使持久可守實關内使無虛可乘寇至淸野使戰無所獲攻無從入而許臣等稍以威信招來之二三年間彼將自困此萬全計也今必五路並進暴師于外臣恐承平之久國無宿將兵無選鋒而僥倖于危事一蹉跌則平定之期益遠矣琦又令尹洙至延州與議仲淹執不可於是詔寢兵會元昊請延州約和琦聞之曰無約而和者謀也勸兵行邊元昊果遣衆寇渭州薄懷遠城琦乃趨鎮戎

軍盡出其兵又募勇士萬八千人命環慶副總督任福將之琦令福并兵自懷遠趨德勝砦至羊牧隆城出敵後諸砦相距纔四十里道近糧餉便度勢未可戰即據險置伏要其歸路戒之再三且曰苟違節制有功亦斬福引輕騎數千趨懷遠禁龍川遇敵戰于張家堡南斬首數百敵棄馬羊橐駝佯北福等易之薄暮與都監桑懌合軍屯好水川約翌日會兵川口必使夏人匹騎無還然不知已陷其伏中矣路既遠芻餉不繼士馬乏食者三日時元昊自將精兵十萬

啓川口候者言夏人有衆數不多兵乃益進福與懌循好水川距羊牧隆城五里與夏軍遇遂前格戰于道旁得數銀泥合封襲謹密中有動躍聲疑莫敢發福至發之乃懸哨家鴿百餘自合中起盤飛軍上于是夏兵四合懌馳犯其鋒福陳未成列賊縱鐵騎突之自辰至午陣動傳等皆欲據勝地俄而夏人陣中忽樹鮑老旗長二丈許懌等莫測及旗左麾左伏兵起右麾右伏兵起士卒多墮崖塹相壓積死懌及福皆没焉琦乃自劾貶知秦州仲淹以擅與元昊通書亦

奪官知耀州于是元昊陷豐定州掠渭州而去議者欲以金繒啖契丹使攻元昊以緩師初趙元昊欲叛而未有以發也則爲嫚書求大名以怒朝廷規得譴絕以激使其衆張方平以謂朝廷自景德以來既與契丹盟天下忘備將不知兵士不知戰民不知勞蓋三十年矣若驟用之必有喪師覆將之憂兵連民疲必有盜賊意外之患當含垢匿瑕順適其意使未有以發得歲月之頃以其間選將厲士堅城繕器爲不可勝以待之雖元昊終于必叛而兵出無名吏士不

直其上轄以決勝小國用兵三年而不見勝負不折則破我以全制其後必勝之道也是將士大夫見天下全盛而元昊小醜皆欲發兵誅之惟方平與吳育同議議者不深察以二人之論爲出于姑息遂決用兵天下騷動方平獻平戎十策大畧以邊城千里我分而賊專雖屯兵數十萬然賊至常以一擊十必敗之道也既敗而圖之則老師費財不可爲已宜及民之完屯重兵河東示以形勢賊入寇必自延渭而興州巢穴之守必虛我師自麟府渡河不十日可至此

所謂攻其所必救形格勢禁之道也李相呂夷簡見
之謂宋綬曰君能爲國得人矣終不果用其策方是
時禁兵皆西而諸路守兵多揀赴闕郡縣無備命調
額外弓手方平在睦州條上利害八事有旨遣使于
陝西河東京西四路刺弓手爲宣毅保捷指揮方平
連上疏爭之甚力不從宣毅十四萬人保捷九萬人
皆市人不可用而宣毅驕甚所在爲寇自是民大困
國用一空議者以不從方平言爲恨悲夏竦并護四
路劉平石元孫任福之敗皆取主帥而竦獨不問賊

臣麟府詔詠出兵牽制詠逗遛不出使賊平豐州爽靈遠而去方平極言之詔罷詠節制自是四路各得專達人人自效邊備修完賊至無所得無何安撫使王堯臣言琦仲淹忠義智勇不當置散地惟天子亦以涇原傷夷遣使諭仲淹欲移鎮仲淹謝曰涇原重地臣弗堪即用臣臣願與韓琦同任得並駐涇州許琦兼秦鳳臣兼環慶涇原有警臣與琦合秦鳳環慶之兵犄角而進若秦鳳環慶有警亦得帥涇原之師赴之即聲勢合而首尾之形成仍詔龐籍領環慶文

彥博領秦滕宗諒孫沔領慶乃渭州一武臣足矣于是罷陝西五路安撫經畧招討使各開府如其言于是琦併淹變撫士卒延接諸羌降者咸感恩畏威士勇邊實勝京師所遣兵從宿衛來曾不能若勞賊易之而土兵勁悍善戰琦奏增土兵以抗賊而稍減屯戍實京師又以籠竿城據蕭關鳴沙孔道實要地請以為德順軍虜既陷乃在橫山請于鄜延涇三州各練土兵三萬為一軍軍別屯而耳目相通為覘聽候虜所不備出互椎之破其和市離其種落以其間招

來横山之人横山險則平夏不支平夏下則衛視與盡如穴中兎可攫而得矣于是與仲淹定攻取計益堅西人爲之語曰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心膽寒軍中有一范西賊聞之驚破膽其憚惜如此初元昊自恃其狡習兵恥臣屬小國又以中國承平久不習兵也故啟釁已而中國繕守備益完與攻戰勝負亦往往相當而國中死亡瘡痍者日衆會大旱鼠食稼財力困憊國中至爲十不如之謡以怨之于是大困沮而天子益厭苦兵務詔經畧使龐籍招納事有端而

朝議幸元昊自歸將一切惟所欲從之也經畧使琦上書言今朝廷信賞必罰師臣得便宜制置一二年間訓兵數萬號令齊一陳伍精整而熟戸蕃兵日漸可指管而使賊若傾國而來則清野守塞令其坐困若偏師稍至則據險乘便以要之得當而後已待其退散我兵以其閒歲三五出入擾之元昊諸酋兵多在河外必且疲于奔命形立勢制將山界蕃部必勢窮自歸因厚撫其酋豪而元昊之手足自折矣願朝廷以下定大計爲則當軍行將不以小勝小衂爲意

取二五年間大功可集豈遽爲規耶契丹身國家深長之謀如此必懼而保盟不復敢輕動此中國之長策也若處置失宜生其意傍他時爲中原禍豈止今日之邊患而已哉臣等早蒙拔擢預玷清班塞下三年憂勞備極豈不願罷戍冀少自休誠見西戎强梗未衰挾以變詐宜慎其處置爲聖朝長久之畫誠不敢以身圖而後國事也帝嘉納嗟夫古之豪傑命世者其計畫亦戛戛乎不相入哉夫元昊雖善兵何嘗不畏人攻乃常使得氣去并力不勝諸將常惴惴自

完也法曰無所不備無所不棄又善戰者制人而不制于人斯二者乃自吳撩之而中國能與論勝負耶倘中國有能制吳令吳亦備我吳徒蒐爾必不支必折而入我斯韓公琦之所爲計也范相持重有體專務經理內地行漸攻之術余觀其在環慶時條約諸羌如捕桑戲小兒卒爲中國用城大順城及細腰葫蘆諸砦附明珠滅臧等族環鎮道得不梗悚讋柔善乎其熟策之也可謂經國之老成庶幾哉金城郝乎然好水之役雖將失律安得謂勿與知也而

偏裨為解大抵承平之後論戰固難之矣苟范相之早睹者哉乃若文彥博稱定武備漸修斯又滅此朝食之時而令夏竦行請和夫不若則能避之終操制勝之權者異也坐失機宜可謂歎息矣始如處女敵人開戶後如脫兎敵不及距今不可戰而戰可以戰而不戰無一當之者天耶嗚呼惜哉踰年元昊議約降獨上書稱男定國兀卒上書父大宋皇帝更名而不臣經畧使龐籍致之闕下且言叛久不通和國人愁怨今必有改事中國之心請詰所以御之者使至司

諫蔡襄言元昊者譯云吾祖也吾祖猶我翁令朝廷賜之詔而亦曰吾祖是何等語耶學士弼亦言契丹臣元昊而我不能臣則契丹爲無敵于天下矣不可許乃郄其使卒臣之許歲賜二十有五萬封夏國主而和成乃元昊帝其國中自若也始元昊之作難也王師屢撓常有并吞關中之意其將野利天都二人實爲之腹心環慶都鈐轄种世衡計以二人者不去中國之難未巳也有王嵩者本青澗僧世衡察其堅朴表授官力經營其家恩厚之以忽怠巳更撻辱甚

大衆嵩終銜恩無少望乃召對勞苦之曰吾已試若也若幾能成我事乎嵩泣對曰惟將軍之所使之于是乃草遺野利書爲慇懃辭如嘗有私約而遶其行者以蠟丸置衲衣中密縫之勅非濱死必勿出而嵩至野利所致將軍命出蠟一部龜一幅以爲信乃無書野利不敢匿上之元昊元昊痛楚之幾死終不言命曳斬之乃號哭曰始將軍遺嵩遺野利王書戒必獨致野利王野利王乃庭見嵩嵩所以恐死者冀得閒投野利王也今死矣吾負將軍吾負將軍于是乃出書

而元昊果大疑野利遣所信謬爲野利使使世衡所世衡謬爲不知也者而結之于是元昊殺野利世衡知謀已行乃設奠境上爲文言野利與天都皆有意本朝而惜其無成天都亦以此得罪元昊既失二將羽翼鍛而勢孤遂定和本元昊所爲和者世衡間二將之力爲後元昊據國十有六年而死子諒祚立英宗初諒祚使失辭赦慾約而諒祚不奉詔願擾邊失利去會發賜歲幣知延州陸詵曰朝廷積習姑息故虜益悖驁不稍抑則國威不立畱不遣而上書言狀

言其韓魏公琦糾國議停歲賜絕和市遣使問狀極密使文彥博韓絳之舉寶元康定時事以爲徼倖且諒祚狂童也非有元昊智計勇力而今日邊備遠異時遠甚函詰之必服于是詔諭宥州問狀諒祚果大沮謝罪時歐陽修亦上言曰伏見諒祚狂僭釁隙已多不越歲年必爲邊患臣輒以外料敵情內量事勢歷往年已驗之失思今日可用之謀兵[illegible]先言候見形而應變然坐而制勝亦大計之可言所謂外料敵情者國家自寶元慶曆以後一方用兵天下騷動

國虛民弊如此數年元昊知我有厭兵之患遂復議和而國家待之恩禮又異于前矣號為國主僅得其稱臣歲與之物百倍德明之時半于契丹之數今者諒祚雖曰狂童而習見其家世所為蓋繼遷一叛而復王封元昊再叛而為國主今若又叛其志可知是其欲自比契丹抗衡中國以為鼎峙之勢耳此臣竊料敵情在此也夫所謂內量事勢者蓋以慶曆用兵之時視方今邊備較彼我之虛實强弱以見勝敗之形方今甲兵雖未精利不若往年之脆折也城壘粗

嘗修衛不若往年之隳頹也士兵蕭落增添訓練不若往年之寡弱驕怠也大小將校曾經戰陣者往往尚在不若往年魏昭炳夏隨之徒齊梁子弟也一二執政之臣皆當時宣力者其間心而事熟矣不若往年大臣茫然不知所措者也蓋往年以不知邊事之謀臣馭不識干戈之將用驕兵執朽器以當桀黠新興之虜此所以敗也方今謀臣城壘器械不類往年而諒祚狂童不及元昊遠甚往年忽而不思今又已先覺可以早爲之備苟不拔則已若其果叛未必不

爲中國利也此臣內量事勢謂或如此所謂鑒往年已驗之失者夫夷狄變詐兵交陣合彼佯敗以爲誘我我貪而追之或不虞橫出而爲其所邀或進陷死地而困于束手此前日屢敗之戒今明習兵戰者亦能知之此雖小事也亦不可忽所謂大計之謬者攻守之策皆失耳慶曆禦邊之備東起麟府西盡秦隴地長二千餘里分爲路者五而分爲州爲軍者二十有四而軍州分爲寨爲堡爲城者又幾二百皆須列兵而守之故吾兵雖衆不得不分所分既多不得不

寡而賊之出也常舉其國衆合聚爲一而來是吾兵雖多分之而寡彼衆雖寡聚之爲多以彼之多擊吾之寡不得不敗也此城寨之法旣不足自守矣而五路大將軍所謂戰兵者分在二十四州軍欲合而出則懼後空而無備欲各留守備而合其餘則數少不足以[illegible]此當時所以用兵累年終[illegible]一出者以此也夫進不能出攻退不能自守是謂攻守皆無策者徒年已驗之失也所謂思今日可用之謀者在定出攻之計耳必用先起制人之術乃可以取勝也蓋

列兵分地而守、敵得出而撓于其間、使我處處爲備、常如敵至、師老糧匱、我勞彼逸、昔周世宗以此策困李景于淮南、昨元昊亦用此策以困我之西鄙、夫兵分備寡、兵家之大害也、其害常在我、以逸待勞、兵家之大利也、其利常在彼、所以往年賊常得志、今誠能反其事而移我所害者于敵、奪敵所利者在我、則我當先爲出攻之計、使彼疲于守禦、則我亦可以得志、凡出攻之兵、勿爲大舉、我分一出、彼必呼集而來拒、彼出于東、則別出其西、我歸彼散、則我復出而又集

我以五路之兵番休出入使其一國之衆聚散奔走無時暫停則無不困虜矣此臣所謂方今可用之謀也蓋往年之失在守方今之利在攻昔至道中亦嘗五路出攻矣當時將相爲謀不審蓋欲攻賊虜方强之國不先以謀困之而直爲一戰必取之計大舉入深所以不能成功也夫用兵難事也故謀旣審矣則其法也果故能動而有成功凡用兵之形勢有可先知者有不可先言者願遣一重臣出而巡撫徧見諸將與熟圖之以定大計凡山川諸路蕃漢步騎出入

所宜可先知悉圖上方畧其餘不可先言付之將帥使其見形應變因敵制勝至諒祚之所爲宜先屈意含容而曲就之既以驕其心亦少緩其事以待吾之爲備而且嚴戒五路訓兵練將利器甲蓄資糧具軍行之計待其反書朝奏則王師暮出以駭其心而奪其氣使其支吾不暇則勝勢在我矣巳遣吏言夏將嵬名山者欲以橫山之衆取諒祚自歸詔許招納中丞司馬光爭曰向者諒祚雖時有傲慢禮節不備然猶稱臣奉貢未敢剡然自絕也今乃誘其叛臣以圖

之繼使誠梟誅剕之前後靈夏之北以王者之兵言之猶可耻也況其成敗未可知乎恐邊事之與生民之苦繇此而始也王者之于諸侯叛則討之服則撫之是以諸侯懷德畏討莫不率從去歲誅辯攻大順城殺畧士民今春朝貢之使不以時至當是時不能討也今朝廷既赦其罪與其使物受其使者納其貢獻又從而誘其叛臣激其忿心是常欲其叛而不欲其服也信義賞罰將安在乎議者或以爲彼誘我民我誘彼臣何爲不可是特鬪閧小人之語非御國家

大體者也彼僻陋小羌竊誘我民以益其衆仍欲以天子億兆之富而效其所爲耶譬如鄰人竊巳之財巳以正意責之可也豈可復竊彼之財以相報耶且諒祚陰蓄奸謀爲日尚久招納不逞之人以爲謀主誘脅熟戶以徹中國之藩籬常有據關中窺河東之心雖未必能然若縱其毒蠚亦足以爲亭鄣之患未可以小種之羌孱弱之人待之也國家不幸比遭大變帑藏空虛關中之民自經西事以來仍苦鐵錢財力凋弊熟戶屢經殺掠十失大半縱其在者亦懷二

必非復得如景祐寶元之時也當此際深詔邊吏崇信誓保分界嚴守備明斥堠以待之猶懼詐誘狼子野心不識恩義棄我纍際侵壘疆場又况彼不動而擾之不來而召之乎或者詐誘久使逆計以朝廷待之恩禮優厚無因而發故遣其部將詐降以卜之若朝廷受之則將歸曲而責直得以爲背叛之名或者使其部將詐言勢孤力弱不能獨立詐乞朝廷遣將出師爲助而陰設伏兵以徼大利此二者皆未可知也若戡一有之則今日受之正墮其計中矣縱使

名山實有降心蓋亦私有忿恨或別負罪惡反側不安欲倚大國之威以逼其主其所部之民未必肯盡從也雖其自言權勢之强甲兵之盛有謀善戰為民所附蓋欲自誇以求售耳未必然也借令實能舉兵以與諒祚為敵戰而勝之則是滅一諒祚生一諒祚也若其不勝必引其餘衆南奔中國諒祚悉其境內之兵以追之怒氣直辭長驅入塞當是之時非口舌文移所能解也臣恐朝廷不惟失信于諒祚又將失信于名山矣若名山餘衆無幾猶可以縛而送之以

縱諒祚之兵。然形迹已露。諒祚必叛無疑。若餘衆尚多。還北不可。入南不受。窮無所歸。必不肯如山遇東手就死。將突據邊城以救其命。更爲中國之患未有涯也。陛下不見侯景之事乎。疏奏不聽。而夏人始惑。

神宗初。諒祚卒。子秉常立。天子用相安石言。欲强兵。建昌軍司理王韶詣闕上策。言西北自武威以南至于洮河蘭鄯。皆故漢郡縣。地可耕而食。民可役而使也。故欲取西夏。當復河湟。欲復河湟。當先以恩信招撫沿邊諸羌種。今諸羌種族分散。莫相統一。此其時

可併而撫也唃氏子孫瞎征差盛爲諸羌所畏若
撫而用之使糾合宗黨制其部族于漢有肘腋之助
而于夏人爲斷兵左臂也天子異其言下兩府文彥
博議之而王安石大喜以爲奇謀力主之請即以韶
任其事韶至秦請築渭涇上下兩城屯宿重兵以
撫納洮河下秦鳳帥議經略使李師中言今議修築
必廣發兵廣發兵則聲勢張臣恐西蕃及洮河武勝
軍諸部族生疑也不若先招撫青唐武勝及洮河諸
蕃族以畔夏必乞修城砦因所欲量發兵助築則斷

絕夏人鈔畧之患而部人歸心計之得者也唐于西域每得其地輒建爲州後皆附失至以清水爲界蓋根本之計未實腹心之患未除而勤遠畧貪土地者未有不斃者也安石以爲沮撓不聽韶又言令群臣疑洮河不可復者以無財也渭源至秦中良田不耕者萬頃願置市易司假官錢爲之本頗收商賈之利取其羸以治田異時囬易息多以措置洮河軍可無乏興帝召中書議安石大喜之彥博曰陛下未聞工師之造屋乎初必小計冀人易與作及工既動知不

可已乃漸增多臣竊慮其後之難繼也帝不以爲然日屋誠壞亦何得無修王安石而譬之曰王者誠善計有成屋于胸中何得欺其所欺者其無成屋胸中者耳彥博詆窘乃詔師中以川交子易物貨給之師中又以爲部所指田乃極邊弓箭手地耳又移市易司于古渭僻不宜商恐異時得不償所失安石怒奪一官知舒州而遣竇舜卿如秦州與宦者李若愚按閑田僅得地一頃業又有訟者舜卿若愚奏其欺又爲謫舜卿而令韓縝附會成其事縝旣主洮河安撫

司事以蕃部俞龍珂左青唐最大因按邊引數騎直
抵其帳諭降之兩種內附者十二萬人于是名占渭
砦為通遠軍使韶知軍事以圖武勝部引兵築訖神
平堡而蕃酋抹耳結水巴等族人寇韶率兵度竹牛
嶺逼之斬首百餘級焚其廬帳洮西震動會木征渡
河來寇抹耳復依其聲勢保集抹邪山知德順軍景
思立以涇原兵南路分遣諸將一擊抹耳于南甲一
擊木征于鞏令城制二酋使不得動韶將大軍從東
谷徑趨武勝未至數里賊迎戰敗還追至賊首領瞎

築乘城迺餘衆出降遂城武勝建為鎮洮軍名熙州已進復河岷于是得宕洮疊三州并前內附者為州五斬首數千級獲馬牛羊萬計帝御紫宸受朝賀輟玉帶賜安石然熙河雖名一路實無賦入而軍食仰于他路西人疲焉時帝銳意開拓希功者競逢指言內附六年冬章惇擊南江蠻平之湖北蠻各以其地降遂置沅州後徽州蠻酋楊光富亦率其族姓二十三州峒歸附因置靖州其明年熊本討瀘夷降之本嘗通判戎州習夷中俗及至部以為彼能擾邊者介

十二柯陰爲鄕導耳乃以討致百餘人梟之淯井監徒股栗願矢死自贖而柯陰一酋不至本進討敗之盡籍丁口土田及其重寳善馬歸之官于是彭蠻羅氏鬼主諸夷皆願世爲漢官本還帝勞之曰卿不傷財不害民一旦去百年之患至于檄奏詳明近時鮮儷擢集賢殿修撰西南用兵自此始久之本又擊瀘州條降之置南平軍停又招降下溪州部築城賜名會溪戍以兵自是五溪皆平于時廣西亦屯兵以備邊交人畏之劉彝聽偏較言以爲交南可取乃大治

戈船交人來互市率皆遁絶表䟽亦不得達于是遂
分二道而寇連陷欽廉二州事聞以郭逵老于邊事
將兵討之趙卨爲副仍詔占城占臘合擊交阯逵自
將西進至富良江蠻以精兵乘船逆戰官軍不能濟
趙卨分遣將吏伐木治攻具機石如雨蠻船皆壞因
設伏擊之斬首數千李乾德懼遣使奉表詣軍門納
欵群臣稱賀詔以廣源爲順州赦乾德罪初熙寧中
王安石憤國力弱而疲於金幣于二虜無爲也增歲
整團保伍欲外攘以爲功至是契丹主洪基遣蕭禧

來言遲事時洪基立日久改國號曰大遼矣帝手詔諸老臣博謀條議上韓魏公琦上議言臣觀近年朝廷舉事不以大敵爲恤而示之以可疑之形故虜人見形謂我有圖復燕南之意造此釁以發難名埋地界實以覰中國之俯仰今所爲致虜之疑者七端高麗臣屬契丹絕朝貢者久矣乃因商舶招來之于國家無分毫益而契丹謂將以圖我一也北陲蕃部族不相君長初未嘗爲邊患而强取其地建熙河殺老弱萬計契丹聞之謂行將及我二也近西山邊縣地勢

高仰可爲塘濼而遣使部兵徧植榆柳以制虜騎三也徃義勇民兵將較甚整教習亦精但以時訓練于併禦不啻足矣而忽創團保甲一道紛然義勇之人十去其七破可用之成法得增數之虚名四也河北城池工築並與增置守具撿視器械內外騷然五也剏都作院頒降方刀新式大作戰車費財殫力先自閙擾六也置河北三十七將各專軍政州縣不得關預聲言出征又深見可疑之形七也夫北虜素于我爲敵國形見疑起勢不得不振其所縣然橫使再至

姑示偃蹇而代北雄州素有定界若優容而與之則
虜情無厭浸淫不已若終不許虜遂恃此以爲已直
縱未大舉勢必漸擾諸邊臣竊伏歎以爲爲陛下始
謀者大誤也始爲陛下謀者將必曰自祖宗以來因
循苟簡治國之本當先富强然後可以鞭笞四夷盡
復漢唐之土宇而制作禮樂以文太平故散青苗錢
爲免役法置市易務以次第取錢監司督吏競刻爲
明而違者不以赦降令農夫愁于畎畝商旅嘆于道
路官不安其職民不安其生夫欲攘斥四夷以興大

平而先使邦本固搖衆心離怨是爲陛下始謀者大誤也又好進之人不顧國家利害但得邊事將作以爲富貴可圖必曰虜勢已衰特外示驕慢幽燕之地一舉可復夫河朔累歲災傷民力困乏將帥麄勇寡謀保甲未經訓練若驅重兵頓之堅城之下糧道不繼腹背受敵雖曹彬米信名德宿將猶以此致岐溝之敗況今日乎臣愚爲陛下計第宜遣使報聘具言朝廷向來興作乃修備之常與北朝通好之久自古所無豈有他意且疆土素定當如舊界宜所發吏退

近者侵占之地將官員允臣而罷去以釋虜疑陛下益愛養民力選賢任能疎遠奸諛進用忠鯁使天下悅服邊備日充虜果敗盟然後一振威武恢復故疆快忠義不平之心雪祖宗累朝之憤于計為長也鄉

彥博公亮亦皆有言大抵度上以虜為憂故深構時事云七年吐蕃木征寇河州圍之其勢方甚韶自京師還至興平聞之乃與李憲日夜馳至熙州熙方城守韶命徹之諸將欲趨河州韶曰賊所以圍城者恃有外援也攻其所恃則圍自解乃直趨定羌城破西

蕃結河川族斷夏國通路進臨寧河木征知援絕拔柵去韶還熙州以兵循西山繞洮白城後焚賊八十帳斬首七千餘級木征窮蹙率酋長詣軍門乞降詔受之遣木征赴京師初思立之覆師也羌勢復熾朝議欲棄熙河帝爲之旰食數下詔戒韶持重勿出及是帝大喜以木征爲榮州團練使賜姓名趙思忠

八年遼人復來議疆事遣知制誥沈括報之時劉忱等與蕭素三議不能決虜初指蔚朔應三州分水嶺土壠爲界及忱與之行視無土壠乃但云以分水嶺

議既相持久之至是遼主復遣蕭禧來致國書以忱等遷延爲言乃命韓縝代忱等與遼使議縝與禧爭辯禧執分水嶺之說不變禧館不肯辭曰必得請而後反帝不得已先遣知制誥沈括報聘括詣樞密院閱故牘得頃歲所議疆地書指古長城爲分界今所爭乃黃嵬山相遠三十餘里表論之帝喜曰大臣殊不究本末幾誤國事乃遣括行括至遼遼相楊益戒與議不能屈乃還括在道圖其山川險易迂直風俗淳龐人情向背爲使契丹圖上之秋七月詔韓縝如

河東割地以畀遼。遼使爭議疆事不決。會安石再相。帝問之。安石度不能難。乃謬爲大言曰。將欲取之。必姑與之。于是詔于分水嶺爲界。禧乃去。至是遣天章閣待制韓縝如河東割析疆與之。凡東西失地七百里。遂爲異日興兵之端。嗚呼。安石爲神宗變法。大取民財與力而用之也。在于兵。兵之所用。至于破遼而志願畢矣。然畏遼之人。故將用于遼。必先于夏。又先于群小夷狄。自小至大。嘗試以闚之。安石君臣相與潛謀密議。而悉掃異己者之論。豈非此心也。于是王

部試于熙河章惇試于湖北熊本試于瀘夷郭逵試于交趾皆能尚有所得而試于夏則得不償其失彼遼不待其試而先求地安石爲欲取之必與之之說卒割與七百里之地無得而有失甚安石之技窮而神宗漸以沮悔矣然所援引共事之人固在也匯其故智以用于哲徽之時適值遼有釁躍然攻之以卒安石之所圖而遼以國斃焉故前宋之亡本于安石爲神宗謀破遼而已

八年董氈將鬼章聚兵洮岷脅新附羌多叛歸之帝

遣內侍押班李憲乘驛往秦鳳熙河措置邊事詔諸將皆受節制御史彭汝礪等極論其不可且言鬼章之患小用憲之患大憲功不成其患小功成其患大章再上不聽十年春二月王韶免韶與王安石有隙且以勤兵遠畧歸曲朝廷帝亦不悅數以毋老乞歸乃出知洪州時蘇軾代張方平諫曰臣聞好兵猶好色也傷生之事非一而好色者必死賊民之事非一而好兵者必亡此理之必然者也夫惟聖人之兵皆出於不得已故其勝也享安全之福其不勝也必無

慮久之慮後世用兵皆得已而不已故其勝也則變遲而禍大其不勝也則變速而禍小是以聖人不計勝負之功而深戒用兵之漸何者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殆于道路者七十萬家內則府庫空虛外則百姓窮匱飢寒逼迫其次必有盜賊之憂死傷愁怨其終必至水旱之報上則將帥擁衆有跋扈之心下則士衆久役有潰叛之志變故百出皆緣用兵至于興師首議之人冥謫尤重蓋以平民無故緣兵而死怨氣充積必有任其咎者是以聖人畏之重之

非不得已不敢用也自古人主好動干戈黷武而亡者不可勝數漢唐用兵于寬仁之後故勝而僅存秦隋用兵于殘暴之餘故勝而遂滅臣每讀書至此未嘗不掩卷流涕傷其計之過也若使此四君者方其用兵之初隨即敗衂惕然戒懼知用兵之難則禍敗之興當不至此不幸每舉輒勝故使狃于功利慮患不深臣故曰勝則變遲而禍大不勝則變速而禍小不可不察也昔仁宗皇帝覆育天下無意于兵將士驕惰兵革朽鈍元昊乘間竊發西鄙延安涇原麟府

之間敗者三四。所喪動以萬計。而海內晏然。兵久[illegible]已而民無怨言。國無遺患者。何。天下臣庶知其無好兵之心。天地鬼神諒其有不得已之實故也。今陛下天錫勇智。意在富強。即位以來。繕甲治兵。伺候鄰國。群臣窺見此指。多言用兵。其始也。弼臣執國命者無憂深思遠之心。樞臣當國論者無慮害持難之識。在臺諫之職者。無獻替納忠之議。從微至著。遂成厲階。既而薛向爲橫山之謀。韓降效深入之計。陳升之呂公弼等陰與之協力。師徒喪敗。財用耗屈。較之寶元

慶曆之敗不及十一然而天怒人怨邊兵背叛京師騷然陛下爲之旰食者累月何者用兵之端陛下作之是以吏士無懲敵之意而不直陛下也尚賴祖宗積累之厚皇天保佑之深故使兵出無功感悟聖意然淺見之士方且以敗爲恥力欲求勝以稱上心于是王韶構禍于熙河章惇造釁于梅山熊本發難于渝瀘然此等皆戕殺已降俘累老弱斃腹心而取空虛無用之地以爲武功使陛下受此虛名而忽于實禍勉强砥礪奮于功名故沈起劉彝復發于安南彼

十餘萬人暴露瘡痍死者十而五六道路之人斃于輸送貲糧器械不見敵而盡以爲用兵之意必且少衰而李憲之師復出于洮州矣今師徒克捷銳氣方盛陛下喜于一勝必有輕視四夷陵侮敵國之意天意難測臣實畏之且夫戰勝之後陛下可得而知者凱旋捷奏拜表稱賀赫然耳目之觀耳至于遠方之民肝腦屠于白刃筋骨絕于餽餉流離破產鬻賣男女薰眼折臂自經之狀陛下必不得而見也慈父孝子孤臣寡婦之哭聲陛下必不得而聞也譬猶屠殺

牛羊刲豢魚鼈以爲膳羞食者甚美死者甚苦使陛下見其號呼于挺刃之下宛轉于刀几之間雖八珍之美必將投筯而不忍食而況用人之命以爲耳目之觀乎且使陛下將卒精强府庫充實如秦漢隋唐之君則旣勝之後禍亂方興尚不可救而況所任將吏罷歎凡庸較之古人萬萬不逮而數年以來公私窘乏内府累世之積掃地無餘州郡征稅之儲上供殆盡百官廩俸僅而能繼南郊賞給久而未辦以此舉動雖有智者無以善其後矣且饑疲之後所在盜

賊蜂起京東河北尤不可言若軍事一興橫歛隨作民窮而無告其勢不爲大盜無以自全邊事方深內患復起則勝負之形將在于此不聽元豐四年夏人幽其主秉常知慶州俞充知帝有用兵意屢請西伐又有諜報云夏將李清本秦人說秉常以河南地來歸秉常母梁氏知之遂誅清奪秉常政而幽之宜與師問罪此千載一時帝然之遂詔熙河經制李憲等大舉征夏而召鄜延副總管种諤入對諤至大言曰夏國無人秉常孺子往持其臂以來耳帝壯之乃决

意西伐方議出師孫固諫曰舉兵易解兵難不可帝曰夏有釁不取則為遼人所有不可失也固曰必不得已請聲其罪薄伐之分裂其地使其酋長自守帝笑曰此真酈生之說耳時執政有言便當直渡河不可留行固曰然則孰與陛下任此者帝曰朕已屬李憲出熙河种諤出鄜延高遵裕出環慶劉昌祚出涇原王中正出河東分道並進又詔吐蕃首領董氊集兵會伐九月李憲復蘭州种諤克米脂城冬十月高遵裕復清遠軍十一月劉昌祚率蕃漢兵五萬受遵

發管計令兩路合軍以進既入境而慶兵不至昌祚還衆十萬扼險大破之遂薄靈州城兵幾入門遵裕嫉其功馳使止之昌祚按甲不進遵裕至圍城十八日不能下夏人決黃河七級渠以灌營復鈔絕餉道士卒凍溺死遂潰而還餘衆纔萬三千夏人躡之復敗焉昌祚亦還涇原种諤留千人守米脂而自帥大衆進攻銀石夏州遂破石堡進至夏州會大敗劉歸仁以衆潰而歸食又乏復值大雪乃引還死者不可勝計王中正自宥州行至奈王井糧盡士卒死者二

萬人亦引還。初詔憲師五路兵直趨興靈。憲總師東上、營于天都山下、焚夏之南牟内殿。并其館庫、遂班師。諸將五路兵皆至靈州。獨憲不至。五年春正月、貶高遵裕等官。以李憲爲涇原經畧安撫制置使。初夏人聞朝廷大舉、妣梁氏問策于廷、諸將少者盡請戰、一老將獨曰。但堅壁清野。縱其深入。聚勁兵于靈夏而遣輕騎抄絕其餉運。不可戰而困也。梁氏從之、師卒無功而還。帝曰、朕始以孫固言爲迂、今悔無及矣、至是討敗師罪。帝以憲有功。但令詰其擅還之繇、憲以

偲倒不拔爲辭釋弗誅憲復上再舉之策帝以訪翰院王珪對曰向所患者用不足朝廷今捐錢鈔五百萬緡以供軍食有餘矣王安禮曰鈔不可啖必變而爲錢錢又變爲芻粟今距出征之期纔兩月安能集事帝曰李憲以爲已有備彼宦者能如是卿等獨無意乎唐平淮蔡唯裴度謀議與主同今乃不出公卿而出于閹寺朕甚耻之安禮曰淮西三州耳有裴度之謀李光顏李愬之將然猶引天下之兵力歷歲而後定今夏氏之强非淮蔡比憲才非度匹諸將非有

光顧懇章臣懼無以副聖志也已而种諤西討不能
如志如延州沈括欲盡城橫山下瞰平夏使虜不得
絕磧爲寇諤遂上其策于朝且言興功當自銀州始
帝以爲然遣給事中徐禧內侍李舜舉往鄜延議之
舜舉退詣執政王珪謂曰朝廷以邊事屬押班及李
憲後無西顧之憂矣舜舉曰相公當國而以邊事屬
二內臣可乎內臣止宜供禁廷灑掃之職耳豈可當
將帥之任耶聞者代珪發愧禧至鄜延上言銀州故
城東南已爲河水所吞其西北又阻天塹不如永樂

之形勢險阨請先城永樂永樂依山無水泉种諤極言其不可帝從禧議乃詔禧護諸將往城之而命括移府並塞總兵爲援陝西轉運判官李稷主餽餉禧以諤敗屈奏罷諤守延州自率諸將往築十四日而成距故銀州治二十五里賜名銀州砦禧等退還米脂以兵萬人屬曲珍守之禧等既城去九日夏人以數千騎來攻曲珍使報禧禧遂與李舜舉李稷往援之晉沈括守米脂北抵永樂夏人傾國而至進薄城下珍兵陳于水際將士皆有懼色珍白禧曰今衆心

已據戰必敗請收入城禧曰君爲大將奈何遇敵先自退耶乃以七萬人陳于城下夏人縱鐵騎渡河珍曰此鐵鷂子軍也當其半濟擊之乃可以逞得地則其鋒不可當也禧不從鐵騎既濟震盪衝突大衆繼之珍鋭卒敗奔還夏人乘之珍衆大潰珍收餘衆入城夏人圍之且據其水砦珍士卒晝夜血戰城中乏水已數日鑿井不及泉渴死者十六七括與李憲援兵及饋餉皆爲夏人所隔不得前种諤怨禧不遣救師城中大恐會夜半大雨夏人環城急攻城遂陷禧

舜舉稷永能皆爲亂兵所害惟珍裸跣走免將校死者數百人喪士卒役夫二十餘萬夏人耀兵米脂城下而還自熙寧以來用兵得夏葭蘆吳保義合米脂浮屠塞門六堡而靈州永樂之役官軍熟羌義保死者六十萬人事聞帝痛悼爲之不食贈禧等官而貶括爲均州團練副使隨州安置降珍爲皇城使自靈武之敗天下企望息兵而括謂進攻取之策禧素以邊事自任狂謀輕敵遂致覆敗自是帝始信邊臣不可倚信深自悔咎無意于西伐而夏人亦困弊矣初

帝之遺禧也王安禮諫曰禧志大才疎必悞國事帝不聽及敗帝曰安禮每勸朕勿用兵少置獄蓋爲是也六年春夏人數十萬圍蘭州已奪兩關門鈐轄王文郁夜集死士縋城擊走之未幾夏人復分道入寇亦多爲諸路所敗中丞劉摯言熙河經畧使李憲貪功生事一出欺罔避興靈會師之期頓兵以城蘭州遺患至今詔以憲爲熙河安撫經畧都總管而夏人亦獘于兵移書示經原劉昌祚乞通好如初昌祚以聞帝諭昌祚答之及人寇屢敗國用益蹙乃上表帝

許之復詔陝西河東經畧司其新復城砦徼循毋出二三里夏之歲賜悉如其舊未幾夏主上書乞還侵疆帝不許哲宗初即位秉常遣詭羅聿來蘭州米脂等五砦司馬光言靈夏之役本繇我起今許其內附若靳而不與彼必以爲恭順無益不若以武功取之小則上書悖慢大則攻陷新城此時不得已而與之其爲國家恥無乃甚于今日乎願勿惜此無用之地使兵連不解文彥博與光合太后將許之光又欲併棄熙河安燾固爭之邢恕亦言此非細事當訪之邊

人光乃召前通判河州州孫路問之路挾輿地圖示光曰自通遠至熙州纔通一徑熙之北已接夏境若捐以與敵一道危矣光乃止會秉常卒遣使來告詔自元豐四年用兵所得城砦待歸我永樂陷執民當畫以給還尋遣使封其子乾順爲夏國主夏人自得四砦連歲以畫界未定侵擾邊境且遣使欲以蘭州一境易塞門二砦朝廷不許四年夏主乾順乃奉其母率衆五十萬入鄜延自長城一日馳至金明列營環城乾順子母親督枹鼓縱騎四掠邊將悉兵捲擊不

退金明遂將、初帝聞有夏冦、泰然笑曰、五十齒衆深入吾境、不過十日、勝不過一二砦、須去、已而果破金明引退、知渭州章楶以夏人猖獗、上言城葫蘆河川據形勝以偪夏、朝廷許之、遂合熙河秦鳳環慶鄜延四路之師、陽繕理他砦數十所、以示怯、而陰具板築守戰之備、出葫蘆河州、築二砦于石門峽江口好水河陰、夏人聞之、帥衆來爭、楶迎擊敗之、城成、賜名曰平夏城、靈平砦、章楶因請紀夏人歲賜、而命沿邊諸路相繼築城于要害、以進拓境土、凡五十餘所、惠卿

乞諸路出兵乘便討擊詔河東環慶並聽惠卿節約惠卿遂遣將官王愍攻破宥州尋又奏築威戎威羌二城加惠卿銀青光祿大夫時章惇開邊隙故諸興役進築夏人圍平夏章楶禦之獲其勇將嵬名阿理斬獲甚衆夏人震駭捷至帝御紫宸殿受賀時元符元年也楶在涇原日久嘗言夏嗜利畏威不有懲艾邊不得安息宜稍取其土疆如古削地之制以困吾国然後諸路出兵擇要害不一再舉勢將自蹙矣章惇與楶同宗言多見采繇是屢敗夏人而諸路多建

城希以遏夏夏人不復振于是求援于遼遼主遣蕭德崇來爲夏人議和詔郭公章待之復書謂若果出至誠悔謝罪當徐度所宜開以自新之路二年置西安州從經界使章楶請也

初吐蕃阿里骨死子瞎征嗣瞎征性嗜殺部曲睽貳錢羅結奔河州說知州王贍以取青唐之策贍言于朝章惇許之至是贍引兵趨邈川守者以城降贍晉屯之瞎征自知其下多叛乃脫身自青唐來降于贍詔胡宗回帥熙河以節制之蓋元豐中雖合蘭會與

熙河為一路、而會州實未復、至是始城會州、以西安城六砦隸之、瞎征既降于王贍、而贍總管王愍爭功交訟于朝、于是青唐大酋心牟欽氈立木征之子隴拶為主、其勢復張、瞎征大懼、熙河帥胡宗回督贍進師、愍攻隴拶及心牟欽氈等、皆立降、贍入據其城、詔以青唐為鄯州、贍知州事、邈川為湟州、王厚知州事、夏人屢敗、遣其臣嵬名濟等來謝罪、且進誓表、詔許其通好、自是西陲民少安

禁中、初蔡京復開邊、還王厚前秩、會羌人多羅巴奉

谿賒羅撒謀復國趙懷德畏偪奔河南種落更掠之以令諸部朝廷患衆羌扇結遂命王厚安撫洮西合兵十萬討之京又與童貫善因言貫嘗使陝右審悉五路事宜與諸將之能否請以貫用李憲故事監其軍帝從之右正言任伯雨上疏曰神宗所以能用兵取熙河者不獨英謀睿斷委用得人蓋以承仁宗數十年天下富庶之後紹聖之初所以能五路進築者亦以承元祐十年休息之後今日邊陲視紹聖之初爲益廣財用視紹聖之初爲益乏勁兵健馬視紹聖

之初爲益耗誅臣將帥覩紹聖之初爲益少加以鹽池損壞歲失財用三百餘萬關中累年荒旱物貴人飢生齒流移十歲六七今年雖豐物價猶五倍平日以此觀之邊事不可復生亦明矣去年邊臣邀功召寇强欲兼并湟鄯二州自去藩屏覆軍殺將巳失其一今湟州雖存勢又孤絕荒山窮谷地不可耕道路險阨又難餽運得之無用徒耗中國又湟鄯二州均爲唃氏之地鄯大湟小脣齒相依既巳棄鄯湟州勢難獨守國家守之且有五患朝廷前年取天都山營

西安州取葭蘆寨置晉寧軍無所不可何者此夏賊之地吾讎敵之國取之有名也今湟州乃唃氏之地唃氏世效忠順有功國家真宗仁宗繼嗣封爵乃朝廷與國因與國之亂而貪其土地失信背義取之無名絕夷狄向化之意一患也國家征伐夏賊所以無熙河以西之憂者唃氏為離落也今既取湟州則唃氏餘族不為吾助吾必有西邊費則用師之備二患也國家買馬歲萬二疋而費青唐十居七八今既為讎則馬不復至二年一疋不買亦可見矣西北無馬

大失邊備三患也河南有郎阿章族河北有瞎養泥族平日與唃氏同爲國中今吾既與唃氏爲讐則彼畏吾有吞并之心必與夏賊連結以抗中國四患也若一夏賊因唃氏之困撫取其地則勢力益彊永遠爲腹背之害五患也不聽貫至湟州適禁中火帝下手札驛止貫毋西兵貫發視遽納韡中厚問故貫曰上趣功成耳遂行多羅巢衆以拒厚聲言疑兵而陰戒行羗備益弛乃與偏將高永年與道而進多羅三千以數萬人分據險要厚擊殺其二子唯少子阿蒙

中流矢去道遇多羅巴與俱逝厚遂被湟州提轄進
蔡京官三等蔡卞以下二等降德音于熙河蘭會路
論棄湟州罪三年王厚復鄯廓州五月封蔡京爲嘉
國公以厚爲武勝節度晉後厚將大軍趨廓州羌酋
落以衆降遂入廓州詔加京司空封衛國趙拜厚武
勝軍節度觀察留後嗚呼吐番之裔守護西塞爲不
侵不叛之臣國嘗宣力王家奮擊夏虜爾王安石主
王韶章惇主王贍蔡京主王厚三用師于其國唃氏
子孫無罪而就覆亡功雖訖成邊患不息及金人得

秦隴乃能求其後而續其血食。誠謂吏無人哉。初蔡京任陶節夫帥鄜延節夫誕妄欺進築一城寨即奏云此西人要害必爭之地未一年遷至樞密直學士然未嘗遣使一騎一卒出塞恭與虜戰則有勝負獨進築則無虞又遠靈武數百里之地虜所不爭故昔得就功論賞而京力主之奏使經制五路時京使王厚招夏監軍保忠厚言保忠雖有歸意而下無附者京數上京責厚愈急厚乃遣弟詣保忠還為夏邏者所獲遂追保忠赴牙帳厚以保忠縱不為夏所殺亦

不能復領軍政使得之一匹夫耳何益于尊京怒遂
令招致之夏乃點兵延渭慶三路各數十騎出沒聲
言假兵于遼而朝廷用京計又命西邊能招致夏人
者毋問首從賞同斬級令陶節夫在延安大加招誘
夏人遂入鎮戎畧數萬口與羌酋谿賒羅撒合兵逼
宣威城知鄯州高永年出禦之爲羌人所執多羅巴
謂其下曰此人奪我國使吾宗族漂落無處所遂殺
之已而羌衆復焚大通河橋以叛新疆大震事聞帝
怒敕御史侯蒙往秦州遂治蒙至五路將帥劉仲等

因服聽命衆曰君輩皆侯伯無肅辱獄吏第以實對獄既具衆還奏言漢武帝殺王恢不如秦穆公赦孟明十士繼而晉侯喜孔明亡而蜀國輕令羌殺吾一都護而使十八將難之以死是自殘其肢體也欲身不病得乎帝悟釋不治唯王厚坐逗遛降授郢州防禦使四年遼人來聘遣翰林學士林攄報之攄之使遼也蔡京使其激怒以啓釁攄遂恣情不遜遼人大怒空客館絕煙火三月乃遣還歸而復命議者以爲怒隣生事猶除禮部尚書遼人以失禮來言始出知

顏州五年詩夏人平廢銀州爲銀城罷五路經制司
徙陶節夫知洪州大觀元年南丹州地與宜州及西
南夷接壤世爲莫氏所居自署刺史王祖道欲取之
乃誣其酋莫公佞虐文蘭州不令納土發兵討之擒
公佞以南丹州爲觀州公佞弟公晟結溪峒報復侵
掠城邑殺刺史蔡京匿不以聞特置黔南路京以功
加太尉而召祖道爲兵部尚書祖道在桂四年厚以
官爵金帛挑諸夷建城邑調兵鎮戍糴輸內地錢布
鹽粟無限肆廣南西路轉運副使張莊與祖道表裏

遂以代其任、祖道莊旣鑿空超取顯美縣是麗恭孫趙遹程鄰相與效之邊釁益多故矣久之麗恭誘涪州夷内附以其地為珍承州夏五月童貫復洮州部加貫節司空而知桂州張莊奏安化上三州一鎮諸蠻納土幅員九千餘里又奏寬樂州安沙州譜州四州七原等州納土計九十餘州幅員萬里蔡京帥百官表賀詔莊兼黔南經畧安撫使于是瀘州蠻内附以其地為溱州南平夷内附以其地為遵義軍及播州二年林攄有罪免久之自楊州徙大名道過闕下

孫帝言頃使遼見其國中攜貳若兼而有之勢無不可蓋欲報其辱也帝躁是始有北伐之意政和元年童貫既得志于西羌遂謂遼亦可圖因請使遼以覘之乃以鄭允中充賀遼主生辰使而以貫副之或言以宦官爲上介國無人乎帝曰契丹聞貫破羌故欲見之因使覘其國策之善者也遂行當是時女直已蹙遼僭號稱大金矣

○○○○○○○○○○○○○

女真者渤海國黑水部也古肅愼之地元魏時有五部唐初二部而其在南役屬契丹者號熟女真在北

不屬契丹者號生女眞其地跨混同江長白山而居混同江亦曰黑龍江所謂白山黑水者也巳避遼興宗諱改號女直至烏古乃而慧黠多智能遼聶部反命討之烏古乃恐遼兵深入具得其山川險易爲後患也乃遣使告曰聶部多山阻險即用兵非歲月可破獨可以計擒請寬之得禽以獻毋需軍遼主喜從之巳果禽而獻遼燕賜有加禮授生女眞節度使蓋始有官屬遼天祚好畋獵嬖女嗜酒歲遣使市名鷹于青海上道出生女眞使者貪縱多徵索女眞厭苦

之始叛遼至是阿骨打屢勝遼稱帝而遼亦內亂宗眞第四子耶律淳自立有上京中京遼西六路而國分矣時燕人馬植故仕遼爲光祿卿行污不齒聞貫以大閹使至盧溝則見夜其待史自言有滅燕之策貫與語大奇之與俱歸易姓名曰李良嗣薦諸朝良嗣獻策言女直恨遼人刺骨而天祚失道國必亡本朝若自登萊浮海諸女眞與結約夾攻遼遼可圖也帝悅之蔡京故治王安石言中國失燕雲爲大辱與王黼力主其事于是遣武義大夫馬政使女眞結好

金報聘賜良嗣國姓以右文殿修撰名市馬實約夾攻遼請石晉故所棄地以爲分朝散郎宋昭上書言遼不可攻金不可隣隣之必爲中國患兩國之誓曰敗盟者禍及九族九廟祖宗之靈實臨之陛下以孝理天下其忍忘列聖之靈乎今承平日久民不識兵而兵端自我始陛下以仁覆天下其忍置河北之民于塗炭之中使肝腦塗地乎乞斬黼貫良嗣以巳難京怒編管海外金報命如約熙河將趙隆有武力貫欲籠以圖功撫其背謂之曰若與我共此封拜可得

世隆曰隆武夫豈敢干一時功賞敗祖宗二百年盟好乎令啓釁恐異時萬死莫贖也貫默然樞密鄭居中于政府面質京曰公不爲國守盟約而輕造此端何也京曰上厭歲幣五十萬故耳居中曰公壹不聞漢世和戎用兵之費乎今啓釁卽異時百萬生靈肝腦塗地將何以居之京亦默然惟帝亦以爲睢寇初平憚用兵悔之也獨王黼欲捷以爲功爲帝言中國與遼盟雖久寔敵國也何損于信今不取則燕雲故地爲金有後于何復之于是詔童貫爲河東北宣撫

使蔡攸爲副使勒兵十五萬以應金都統制种師道曰師直爲壯曲爲老今日之舉如盜入鄰家不能救又乘之分其室也曲甚矣盍已諸貫不聽遼使來言曰女眞之叛本朝亦南朝之所惡也今射一時之利棄百年之好結豺狼之鄰基他日之禍竊爲大國不取也救災卹鄰古今通義惟大國圖之貫不能對會遼將郭藥師率所部以涿易二州來降詔授恩州觀察使導攻燕而貫遣劉延慶將兵十萬出雄州渡白溝師亂交濟藥師曰今大軍䟦隊行而不設備若如

敵設伏掩擊殆必危者也不聽至良鄉而敗延慶遂壁不敢前藥師曰燕晉守兵度不滿萬人今悉師來矣燕內虛願得奇兵五千人從間道襲之誠可得也延慶曰善藥師因請延慶子光世偏師爲後繼許之于是藥師帥所部夜半發盧溝倍道進質明先登奪迎春門入而光世渝約不敢前藥師勢孤踰城下走而免于是遼將分兵斷儳道得漢卒二人縶帳中傳令曰吾師三倍漢軍可克也明舉火則分左右翼而精兵衝其中必殲之乃逸其一人還言之延慶以爲

信郎自燒營遁上京相蹂踐者百餘里自熙豐所造新樣弓刀械器幾盡當是時中國承平久天下耗弊業業然有外强中乾狀而將怯士惰師伐遼輒衂藥師還進安義軍承宣使然亦知中國不足恃中與悔慢降矣雖京亦私內憂之童貫以伐燕再不勝而懼則密遣使如金求如約夾攻燕金許之分道疾進攻居庸關關隘遂克燕而中國師失則不出于是燕五京悉爲金有而中國一戰未嘗勝尺土未有得也金乃遣騎送趙良嗣還自燕且獻存先是約克燕日割

石晉故所賂契丹地爲、分而平營灤三州非晉賂、虜劉仁恭獻後唐求援者也、至是朝議欲得之遣良嗣往請、而金人見中國數敗、輕之、又以燕本以攻取得、朱失期爲負、欲背約、謂良嗣曰、營平灤吾要害地、吾欲作邊鎮、何可得也、今獨與若燕薊景檀涿易尺六州、燕京亦本朝兵力攻得之、其租稅當輸之本朝、朱必欲營平灤、即燕薊不與矣、良嗣曰、往所約者山前後十七州、今云然、如信義何、且租稅地產、當隨地、豈有與其地不與其租稅者、粘沒喝曰燕自我得之

當歸我今以與若國所謂取諸僚而與之者也于租
稅何有太國熟計如不許則涿易吾土也請速追涿
易之師無久留我疆良嗣還報命而中國併兵一聽
之不復以負約爲責而以銀絹代租往報命金終顧
吝燕又知中國不足恃而王黼欲其功速成盡許之
要增歲幣則許遼舊歲幣四十萬要增租稅又增燕
京代稅錢百萬要歸叛人則許籍送諸叛人求糧餉
又許二十萬石饋之于是金意滿乃遣使以書書及
燕六州來歸而天子論復燕薊功京黼攸皆進位貫

爵徐豫二國公巳援神宗詔復全燕地者胙土錫王貫進廣陽郡王時燕殿官富民金帛子女皆爲金人所驅掠而北獨空城于是悉河北河東山東之力以餉軍又徧率天下府州縣各悉科免夫錢以佐之海內困斃轉運使呂頤浩言今開邊遠難悉力竭財懼後終難繼且條燕山河北危急者五事以上帝怒奪一官初粘沒喝欲渝燕雲之約金主曰海上之盟自我許之何可忘也我死汝自爲之會金主卒其國所謂完顏太祖者也弟吳乞買嗣而張穀以平州來歸

欲嫁禍王黼復勸帝納之金以納叛人來責函覺首畀之當是時金使數往返中國諸山川道路險易廷直阸塞及朝廷虛實治亂業盡得其要領粘幹喝與斡離不者勸金主必南伐毋後時于是粘幹喝帥諸將自雲中趨太原斡離不提頫帥諸將自平州入燕山時童貫爲金人所紿云許割蔚應飛狐靈丘徃受地聞粘沒喝自雲中南下則遣使好逆之使至軍責庭參畢前議割地事粘沒喝曰爾尚欲此諸要塞膏美地耶地信美然不可得也今山前山後皆我有未

論錄別割數城來贖罪可也使還以告貫讓言曰金

初立國何敢爾未之信勸爲備不應而粘沒喝遣使

持嫚書來責渝盟曰必速割河東河北地以大河爲

界用存宋宗社乃報國也貫聞之膽落不知所爲卽

以赴闕稟議爲名欲還汴時貫以郡王太尉兼宣撫

使督師矣太原守張孝純止之曰金渝盟王當會諸

路將士力捍之太原險可守也王去則人心搖是以

河東與金也河東失河北亦未易保願少畱貫艴然

曰貫受命宣撫非守土也必畱貫置帥臣何爲遂行

道孝純歎曰平生童太師作許大威望卒有變乃奉頭鼠竄何面目復見天子乎先是郭藥師以殺張瑴而懼曰金人欲得瑴即與瑴脫令欲藥師藥師能自保乎于是諸降將士皆解體而藥師專制一路兵朝論頗疑之以太尉召入朝辭不至帝令童貫行邊陰察其去就藥師迎拜帳下父事之貫大喜歸為帝言藥師必可倚蔡攸亦從中力主之至是遂以燕叛降金燕州縣盡陷金既得藥師益知宋虛實因以為鄉導懸軍深入矣乃大恐始下詔罪已求直言太學生

陝東上書曰今日之事蔡京壞亂于前梁師成陰謀于內李彥結仇于西北朱勔聚怨于東南王黼童貫又從而開隙于燕此六賊者也異名而同罪惟肆諸市朝謝天下邇英殿說書楊時言今事勢如積薪已然當自奮厲以作遠近之氣若示以怯懦不振之形則大事去矣諸要害地當嚴爲守備近邊州郡宜堅壁清野勿戰使自困而擊之敵攻城邑遣援兵外襲令腹背受敵使無邀都鄙若因仍不圖敵深入內薄都城殆而已矣且言今日事以收人心爲先人心不

附雖高城深池堅甲利兵不足守也免夫之役毒被海內京城工作東南花石其害尤甚欲致人和必先去此三者于是罷花石綱及內外製造局罷道宮及行幸諸局而金師深入避狄東南之議起矣時天子溺宴安之日久忠賢入黨籍禁錮國無君子公卿皆京黼所引用並邪佞慵瑣獨巖誕爲侈驕左右贊沐聞師命即震懾奪氣欲南避一籌未能展于是帝傳位于太子太子即位是爲欽宗上皇東行幸亳以避敵而天子居守金濟河宰執請南幸襄鄧以紓難兵

部侍郎李綱以行營參謀官請對曰信如是宗社危矣道君皇帝以宗社委陛下庸得而棄之太宰白時中曰都城單弱如此何可守綱曰盡天下城池深堅寧復有如都者都不可守孰爲可守且宗廟社稷百官萬姓咸在今捨此安歸惟厲將士撫民心與固守待勤王策之上也語未卒內侍巡城還言城樓櫓不具城東壕淺不可守帝顧綱曰卿試往觀朕于此俟卿綱循視訖亟還請曰城堅且高諸樓櫓誠未備然守得其道卽不具無損壕池惟樊家岡而下以禁地

毋開釁誠淺狹然精兵强弩據之保無虞也帝問誰
可將者綱言朝廷平日以高爵厚祿養大臣者固將
以用之也時中邦彥等雖書生未知兵然籍其位號
撫將士以抗敵其職也時中勃然曰綱自料能將兵
否綱奮曰陛下不以臣庸懦使治兵臣其敢違難乃
以綱爲右丞兼親征行營使巳帝入時中邦彥語欲
決幸襄樊而命綱留守綱力陳不可且言唐明皇聞
潼關失守卽幸蜀使宗廟朝廷碎于賊手累年僅乃
復之此殷監也陛下初卽位中外欣戴四方勤王兵

不臣雲集虜淵入可坐得虜將之貨寶六飛朝發京師夕亂雖臣等百十人豈守何益願爲社稷故自勉內侍奏中宮已行帝色變降御榻泣曰朕不能留矣綱泣拜以使邀之帝意稍定俾中使追中宮還因諭綱曰朕爲卿留今治兵禦敵之事一委卿毋踈虞可也綱皇恐受命是夕綱宿尚書省詰旦朝則道路洶洶太廟主已出寓太常寺矣至祥曦門禁衛已擐甲乘輿已駕六宮襆被升車矣綱皇遽厲聲謂禁衛士曰汝等願守宗社乎願從幸乎皆呼曰願死守綱拉

殿帥王從淵入見曰陛下昨許臣留今戒行何也今六軍父母妻子皆在城孰肯捨之去者萬一中道散亡孰與爲衛且虜騎已逼彼知乘輿去未遠以健馬疾追何以待之帝感悟命輟行宣敕諭六軍六軍皆拜呼萬歲已綱治守戰之具日集而分遣使督諸道兵入勤王癸酉斡離不軍抵汴城據牟駝岡李邦彥力請割地縱和以紓難而金帥亦誘以議和緩四方勤王弛中國防禦許遣親王宰相詣軍前更誓書結好和可得也于是邦彥贊和議盡力帝求大臣可使

者綱請行帝不許曰卿性剛徃且有激不可命左丞李梲徃綱爭之曰虜氣盛吾大兵未集固不可不欸以和然所爲和者得策則全安不然禍愈甚無益也梲柔懦恐悞國因反覆言祖宗土地尺寸不可妄與人許金幣過適後且不可繼且北狄婪梲徃必張聲勢厚要求覘中國俯仰如有求輙得彼益肆無憚矣願陛下熟察而李梲竟遣至金師斡離不者南向坐梲北面拜膝前行皇怖失所言斡離不謂之曰汝京城破在頃刻吾所爲歛兵不攻者徒以少帝故欲存

趙氏宗社耳今議和須犒師金五百萬銀五千萬兩牛馬百萬頭帛百萬匹尊國主爲伯父割中山大原河間三鎮地以和遣宰相親王爲質送大軍渡河幾可得耳梲唯唯退與金使來索賂邦彦等勸帝悉從之李綱言金所需金幣竭天下力且不足况都城乎太原河間山中號三鎮實十餘郡地塘濼險阻皆在割之何以立國又保塞寘翼順僖三祖陵寢在焉何可棄也至遣質卽宰相當往親王不當往不若遣辯士前與之議所爲可不可者遲留數日大兵雲合戰

則虜即不戰而與盟亦且併中國而和和可久矣邦彥曰都城破在旦夕何有于三鎮況金幣乎綱不能奪固求去帝慰諭之曰卿第出治兵此事當徐圖之綱退則誓書已成稱伯姪及金幣割地遣質更盟一依其言以張邦昌爲計議使奉康王構往金軍爲質以求成初邦昌與邦彥等力主和議不意身自爲質及行乃邀帝署御批無變割地議帝不許頻四方勤王之師漸至于是金人始懼遊騎不敢傍出而京城以南之民稍安已而靖難軍節度使种師道承宣

使姚平仲以涇原秦鳳路兵至師道至洛聞幹離不已屯東城下或止師道言賊勢方銳願且駐汜水以謀萬全師道曰吾兵少若遲回不進形見情露祇取辱焉今鼓行而進彼安能測我虛實都人知吾來士氣自振何憂賊哉揭榜沿道言种少保領西兵百萬來遂抵京西趨汴水南徑逼敵營金人懼徙砦稍北斂游騎但守牟駝岡增壘自衛時師道年高天下稱爲老种帝聞其至甚喜開安上門命李綱迎勞師道入見帝問曰今日之事卿意若何對曰女直不知兵豈

有孤軍深入人境而能善其蹤乎帝曰業以講好矣對曰臣以軍旅之事事陛下餘非所敢知也遂拜同知樞密院事姚平仲為都統制師道將被病命毋拜許肩輿入覲金使王汭在廷頃頗倨見師道拜跪稱如禮帝顧笑曰彼為卿故師道請緩給金幣于金俟彼惰歸扼而殲諸河討之上也李邦彥不從時朝廷日輸金幣于金而金人需求不已日肆屠掠四方勤王兵萃集李綱言金人貪婪無厭克悖日甚其勢非用師不可且敵兵號六萬而吾勤王之師集城下者

已二十餘萬彼以孤軍入重地猶虎豹自投陷穽中當以計取之不必與角一旦之力若扼河津絕餉道分兵復畿北諸邑而以重兵臨敵營堅壁勿與戰俟其食盡力疲然後以一檄取誓書復三鎮縱其北歸半渡而擊之此必勝之計也帝深然之因道使趣師道戰會姚平仲忌功名獨歸种氏乃先期擊之兵敗亡去李綱率諸將出救遂與金人戰于幕天坡以神臂弓射却之師道復言劫寨已誤然兵亦有出其不意者今夕再遣兵分道攻之亦一奇也如猶不勝然

後每夕以數千人複之不十日賊遁矣李邦彥等畏懦皆不果用金幹離不召諸使者詰責用兵違誓之故張邦昌恐懼涕泣康王不爲動金人異之乃遣王汭來致責且請更以他王爲質汭至李邦彥語之曰用兵乃李綱姚平仲且非朝廷意也因罷李綱以謝金人而以蔡懋代代滕親征行營司翌日帝令肅王樞代質康王張邦昌還尋以太學生號留乃復綱右丞充京城四壁防禦使既而都人又言願見种師道詔趣師道入城彈壓師道乘車而至衆褰簾視之曰果

我公也相與聲喏而散方蔡懋代綱時金人近城令不得施放有引砲及床子弩者皆杖之將士憤怒及綱至施放自便中賊者賞城上爭發霹靂砲擊賊賊薄城射却之京師不逞之徒乘機殺傷內侍取其金帛而以所藏器甲弓劍納官請功綱命集守禦使司以次納訖凡二十餘人各言名姓皆斬之并斬殺傷部隊將者二十餘人及盜衲襖一領者強取婦人絹一匹者妄砍傷平民者皆即斬以徇故外有強敵內餘日而賊中竊盜無有也然金人自平仲劫寨及對

丘門接戰之後、頗有懼意、既得三鎮及肅王爲質、即不俟金幣數遣韓光裔來辭退師、綱奏上曰、澶淵之役雖與盟而退、猶遣重兵護送、蓋恐其無忌肆行擄京故也、今宜速遣大兵護之出境、京師解嚴、師道請乘其半濟擊之、帝不許、師道曰、異日必爲國患、御史中丞呂好問亦進言于帝曰、金人得志、益輕中國、秋冬必傾國復來、禦敵之備、當速講求、又不聽、俄而姚古种師中及府州帥折彥質等各以兵勤王至汴城下、而斡離不已退、李綱請詔古等追之、且戒俟其間

可擊則擊而三省乃令護送出之勿輕動以啓釁將大臣政令矛盾故迄無成功而師道既復罷矣中丞許翰言師道名將沉毅有謀不可使解兵柄帝謂其老難用翰曰秦始皇老王翦而用李信兵辱于楚漢宣帝老趙充國而卒能成金城之功自呂望以來以老將收功者難一二數師道智慮未衰雖老可用也帝不納翰又言金人此去存亡所繫當令一大創使失利則中原可保四夷可服不然將來再舉必有不救之患宜遣師邀擊之帝亦不聽已而粘沒喝攻太

原悉破諸縣獨城中以張孝純固守不下乃于城外
矢石不及之地築城防守使內外不相通及斡離
不議和亦遣人來求賂宰臣以勤王兵大集拘其使
而不與粘沒喝怒乃分兵趨汴京析可求劉光世軍
皆爲所敗平陽叛卒導金兵入南北關粘沒喝嘆曰
關隘如此而使我過之南朝無人矣旣過之威勝軍
李植以城降遂攻下隆德府知府張確死之進屯澤
州澤州奏金粘罕兵已次高平朝廷震懼恐其復渡
河而南宰臣咨綱綱曰斡離不知師旣退自當遣兵

護送粘罕雖來閙既和亦當自罷必無復渡河之理又太行懸車之險已遣統制官郝懷將兵三萬屯河陽控扼險道矣決無他慮也而宰臣獨啓上于是悉追還諸將之兵綱聞之復力爭雖復得旨再進兵金人相及于滹沱河然將士知朝廷議論不一不復有邀擊之意矣于是金人復旁出抄掠深祁恩冀間而粘罕之兵果退還雲中留軍圍太原如綱言乃詔金人要盟終不可保今粘沒喝深入南陷隆德先敗元約朕夙夜追咎已黜罷原主和議之臣其太原中

山河間三鎮保塞陵寢所在誓當固守于是復命种師道爲河北河東宣諭使駐滑州姚古爲河北制置使种師中副之古總兵援太原師中援中山河間而師道實無兵自隨乃請各關河卒屯滄衞孟滑備金兵再至朝廷以大敵甫退不宜勞師示弱格不用師中渡河上言粘沒喝至澤州臣欲躡邢相間捷出上黨擣其不意當可以逞朝廷疑不用斡離不至中山河間兩鎮皆固守不下師中因進兵以擊之斡離不遂出境姚古以兵復隆德威勝扼南北關于是詔綱

迎太上皇于南京旣還入見上奏曰金人退師交割三鎮三鎮官吏軍民不肯陷沒虜廷欲爲朝廷堅守臣恐秋高馬肥虜必再至以責前約宜及今飭武備修邊防以待之于是爲上條具八事其一謂唐之藩鎮所以拱衛京師故雖屢有變故卒賴其力爲今之計莫若于太原真定中山河間建爲藩鎮擇帥付之許之世襲以捍金人又滄州與營平相直隔黃河下流及小海其勢易以侵犯宜分瀕海德博建橫海軍一道如諸鎮之制上俾宰臣共議而其間所論異同

綱力爭之不能得夏五月太原圍不解詔种師中由井徑與姚古相犄角師中進次平定軍乘勝復壽陽榆次等縣留屯眞定時粘沒喝避暑還雲中留兵分就畜牧覘者以爲將遁告于朝許翰信之數遣使趣師中出戰責以逗撓師中曰逗撓兵家大戮也吾結髮從軍今老矣忍爲此受罪乎即日辦嚴約姚古及張灝俱進而輜重犒賞之物皆不以從行師中抵壽陽爲金將完顏活女所襲五戰三勝回趨榆次至殺熊嶺去太原百里姚古將兵至威勝統制焦安節妄

傳粘没喝將至故古與灝皆失期不至師中兵甚饑敵知之悉衆攻右軍右軍潰而前軍亦奔師中獨以麾下死戰自卯至巳士卒發神臂弓射退金人而賞賚不及皆憤怨散去所留僅百人師中身被七創力疾鬬死師中老成持重爲時名將既死諸軍無不奪氣金兵乘勝迎古遇于盤陀古兵潰退保隆德事聞

李綱召安節斬之安置古于廣州而贈師中少師大抵自賊馬既退道君還宮之後朝廷恬然遂以爲無事防邊禦寇之策皆置不問李綱獨以爲憂數上備

援禦敵之策不見聽用每有謀議復爲耿南仲等所沮及姚古种師中敗潰師道以病歸南仲等請令三鎮綱言不可會太原圍急帝將遣援南仲因曰欲援太原非李綱不可乃以李綱爲宣撫使以劉鞈副之以代師道又以解潛爲制置副使以代姚古綱言臣書生實不知兵在圍城中不得已爲陛下料理兵事今使爲大帥恐誤國事拜辭不許或謂李綱曰公知所以遠行之意乎此非爲邊事欲緣此以去公則都人無辭耳許翰復書杜郵二字以遺綱綱不得已

乃受命帝手書裴度傳以賜之綱入對帝曰卽為朕巡邊便可還朝綱曰臣之行無復還理臣以愚直不容于朝既行之後進而死敵臣之願也萬一朝廷執議不堅臣當來去陛下宜察臣孤忠以全君臣之義上為之感動綱畱河陽十餘日練士卒修整器甲之屬進次懷州造戰車期兵集大舉而朝廷降詔罷所起兵綱上疏言秋高馬肥敵必深入宗社安危殆未可知防秋兵盡集尚恐不足今河北河東日告危急未有一人一騎以副其求奈何甫集之兵又皆散遣

止以軍法勒諸道起兵而以寸紙罷之臣恐後時有所號召無復應者矣疏上不報趙赴太原綱乃遣解潛屯威勝軍劉鞈屯遼州王以寧與折可求張思正等屯汾州范瓊屯南北關皆去太原五驛約三道並進時諸將皆承受御畫事皆專達進退自如宣撫司徒有節制之名多不遵命綱常具論之雖降約束而承受專達自若于是劉鞈兵先進金人併力禦之鞈敗潛與敵遇于關南亦大敗思正等領兵與張灝夜襲金婁室軍于文水小捷明日戰復大敗可求師潰

于子夏山于是威勝軍隆德府汾晉澤絳民皆渡河
南齊州縣皆空綱以張顥等違節制而敗又上疏極
論節制不專之弊且言分路進兵及范世雄以湖南
兵至因爲宣撫判官方欲會合親率摯虜會以議和
止綱進兵綱亦求罷遂代還于是金幹離不粘沒喝
復分道南侵而遣其使王汭等以書來詰責索親王
請罪前陳謝仍要割地且求金帛及加其王徽號將
金人復至大臣不知所出遣使講解金人佯許而攻
累日知許割以和議故皆閉壁不出中丞呂好問請

亟集滄滑邢相之戍、選齊衛、列勤王之師于畿輔、衛京邑、不省。金陷真定、攻中山、而耿南仲、唐恪等獨倡議請割地。好問率臺諫劾之、貶知袁州。詔南仲如斡離不軍、聶昌如粘沒喝軍、且議割地。昌為絳民所殺、南仲至衛州、怯不前、名謁康王于相州。初南仲為東宮官十年、謂當得柄用、而吳敏、李綱越次位已上、心不平、故每事異議、力阻戰守、與吳开、耿南仲請割地以成和好。故朝廷戰守之備皆罷、而金將斡離不自真定兼行至汴都、屯劉家寺、粘沒喝自河陽至、屯青城、時

天下援兵爲唐恪耿南仲罷遣無至者城中唯衛士及弓箭手七萬人皆募市傭以充乃募死士以蠟書間行出召兵拜康王構爲天下兵馬大元帥令帥諸道師入援南仲恪猶以和爲解獨開封尹何㮚稍果得中無計慮獨引蘇軾議東遷失計勸上爲堅守南道都總管張叔夜將三萬人冒圍轉戰至帝御南薰門見之叔夜請帝自天寶後屢失屢復者以天子在外下號召四方易也虜勍甚願暫詣襄陽規幸雍帝習見春初以城守獲全又見金人薄城下恐出亡不

無默然者以之詔叔夜將兵入都城時執政孫傅何
㮚信衛士郭京言能施六甲六丁法可生擒金帥掃
蕩之法用七千七百七十七人無問技擊能否但擇
年命合丁甲者將之藉丁甲神力足抗敵所得皆市
井游惰旬日而足朝廷深信命以官賜金帛或謂傅
自古未聞以丁甲法成功者不可聽郎聽之姑少付
之兵俟有功乃任今專倚之權必爲國家羞傅惑京
言以爲自古大將成戰功未有不繇丁甲法而得者
獨秘不露耳汝何知于是京師妄人募衆稱六丁力

士稱北斗神兵稱天闕大將以應京京懼倩得浮與
相唯諾而宣言非危急吾不出大率本世主信道教
人習倚鬼神爲姦欺而然也會天大風雨雪連日夜
不止帝徒跣禱雪爾甚士不能彀弩何栗趨郭京出
師徒期者再三不得巳乃令守禦人盡下云作法忌
竊視啓宣化門以出京與張叔夜坐城樓上以觀金
分四翼譟而前我兵大京白叔夜曰非自下作法不
可矣因下城引餘衆南遁走襄陽詐死統制何慶言
陳克禮中書舍人高振力戰死而城陷帝聞慟哭曰

不用种師道言至于此以前金師退將師道請邀擊扼之河爲衆沮故也金既入城患中國獨倔佐失守非百戰所克也懼都下人悉力巷戰猶宣言許和邀上皇出郊帝曰上皇驚憂成疾必欲行朕當親往遂如青城勸降表請降留二日金粘沒喝以爲是机上肉不足慮不如聽還括金帛厭乃後執之帝還宮士庶及太學士迎掩面哭曰宰相誤我父子觀者流涕金遣使來索金千萬錠銀二千萬錠帛二千萬匹于是大括金銀遺金以陳過庭折彥質等爲割地使如

河東金人虜金帛盡不可復乃邀帝再至營帝有難色何㮚李若水勸之行宣贊舍人吳革白㮚言天文帝座傾車駕出必墮宗不聽命孫傅輔太子監國而與㮚若水如青城留不遣㮚慙不食死金逼帝易服若水抱持哭不屈死金吳乞買得降表廢帝及太皇爲庶人于是粘沒喝命翰林學士承旨吳开吏尚書莫儔入議立異姓而邀上皇如軍衛將范瓊刼上皇與太后御犢車出宮鄆王楷及諸妃公主駙馬若六宮有位號者皆從金擄諸王諸宗室有留者且遣宗

督開封尹徐秉哲致之秉哲令坊巷五家爲保毋藏匿括三千餘人緅衣袂令相聯屬如金軍孫傅覊太子不遣宦賛舍人吳革欲以所募士微服衛太子潰圍出傅不可欲匿之民間別求狀類太子者併宦豎數人殺之給金人謀五日不定而开儔督脇急遂劫太子皇后共車出如金軍士庶走隨太子哭太子亦哭呼百姓救我哭聲震天孫傅從死革遇害已議立異姓衆相視莫敢發相時雍私于开儔問之二人微言敵意在張邦昌時雍未信也適尚書員外郎宋齊

愈自金軍至衆問之齊愈取片紙書張邦昌三字示之時雍乃決以張邦昌入議狀閉百官尚書省環之兵諭之衆唯唯時雍首署狀衆從之獨簽書樞密院張叔夜不署狀太常寺主簿張浚開封士曹趙鼎司門員外郎胡寅皆逃入太學中不署名而御史馬伸奮與御史吳給中丞秦檜共爲議願復立趙氏後且論邦昌傾危不可立金人怒執叔夜檜北去而以册寶命邦昌爲帝國號楚邦昌入尚書省北向拜舞受册寶升文德殿設位御床西受賀閤門傳令勿拜時雍

率百官遙拜邦昌東面拱立受其日風霾日無光百寮慘沮邦昌亦變色唯時雍幵儔瓊等欣然以爲有佐命功于是斡離不遂脅上皇太后與親王皇孫駙馬公主妃嬪及康王母韋賢妃王夫人邢氏發濬州去粘沒喝以帝后太子妃嬪宗室及張叔夜陳過庭司馬朴秦檜等發鄭州去叔夜扼吭死邦昌率百官還辭二帝于南薰門有慟哭仆絕者凡法駕鹵簿皇后以下車輅鹵簿冠服禮器法物大樂坊樂器祭器八寶九鼎圭璧渾天儀銅人刻漏古器景靈宮供器

大清樓秘閣三館書天下府州圖及官吏內人內侍伎藝工匠優倡之屬及府庫蓄積爲之一空嗚呼自古夷狄爲中國患所以待之者不過三策曰和曰戰曰守而已長驅深入吾城池堅而人心固則可守陵犯無已吾士卒勇而形勢利則可戰虜氣旣懾吾辭理直而威力强則可和故能守而後可戰能戰而後可和三者雖殊其致一也貞廟崇德中契丹百萬人寇廷臣之議有欲幸江南及蜀以避之者賴寇準一言而決遂幸澶淵渡河而親征旣殺其酋撻攬虜情

震怖遣使請和捐金幣三十萬而約成是景德之議非獨能守而于戰與和所得之所以盟好之國踰百年而兩國生靈皆賴其利也至靖康初金人稱兵以犯中原當時亦有爲避狄之計者而後卒堅守勇銳篝城攻圍連日殺傷甚衆賊氣挫矣而吾之援師日集和非所難朝廷主謀之臣苟欲脫一時之禍而不爲長久之計其所邀求一切許之既割三鎮又質親王又取犒師之物金銀幣帛不可勝計千倍于澶淵之時凡歲賂之數又不與也有以死爭之而弗能得

者逆援師之集既衆士氣勇銳可以施周亞夫困七國之策以與之可盟而制廷慫姚平仲刼寨小衂遂寢用兵之謀及其退也又不復邀擊遂使金人志得氣滿有輕中國之心是靖康之事止于能守而于和與戰兩失之也其後三鎭之兵民爲國堅守朝廷始以保塞陵寢之故遣使計議願以租賦代割地之約金人唯欲造爲釁端以殘邊而許和循自若也王議者信之以爲其和必成而凡欲治兵設備者皆以爲害于和議而沮罷之虜將渡河猶以爲割河北河東

之地春之以衣易輅車尊號而師可解及既登城矣猶逼朝廷降詔假和議遂定之說以款勤王之師至盡取都城之子女玉帛然後劫質二聖六宮宗室百官以行然則自今觀之所謂和議者果何如也夫金人自用兵以來專以和議疑敵人以取勝其與契丹二十餘戰每戰得地輒和既和復求釁端以戰而卒滅之今于中國復用此策中國信之而不悟至于禍敗如此豈不大可痛哉或謂宋之兵力不逮金人遠甚靖康之初雖欲坐困邀擊必無成功徒結深怨故

不得已而信其和此殆不然夫論兵當論其機會一失機會弗可爲也靖康之初金人初無犯闕之意兵不過六萬大半雜種而北河邊郡帥府既不設備沿河又無控扼之兵是以乘勢直擣都畿而吾之守禦既嚴援師既集進不能攻退不能郤以重兵臨之而以餘軍待其抄擄俘行從擊則糧餉絕而虜可圖矣既歸渡河驅掠婦女滿車彌野半濟擊之其法必勝而朝廷皆不以爲然且上下遽爾相慶以爲無復可虞于是迎上皇于東南散西兵于關陝劉王之師並

歸諸道堅守之詔徧告四方忽李綱种師道之言曾不數月再致金師太原真定咽喉已塞而猶議三鎮棄守之利害豈非一失機會不復可返也哉夫夷狄者小人之類猶之盜賊也小人無以制御之而欲乞憐以望其惻隱之心不可得已盜賊白晝入主人之室探匱發篋得其所欲曾不爲之捍敵則何憚不再來何爲不盡取哉若夫將士習于軍政久廢之後固難得人然以忠義激其心以賞罰作其氣豈無可用者將士猶手足也朝廷猶心腹也今與人鬬腹心怯

而堅手足之强必無此理朝廷議論二三而堅將士之用命蓋亦難矣故金人常語宋使曰待汝家議論定時我已渡河蓋當是時廟堂之相方鎮之將皆出于童蔡王梁之門無可以係天下之望者如李邦彦張邦昌吳敏唐恪耿南仲惟以割地請和爲言未聞有出一計與之抗者是以金人之來如破竹然及圍城逾月外援不至竟以妖術取敗吁可惟哉

南宋馭夷

建炎六年高宗即位于南京宋[illegible]

間親見耿南仲唐恪等庸懦悞[illegible]左丞綱忠

勇聞天下于是竄南仲等主和悞國罪而召相綱綱

人見淮泗交横下言曰今日待夷狄之策所謂和戰

守者當何所從而可也欲和乎則前日之和其效如

此而金北歸雖宗室亦盡徙以行其意爲如何而二

聖之辱實不共戴天之讐和豈可復信欲守乎則朝

廷已失河北河東兩路士民之心或爲金人之所得

或爲豪傑之所據竄遁畿甸易爲侵陵守豈復易圖欲戰乎則去冬將佐卒伍乏人撫御皆散而爲盜賊兵力益弱經此禍亂士氣益衰所謂勤王之師多募之于田畝之間不習兵革戰豈可必勝三者今日國論以何爲宗顧臣日夜思之以今日之國勢而望靖康之初其不相侔豈止相什伯哉然而猶有可爲者祖宗德澤在人者深陛下英明天下仰望以謂必能濟大業轉危而爲安也且害衙之際國家代有或多難以興或將墜復續況陛下之明而臨御九有之師

哉夫人君大正始故于即位之初立政用人必有以
大慰天下之望者况于國勢削弱天步艱難其何忽
哉恭儉者人主之常德也英哲者人主之雄材也繼
體守文之君則恭儉足以儀于天下至于興衰撥亂
之主則非英哲不足以當之惟其哲故見善明足以
任君子而不為小人之所間惟其英故用心剛足以
斷大事而不為小故之所撓在昔人君體此道者惟
漢之高祖光武唐之太宗本朝之藝祖太宗為然臣
願陛下深考漢書二帝與藝祖太宗之所以創業中

與大過人者了然于胸次物至而應之則天下之事雖未底績固已定于心術之中矣尋以綱兼御脊使人對言國勢不逮靖康間遠甚然猶有可為者曰陛下英斷于上群臣輯和于下庶幾靖康之弊可革而與可圖然非規模先定而莫知先後緩急之序則不能以有成也夫修軍政變士風寬民力省冗官而擇帥臣以任方面選監司郡守以行新政俟吾之內治已修然後可問罪金人迎還二帝此規模也至所當急而先者則在于料理河北河東盜河北河東者

國之屏蔽也二方完而後中原可保中原保而後東南可安今兩路士民皆效死爲朝廷守而朝廷不以時置司遣使以援其危急臣恐濺盡力疲使忠義之民肝腦塗地而遺民憤怨懷怛悄之心敵得撫而用之皆精兵矣今宜于河北置招撫司河東置經制司擇人以爲帥諭宣天子不忍棄兩河于敵之意有能復州若郡者卽以爲節度防禦團練使自爲守非惟絕其從敵之心抑可資其捍禦之力最今日先務也帝善其言問誰可使者綱念方棄三鎭時御史張所

以蠟書募兵河北河北為響應即欲遣招撫計非所不可而所以論黃潛善讁鳳州難之又他無可使者乃過潛善私論意令掩瑕推用潛善陽許諾明日乃以所及傳亮對詔所以並能圖將撫河北而亮經制河東會開封尹缺綱言安定舊都非宗澤不可以為東京留守于是澤以恩厚拊循軍民以忠義激勸群盜按舊都形勢依阻險因各列砦駐軍往來較試之于是京輔間聲勢羅絡河東北山砦民兵各團結聽節制金來犯輒衂而故都可守振振乎有興復勢矣

綱又言祖宗懲唐方鎮之弊削弱州郡奪其權治[illegible]諸路外雖名藩大府無慮皆撤防去兵處無事可也一旦有夷狄盜賊之警遂弛而無支是唐方鎮之弊固尾大不掉而今日之弊乃至爲手足者不足捍頭目也今莫若于沿河沿海沿江諸路各置帥其諸要郡置總管鈐轄都監許辟寮佐以便宜治兵如馬燧之鎮太原李抱真之鎮澤潞庶有振也于是諸路置賞功司明旌賞制戰車防虜奔衝置戰艦江淮河習水鬬而軍政緒修時朝議復遣使如金綱曰陛下以

二聖遠狩食不甘寢不安思迎致以就天下養此堯舜之心也然今日之事惟嘗枕戈嘗膽修安攘之策則二聖不迎請而自復不然雖冠蓋相望朝暮迎請無益也今遣使但當奉表通問兩宮致思慕之意毋爲議和于是進左僕射而黃潛善亦並用顧主和日夜爲上言熙陵九葉上皇子三十二人僅陛下一身又未有儲嗣奈何輕試一擲猝蹉跌當如宗廟何此謀國者之慮淺不忠也甚一虜爲不道將二帝毋后甘心于邊境又何以待之帝深入其言遂有惑志會

謀有虞讐潛善伯彥交勸幸東南綱以爲此廢興所係入見言自古中興之主起西北則足以據中土而有東南漢光武唐肅宗是也起東南則不足以復中原而有西北晉元帝是也今上實必遷幸關中爲首矣縱日未能猶當駐蹕襄鄧選將列屯係天下之心如順流東南則中原日遠勢難復還積久成衰形削勢弱雖保一隅未易也而帝幸東南之意已決不可復強綱尋去國而招撫制置二司皆罷諸規畫咸廢東京留守澤憤惋卒命杜充代盡反其所爲于是

群盜充斥金復入駕東幸而兩河郡縣相繼淪陷不復兵當是時潛善伯彥並爲左右相日娛阿爲蒙蔽而潛善妒媢甚諸言事者擯不用請兵者匿不聞壹尊子議和遣粘沒喝書願去尊號奉正朔錄用張邦昌親屬還受僞命被竄斥者惟前相綱不赦而金益驁恣兩河青齊州郡盡陷已遂入淮泗陷天長軍二年春二月天子在揚州聞之大震裝即被甲乘騎徑往瓜州渡江惟護聖卒王淵張俊數人及內侍康履從暮至鎮江時潛善伯彥方率同列聽浮屠說法

會食堂吏大呼曰虜至駕行矣二人相顧倉皇出及乘馬南走居民爭門出死者枕藉衆不憤怨恨二人誤國者司農卿黃鍔至江上軍士以爲潛善也罵之曰誤國誤民皆汝之罪鍔方辨其是非而首已斷矣時朝廷儀物皆委棄太常少卿季陵奉太廟主以行帝次杭州以臺諫交論乃罷潛善知江寧汪伯彥知洪州已而傳正彥爲逆帝失位僅閱月反正而金分道入日迫命劉寧止充江淮荆湖制置使奉太后如洪州命李邴滕康權知三省樞密院事扈駕指揮楊

惟中將萬人宿衛召群臣議所向或請自鄂岳幸長沙呂頤浩曰金師來必以陛下所至爲邊面雖鄂岳幸康愈平今當且戰且避奉陛下于萬全臣守死帝曰朕左右豈可無相乃以右僕射杜充兼江淮宣撫使守建康韓世忠爲浙西制置使守鎮江劉光世爲江東宣撫使守太平池州皆受充節度而天子還臨安當是時金自知中國于胡俗異治以北欽帝中國恐不安而二帝及宗室子盡北遷存者獨帝與隆祐太后欲覘兩宮所在以輕兵分道歲深入必得之而

趙氏可滅因立異姓王爲藩輔遂撫有之也及是趙知天子在臨安則分兵自滁和入江東規躡天子知隆祐太后在洪州則分兵自蘄黄入江西躡之天子念太后在洪州詔劉光世移屯江州爲捍扼而光世不設備金師入則亡之南康金入江州躡大冶趨洪州太后如吉州金陷洪吉虔三州居洪州太后徑泰和如虔州以免而兀朮東渡江入建康留守杜充叛降金帝恐問計相頤浩進曰敵多騎計不能乘舟楫與我競江浙地熱勢亦難久淹今航海俟其退復反

彼出我入彼入我出此兵家之權也于是自臨安如越如明州金陷臨安帝航海金陷越屠明州躡帝舟于海帝復如溫州移台州是歲四京盡沒于金而兩宮幾殆然是時天下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憤國恥深痛以武力自奮又喪亂久狎于戰人輕死敢鬬而中國兵以益精先是帝在浙東召韓世忠入扈世忠以敵不能久當北歸請留江上得扼其歸迨兀朮襲帝舟于海不得屠明州焚臨安比居平江欲北還韓世忠已督銳軍屯鎮江逆之矣兀朮遣使爲期日會

戰世忠報許謂諸將曰江中地勢最可瞰形勝者惟金山敵必登以覘我乃遣蘇德將百人伏龍王廟中百人伏廟下戒之曰聞江中鼓聲則起及敵至果有從四騎趨龍王廟者廟中兵鼓而出伏奮起疾擊獲其兩騎其三騎急策馬而馳中一人紅袍玉帶驚墜馬復跳身上乃得逝詰獲者則兀朮也已接戰江中世忠妻梁氏親執桴鼓鼓士士殊死戰所俘斬甚衆敵終不得渡于是兀朮請盡歸所掠以假道不許請益以名馬又不許遂自鎮江泝流西上世忠軍連艦

出金師前後者數里擊柝之聲達旦兀朮大患之或
謂之曰老鸛河故道雖湮塞若鑿之秦淮可通也通
秦淮可絕江而北矣兀朮從之一夕而渠成先是兀
朮自建康趨廣德江淮統制岳飛率所部自建康偏
之于廣德六戰皆捷擒將俘所簽中土軍首領四十
餘釋不殺飲食之語之曰若吾人也恐爲敵用乎與
結約遣還令夜斫營縱火因縱擊大破之駐馬鍾村
金所籍中原兵呼岳爺爺爭降附及是兀朮趨建康
飛設伏牛頭山夜遣百人衣黑衣斫營金軍驚自相

擊至旦次龍灣邀擊于新城又大敗之兀朮乃復自龍灣出江中會撻懶自濰州遣孛堇太一引兵來濟師于是二酋軍江北兀朮軍江南而世忠以海艦泊金山下控其中豫以鐵綆貫大鈎授健者以待敵明旦敵舟譟而前世忠分海舟爲兩道出其背每縋一綆則没者鈎一舟曳没之兀朮窘甚求會語祈請甚哀世忠曰還我兩宮復我疆土者聽矣兀朮語塞又數日再會言不遜世忠引弓欲射之亟馳去謂其下日南軍使船如使馬奈何于是有閩人教之日南船

重不得風不行火攻之可破也今第于小舟中實土
綃平板鋪之穴船板以擢槳俟風息則出而以火箭
射其篛篷即不攻自破矣兀术然之刑白馬祭天是
日風止兀术以小舟出江世忠絕流擊之海舟無風
不能動而舟上皆有五緉兀术令善射者乘輕舟以
火箭射之五緉皆自焚烟熖蔽天師遂潰士焚溺自
數敵得絕江去而世忠收餘卒還鎮江是役也世忠
僅以八千人拒兀术十萬衆凡四十八日乃敗兀术
既濟江而北別將在建康者縱焚掠渡宣化而去統

制折飛邀擊于靜安鎮大敗之金人自是亦皿聽易
慮不復敢輕渡江矣是歲金徙二帝于五國城立叛
人劉豫爲齊帝明年兀朮遂自六合引兵西赴陜張
浚聞兀朮至召熙河劉錫秦鳳孫偓涇原劉錡環慶
趙哲四經畧使及吳玠之兵凡四十萬迎擊之王彥諫
曰今陜西兵將情未之通也一不利則五路俱失不
若屯利閬興洋固根本敵入境則檄五路兵共擊之
捷則蜀先即不捷未大失也子羽玠亦力言其未可
不聽進次富平而婁室兵驟至吳玠欲據高阜以待

敵諸將曰我衆彼寡又前阻葦澤虜有騎不得施何以從爲而虜輿柴囊土平行進薄諸營劉錡力戰劉錡率將士薄敵陳殺獲頗衆趙哲軍先奔衆遂潰浚退保興元已奔閬輜重焚棄殆盡關隴六路盡陷惟階成岷鳳洮五州及鳳翔之和尚原隴州之方山原存川蜀大震浚召趙哲斬之竄劉錫合州上書待罪帝手詔慰勉金乘勝規蜀有建策徙治夔州者子羽叱之曰孺子可斬也四川全盛虜欲寇之日久矣直以川口有鐵山棧道之險故未敢遽窺今不堅守縱

縱使深入而吾乃僻處夔峽與關中聲勢斷絕不復
相聞後豈可悔哉惟當畱興州招集散亡召諸將守
阨塞繫關中之望而內安全蜀之心浚曰善子羽即請
以單騎前至秦召諸將諸將皆來會得軍十餘
萬人稍復振命吳玠為陝西諸路都統制收散卒據
和尚原聚涇原鳳翔兵于階成鳳三州固蜀口玠命
弟璘別屯原上為犄角或謂玠宜退屯漢中保全蜀
玠曰我保此敵不敢越我而西是所以保蜀也初玠
軍鳳翔有恩至是鳳翔陷民感其遺惠夜相與輸芻

衆聊軍玠償以金帛民愈益喜來輸者日益衆金殺之令保伍相連坐不能禁也乃引去明年金將沒立自鳳翔別將烏魯折合自階成出散關約日會和尚原折合軍先至陣北山索戰玠命諸將堅陣以待更戰迭休金敗去沒立方攻箭筈關玠復遣將擊破之兩軍終不得合金自起海上徂常勝無北及與玠戰屢敗憤甚于是兀朮會諸酋兵十萬期必取之造浮梁跨渭自寶鷄結連珠砦夾澗前進薄和尚原玠與諸將選勁弩分番射敵不得閒玠度其道遠餽餉難

縱則以奇兵抄絕之虜果困欲走乃設伏于神坌西待虜退伏發軍大亂縱擊大破之元杰中流矢死朔其贅婿而遁是役也玠與璘以敗卒數千駐原上朝問隔絕人無固志玠召諸將歃血盟勉以忠義皆感泣願盡死故能有成功又明年金欲出奇為功用叛將駐秦州睨仙人關以綴玠令游騎出熙河綴別將關師古而撒離喝自商于取道上津攻金州趨梁洋時劉子羽守興元命田晟守饒風關以驛書招玠赴難玠自河池一日夜馳三百里疾驅至以黃柑遺

敵日大軍遠來其無乃渴乏用止渴撒離喝大驚以杖擊地日爾來何神也巳大戟金人披重鎧仰關攻一人先則二人擁其後先者死後者繼凡六晝夜不得開玠軍弓弩礧石何開發金死者山積巳乃覘得祖溪開道繞出繞風關後下關軍遂潰敵入洋州玠遣子羽去子羽不可弼玠同守定軍山玠難之退保興元之西縣子羽亦焚興元保大安之三泉而撒離喝入興元子羽從兵不滿三百與士卒取草芽木甲而食之遺玠書與訣玠時以仙人關亦恐欲毋行甚

愛將楊政立軍門大呼曰、節使不可負劉待制、節使負劉待制、政等亦舍節使去矣、玠謝不敢、乃間道會子羽、子羽留其守三泉、玠曰、關外蜀門戶、不可棄也、復往守仙人關、子羽以潭毒山形斗拔、上寬平有水、築壁壘、移軍未成、而金師至、子羽據胡床坐壘口、諸將泣告曰、此非待制坐處也、子羽曰、吾今日必死此、于是諸將與共守、虜不能奪而去、時張浚欲退保瀘川、子羽亟書止之曰、子羽在、必不使金人得南、浚乃止、初子羽聞有金兵、豫徙梁洋之積、金深入、餉不繼

殺馬及兩河所僉軍以食而孑羽玠腹背邀擊之金卒死傷者十五六又疲癘作乃退玠躡擊大破之金墮崖澗死者甚衆孑羽謀邀之武休不及餘不能自拔者悉降是役也敵避入三郡而得不償失孑是金知蜀不可猝得據鳳翔營田爲持久計不復謀入蜀本蜀所以全者玠孑羽二人力也當是時相頤浩以嵗忿罷已復召與秦檜並相而檜欲傾頤浩專政會頤浩信秦仲言屢請身督軍北伐規恢復檜乃風臺臣言周宣王以內修外攘成中興越王勾踐以蠡種

公聯成霸則委任專而責之成也今二相宜分職任內外用成恢復功于是頤浩出開府鎮江辟文武吏士七十餘人以從而檜獨居中用事多引用天下名賢列清要以為名已頤浩如為檜所賣大懼欲去之坐檜以植黨專權罷臺諫二十餘人坐檜安國黨皆罷榜檜罪朝堂云不復用而頤浩薦朱勝非復相蓋頤浩主恢復而跡猶主和而陰擠檜罪狀未暴著海內名賢士又舉以為檜黨糾之檜愈藉資衛自附于仁賢中外莫能明也樞使浚在川陝用賢籌將以新集

兵抗虜雖時挫衂而蜀完安亦其功朝議浚殺趙哲曲端爲非辜任劉子羽趙開吳玠爲非是召浚還命王似代鎮浚以金方伺蜀未敢遽離鎮疏似不任而遷延不行于是中丞辛炳以宿憾率臺臣劾浚喪師失地跋扈不臣落職奉祠居福州頤浩柄國時越法有縱舍爲臺臣所糾罷奉祠而朱勝非獨相忌參政趙鼎除知樞密院都督川陜荊襄諸軍事而故輕其權鼎條便宜復爲所沮會劉豫以金師寇淮南報沓至舉朝震駭鼎陛辭帝曰卿豈可遠去當遂留相朕

矣于是勝非去位而鼎以尚書右僕射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群臣勸帝他幸散百司避敵鼎爭曰累年退屈敵氣已驕今避將安之惟親帥六師趨常潤督諸將乘未集而擊之勢或可捷也即不捷敵遠來深入勢豈能久陛下堅壁臨之臣等督諸將或扼其首或擣其要或擊其尾縱未能盡殲必不使得自肆如前日也參政沈與求力贊之帝乃奮曰朕以二聖之故屈已請和而彼肆侵暴如此朕臨江決一不能復隱忍也以孟庾爲行宮留守張俊爲浙西江東宣撫

使王燮爲江西沿江制置使胡松年撫江上劉光世屯建康其百司非在軍務者名自便避兵遣後宮自溫州泛海如泉州議既定鼎賓佐喻樗謂鼎曰度此舉勝乎鼎曰六師臨江兵氣自倍殆勝也曰萬全乎鼎曰中國累年退避不振義不可更屈故贊上行若東之濟否何可豫計唯死生以之耳樗曰然則當思歸路耳張德遠有重望使宣撫江淮荊浙福諸道兵叚入援則其來路固朝廷歸路也鼎大喜稱善即入見白帝以樞密使召浚于福州于是韓世忠勒騎兵

大敗金于大儀。先是帝手詔召世忠守備旨切措注。忠感泣曰、主憂如此、臣子何以生爲。使統制解元守承州、亟引兵趨大儀當之、伐木爲柵、自斷其歸路、示士卒必死。會遣魏良臣如金、世忠欲致敵、即下令撤炊爨移軍。良臣問故、世忠曰、適有詔移屯平江耳。良臣去、世忠度行已出境、即上馬、命軍中曰、聽吾鞭所嚮。于是引軍出大儀、勒五陣、伏二十餘所、約聞鼓共起擊。良臣至金師、金前軍將聶兒孛堇問南動息、具以所見對。孛堇大喜、即引兵出江口、距大儀五里、而

軍別將擁鐵騎過五陣而東世忠傳令麾鳴鼓伏兵四起旗色與金人雜金軍駭亂我軍持長斧上揕人胸下斫馬足敵騎蹈泥淖中師疾前覆之人馬俱斃擒其酋世忠所遣將董旼亦敗金人于鵶口解元至承州北遇敵設水軍夾河陣一日十三戰未決世忠遣將往援又大破之追至淮而還帝自臨安至平江欲渡江決戰相鼎曰不可敵遠來利速戰今兵未集而遽與爭鋒非策也且逆豫猶然不自來獨遣其子來寧當煩至尊與角耶帝乃止下詔暴劉豫罪于六

師會張浚以諸道師來會命知樞密院事赴江上視師師大振時撻懶屯泗州兀朮屯竹塹鎮爲韓世忠所扼不得進分軍圍廬州守臣仇念嬰城守荆湖制置使岳飛遣將牛臯擊敗之兀朮憤以書幣約戰世忠方宴飲命兩伶人以橘茗報許之且言張樞密在鎮江兀朮曰張樞密貶嶺南何得復在此出浚所下文書示之兀朮嘗爲世忠浚所挫折僅免者則氣奪色變會雨雪餉不繼野無所掠遂宵遁世忠追敗之鬲坂而豫衆亦遁浚還見鼎執其手曰此行舉措甚

合人心鼎笑曰喻子才之功也時朝議于邊江空闊
處增設兵爲後事防浚曰如此則備多而力分昔楚
漢交兵時漢駐兵敖滄間楚不敢越境而西前大原
未陷粘罕兵不敢即渡河即其事也豈必環數千里
之地盡守之以兵而後爲快哉于是命韓世忠屯楚
州圖淮陽劉光祖屯合肥招北軍張浚楊沂中練舟
建康規盱眙岳飛屯襄陽窺中原而浚時四出視師
撫循之明年浚視師潭州制置使飛破楊天洞庭湖
湘平又明年視師鎮江命帥俊屯盱眙沂中屯泗州

時浚鼎並相驩然相得也諸政事先後及人才當用者條之座右次第奏行之列要津任職者率天下之望時號爲小元祐金退時詔前宰執各議攻戰備禦措置綏懷之畧以上前相綱提舉崇福宮具疏言臣竊觀六朝之所以能保有東南者以强兵巨鎮盡在淮甸荆襄間也今當于淮甸及荆襄置三大帥屯重兵以臨之東路以揚州爲帥府以江東財用給之西路以廬州爲帥府以江西財用給之荆襄以襄陽爲帥府以湖北財用給之開營屯田假以歲月而攻戰

之務悉委之淮東西帥責以收復京東西路荆襄帥責以收復京南北路川陝帥責以收復陝西五路規模先定軍政既修合戰守爲一事則以弱爲強取威定亂可坐而致也夫萬乘所居必擇形勝爲駐蹕之所然後能居中制外以興起事功建康自昔號帝王之宅江山雄壯地勢寛博得天下形勝固莫如關中而舊都未復駐蹕東南則必建康矣願詔守臣治城池修宮闕立官府營壁粗成規模以待廵幸葢有城池而後人心不恐有官府而後政事可修有營壁而

後士卒可用此措置之所當先也西北人民皆陛下赤子祖宗涵濡休養百數十年其心豈嘗一日忘君上哉特制于強敵陷于塗炭而不能自歸耳今天威所臨中原震動當必有襁負而歸願為內應者惟陛下給之土田予以爵賞優加撫納使陷溺之民知所依怙此綏懷之所當先也臣竊觀陛下有聰明睿智之資有英武敢為之志然自臨御迨今九年閒暇則以和議為得計而以治兵為失策倉卒則以退避為愛君而以進禦為誤國故國不闢而日蹙事不立而

日壞將驕而難禦卒惰而未練國用匱民力困而中輿未效則和議之為術跡而退避之為禍烈也幸天啓宸衷赫然前失六飛一奮將士霆發北軍數十萬之衆震慴脅而不敢南向則和議之與治兵退避之與進禦其效槩可覩矣故知退一步則失一步退一尺則失一尺往自南都退至維揚則河北河東關陝失矣自維揚退至江浙則京東西失矣敵騎南牧如復退避不知何所適而可乎航海之策遠冒風濤憂險萬端此又不可之尤者也古者敵國善鄰則有

和親佐讐之邪辭復遣使金人造懼之深知我必報此其處心措慮爲何如者郎我卑辭厚幣屈體以求之其不推誠以見信也决矣卷幣禮物所費不貲郵車往來士氣盡索而虜邀我以必不從之事制我以必不敢爲之謀是和卒不成而徒爲此擾擾也非直如此而已于吾自治自彊之計動輒有害願自今以往勿復遣使惟于國家閒暇之時明政刑治軍旅選將帥修車馬備器械脩樂糧積金帛敵來則禦俟時而奮以光復大業此最上策也抑臣聞朝廷根本也

藩方枝葉也。根本固而後枝葉繁。朝廷心腹也。將士爪芽也。腹心壯而後爪芽奮。惟陛下正心以正朝廷百官。使君子小人各得其所。明是非。公賞罰。爲之本。帝賜詔褒答而不能用。又明年帝如平江。相浚大集師討豫。豫告急于金。請濟師。時金主吳乞買卒。國人立太祖之孫合剌爲帝。易名亶矣。召諸將計之。蕭慶虎曰。先帝所以立豫者。欲闢疆保境。令我得安民息兵。爲屏蔽也。今豫進不能取。退不能守。而兵連禍結。從其請。勝則豫收其利。敗則我受其弊。不可許也。

歲以豫數出師嘗不利于江上矣金主遂不許豫遣兀术擁兵黎陽名應豫實覘豫豫自發兵三十萬遣子麟繇壽春趨廬州犯合肥姪猊取紫荊山出渦口犯定遠孔彥舟趨光州犯六安而聲言金助師入寇鎮將張俊劉光世憚賊鋭請臨江爲險朝議命岳飛撤襄鄂兵東防江而手札付浚令俊光世沂中等爲保江之計浚上言淮南大江之屏蔽也俊等戰淮南則無爲保江令渡江則無淮南長江之險與賊共矣且賊得淮南因糧籍兵江其可保乎岳飛爲襄陽藩

○敵飛一動虜漢何侍顧聽臣不效治臣罪勿專制于中帝手書報許而光世已得旨舍盧州趨采石矣後令呂祉馳諸軍令日有一人一騎渡江者斬光世恐乃還駐盧州浚日夜撫激將士形立勢具將士競奮豫諸道軍皆敗走猊軍至淮東爲韓世忠所扼趨定遠麟從淮西繫三浮橋渡淮次濠壽張浚軍順昌扼之猊犯定遠欲趨宣化寇建康沂中使兵二千進擊敗之則欲趨合肥與麟合至藕塘沂中使統制吳錫率勁卒前陷陳軍却縱大軍乘之而自以精騎衝其

勝大呼曰賊破矣賊方駭視張宗顏忽自泗水來背擊之賊大崩猊與數騎遁餘衆皆降麟在順昌聞猊敗亦拔砦去孔彥舟亦解光州圍而去已二相顧以間而隙鼎去位浚遣判官張宗元監鄂岳軍制置使飛乞終喪還山浚分淮西爲六軍遣參軍呂祉往節制而淮副將酈瓊以衆叛降豫于是詔罷都督府浚安置永州秦檜者姦人也初從游御史酢游酢以爲荀文若之流靖康中虜陷京師議欲立異姓御史馬伸請立趙氏後檜爲中丞實首事因被執北去金主

吳乞買悅之以賜其弟撻懶遂爲撻懶使爲參謀爲行軍轉運使建炎中兀朮入寇困江中又困和尚原知中國未易以猝定也念欲和而檜自金來赴漣水軍言殺金監守者航海至朝士藉藉言檜與何㮚孫傅等同執而檜獨還又自燕至楚三千里踰河海乃至安得殺監守獨南又安得盡妻子家屬偕來者頗疑之然岔詣億逆而宰相范宗尹同知樞密院李回信其漸衆中大節以爲忠力薦之帝召見首奏所草與撻懶求和書以上帝大喜曰檜朴忠過人朕得之

甚而不疾誠喜聞二帝及母后消息又得一生主也郎拜禮尚書已遂參大政檜既用宣言中國人惟當着衣啗飯閤中與又日我有二策可聳動天下或問之檜日今無相位不可言也語稍稍聞上因得相帝問檜二策者何檜日臣以請上許河北人還金中原人還劉豫南人還南北人還北和可得也帝時猶未深中其說日南人還南北人還北朕當安歸頗不說爲然自建炎來中國大創屈僤兵數遣使議和然且守且和亦未嘗遂忘戰而專與金人解仇議和自檜

始金在靖康中既以和誤宋得意去已中國歲使至

亂止之未嘗遣一介報聘及是韓肖胄亦以金使來

請遣江南劉豫而還西北士民之在南者與檜議適

合于是議者始知撻懶實縱檜還使入中國為內間

主和也會與呂頥浩相傾而絀已帝傷上皇及宣和

皇后春秋高不得歸益深念欲和思檜言稍復其官

而宰臣張浚薦以為侍讀漸親幸說用而檜日為上

言今引日不和脫上皇及宣和皇后不能待此終天

恨豈有悔哉帝大感動會何蘚還自金實始聞上皇

及寧德太后之喪帝號慟不食發喪遥尊宜和皇后
爲皇太后太息曰檜信愛我即日以檜爲樞密使恩
數隆厚已倚以爲相先是王倫以祈請使詣金見止
及是粘没喝欲因以爲成謂倫曰此上遣國使來意
指多不協侍郎傳語欲議和豈江南情實乎抑侍郎
自爲此言也倫曰使事有指即不然倫來何爲人定
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今中國人心益奮天行且定
願元帥深計之粘没喝低䀴不答者久之已忽至館
中縱倫歸議和倫還爲上言金人情僞甚悉相鼎後

以爲誕久不遣至是始詔以爲奉迎梓宮使復如金當是時金業以逆豫數敗跡無益于抗宋有損于國廢之矣制置使岳飛宣撫韓世忠並奏乘豫廢擣不備長驅取中原機不可失皆不報王倫至會寧見金主首謝廢劉豫次致使指而倫使金時帝使于撻懶求助因秦檜申意冀得和于是撻懶言于金主以廢齊舊地盡與宋且歸太后及梓宮遣倫及其太原尹烏陵思謀太常卿石慶來報命濵行撻懶送之曰好報江南劉豫廢今道路無壅可和矣倫歸報帝聞乃

大喜。因五日復遣謂輔臣曰。先帝梓宮有還期。雖待以二三年未害也。惟是太后春秋高。朕旦夕念。引日爲歲。夫是以不憚屈己。冀和議之速成。時廷臣有引分羹事曉譬者。帝顰蹙曰。朕不忍聞也。群臣有力爭不當和者。帝發怒。檜陽曰。屈己議和。此人主之孝。見主上卑屈中懷憤。亦人臣之忠。庸何傷。乃獨留請對謂上言。臣僚本不得虜情。陽大言持兩端。此何足與權大計者。陛下決主和。乞顓與臣議。毋任其必成。帝曰。朕獨委卿。檜曰。此大事。望陛下熟思。又三日。檜獨

對請熟思如初如是者三度帝意已確乃上書顯請和于是設疑似以傾鼎罷之然猶以公論爲患勾龍如淵進慫言相公爲天下大計至和而橫議大起第擇人爲臺諫盡擊去則合矣檜大喜即擢如淵爲御史中丞使劾異議者而王倫以金使至以詔諭江南爲名欲帝廷拜受國書下朝議于是從官張燾晏敦復魏矼尹焞梁汝嘉蘇符薛徽言李彌遜御史方廷實館職胡珵朱松張擴凌景夏常明從官馮時中許忻趙雍等皆以國大讐爲辱不可和陛下一屈已則

上下離心國何以自立異時予奪在彼失信亦
何以自存樞密院編修官胡銓言天下者祖宗之天
下也陛下所居之位祖宗之位也奈何以祖宗之天
下爲犬戎之天下以祖宗之位爲犬戎藩臣之位陛
下一屈膝則祖宗社稷之靈盡汚夷狄祖宗數百年
之赤子盡爲左衽朝廷宰執盡爲陪臣天下士大夫
皆當裂冠毀冕變爲胡服異時豺狼無厭之求安知
不加我以無禮如逆豫旋立旋廢也哉夫三尺童子
至無知也指犬豕而使之拜則怒今醜虜則犬豕也

堂堂大朝乃欲屈萬乘之尊下穹廬之拜將三軍之士不戰而氣已索矣夫魯仲連所以義不帝秦者非惜夫帝秦之虛名惜天下大勢有所不可也願斬王倫秦檜孫近三人頭竿之藁街然後覊留虜使責以無禮徐興問罪之師則三軍之士不戰而氣自倍不然臣有赴東海而死耳寧能處小朝廷求活耶當是時中外臣庶議甚洶洶帝亦感慨憤不堪也檜患之用勾龍如淵言遣王倫說金使言天子方諒陰不當出受書檜以攝冢宰詣館受書倫省吏代百官朝服

導以從、遂納書禁中、已報命、命直學士曾開草國書。檜溫言慰之、曰、主上虛執政待君矣、開曰、儒者所爭在義、苟非義、高爵厚祿非所顧也、願聞所以事敵之禮。檜曰、若高麗之于本朝耳。開曰、主上以中華正統當天位、公爲相、當尊主庇民、奈何自卑辱至此乎、引古誼折之、檜怒曰、侍郎知故事、我獨不知、今聖意已定、尚何言、公自取大名去、如檜但欲委曲濟國事耳、樞使王庶見檜、責之曰、公不思東都抗節存趙時耶、而忍忘此虜也、罷知潭州、史館修撰趙如圭手書抵

檜責以曲學倍師忘仇辱國且日公不喪心不病狂奈何爲此必遺笑萬世矣下是爭者並斥外而編修銓以鼓衆刼持貶廣州都監倉宜興進士吳師古鋟銓書于木朝士陳綱中以啓事賀銓師古流袁州剛中謫安遠丞死焉故相提舉洞霄宮李綱大將韓世忠皆疏爭世忠言金以劉豫相待義當與決戰兵勢最重處臣請獨當之皆不省而下詔言金畫割河南陝西故地歸國又許還梓宮及太后諭中外然其時爭者亦獨言虜譎爲和以款我和終不可成梓宮終

不可復太后終不可得歸而不如金禪中國將武臣力實欲和而倫實得其要領以來也始與檜議時猶欲以中原地與齊為北人還北及豫敗廢如中國難制欲盡舉而委之至是金使歸見與朝爭得所侵編修銓封事讀之歎以為國有人焉未易輕也于是和益決許歸東西南三京壽春府亳宿曹單等州及陝西京西諸州地以為和九年春以金和畢命王倫為交割地界使詣金遣周聿宣諭陝西方廷實宣諭三京史館修撰范如圭入對言兩京版圖既歸矣

九廟八陵咫尺在茲而祠告之使未遣其何以慰神靈萃民志乎帝汝然曰非卿不聞此言即日遣判宗正事士儴兵侍郎張壽詣河南告祠修葺士儴出蔡潁百姓夾道迎且喜且泣曰不圖今日復為宋民爭導入栢城將自永昌陵而下皆發掘士儴壽歷榛莽隨宜葺治還帝問諸陵何似壽不對但垂涕言萬世不可忘此讐檜患之出知成都而士儴封延安郡王于是和議大定群臣加爵賞有差明年金撻懶與蕭慶虎謀反皆伏誅于是兀木以二人者陰與宋結乃

割地誤國也排之且欲以伐宋爲巳功遂盡背前議拘王倫何鑄倫不屈死而副使遂責歲幣責奉正朔責更誓命而軍分道入寇陷前所歸河陝州郡師衆發遠近震恐檜以其言不讐乃大懼意帝必且召故相張浚遣其黨爲檄嘗帝意於中檜夙昔言深怒浚勃然曰寧覆國決不用此人檜乃大喜巳又遣其黨參政王次翁說帝言曩國是無主事小變則更用他相又變又復更後來者未必賢而排黜異巳歷歲月紛紛不能定願深以爲戒帝深然之于是眷倚檜不

褒檜乃上疏言德無常師主善爲師臣非見撻懶主割地講和之議甚堅故贊陛下取河南故疆今兀朮旣戕撻懶事幾已變願陛下至江上督六師親征時兀朮自黎陽趨河南撒離喝出河中趨陝西分道入冦東京留守孟庾南京留守路允迪以城降權西京留守李利用棄城走河南州縣皆陷撒離喝入同州趙永與軍遂進據鳳翔四川權宜撫制世將在河池倉卒召諸將議孫渥言河池不可守必退師吳璘厲聲折之曰渥儒語沮軍可斬也璘請以百口保破

敵世將指所居帳曰吾必死于此遣諸帥據渭南要害金犯石壁砦璘遣姚仲等破走之撒離喝使鶻眼郎君衝璘軍璘使統制李師顏以驍騎擊敗之又進拔虜所築三城獲其戍將撒離喝自以師來戰百通坊又大敗而金困于隴方金歸東京府部護軍劉錡充東京副留守將所部軍擕孥行自臨安泝江絕淮抵渦口方食忽暴風拔所坐者幄錡曰此賊兆也主暴兵郎下令兼程前巳聞金敗盟南下乃舍舟遵陸抵順昌諜者言東京巳降金不守矣順昌守陳規入

問許翰曰君城有糧否有之吾與君共守規曰有米
數萬斛翰曰可矣乃飲兵入城爲守禦計部將請以
步騎邀老稚順流還江南以精銳爲殿宜可達部將
許夜乂清者奮呼曰太尉奉命守西京軍士扶老稚
而來避南走棄父母妻子則不忍俱行則難違敵斷
而從將于何避之不如戰也翰大喜曰信吾本趣官
東京陷而吾全軍乃在此則天也今有城可守糧可
食奈何去之敢言去者斬乃盡舁死之寘家寺中門
積薪設守曰脫不利即燔吾家于是士咸奮爲戰守

併婦人礪刀劍爭呼躍願死敵將守備闕然銷取市輸鞍埋城上撤民戶扉周蔽之傳城築羊馬垣穴垣爲門而淸野以待敵凡六日狙舉而金游騎已涉穎抵城下矣擒敵將詰之云韓將軍營沙窩距城三十里而軍錡夜遣千餘人擊殺之厥明金烏祿以兵三萬與僞龍虎大王者合進薄城錡大開諸門廷之虜疑不敢近許淸等蔽垣爲陣金人縱射矢皆自垣端軼著于城或止中垣上而錡用破敵弓翼以神臂弩自城垣門射之射命中敵小却則以步騎遮諸河破

其鐵騎數千金氣奪乃移砦東林去城二十里錡募壯士五百薄募斫其營金復却復夜募百人往斫之請銜枚錡笑曰無以為也命析竹為器如市井兒為戲者人持一以為號抵金營是夕天欲雨電光爍爍見辮髮者輒殲之電止則匿不動敵大亂百人者聞吹器聲即聚金人益不測于是終夜自相擊積屍盈野明日退軍老婆灣于是諸將言今戰屢捷而衆寡不敵宜乘勢具舟檝南歸無遺大敵會錡規曰朝廷養兵十五年正為緩急用況敵氣已挫軍勢稍振何謂

去乎規已分必死軍有進無退也錡曰府公文心行
誓以死守況汝曹耶且敵營近兀朮非久必且至軍
一動即踐藉死耳死不足惜而敵侵軼兩淮震驚宮
闕如誤國事何吾必死于此衆乃頓首曰惟太尉命
時兀朮將十萬衆軍東京矣聞順昌失利大恚即索
靴上馬麾所部畢從過淮齋救宿晝游攻具備糧糗
獲錡所遣者諜問帥何如人諜如錡夙戒曰太平邊
帥子耳喜聲伎朝廷以兩國講好因令守東京幾毋
生事兀朮喜罷鵞車炮諸攻具不用而械二人者以

歸人各以文書一卷繫械端錡懼惑軍心立焚之于
是兀朮不七日至城下責諸將喪師衆皆曰南朝用
兵非昔比元帥臨城自見兀朮不信曰彼邊帥子
喜帮使何知兵會錡使約戰兀朮怒曰劉錡何敢與
我戰以吾力視順昌城直用靴尖趯倒耳使者曰太
尉非但請與太子戰且謂太子必不敢濟河願獻浮
橋五所以濟師濟而戰能否可決也兀朮喜笑曰諾
乃下命明日府治會食遲明錡果爲五浮橋于潁河
上而潛遣人毒潁水上流及草中戒軍士雖渴死毋

河飲飲者斬虜既喋衆請先擊其韓將軍者軍鋒曰擊韓雖利然兀木長勝兵力乃全不可當也法當先擊兀木兀木破韓不戰走矣時天大暑敵遠來不解甲者七晝夜憊矣鋒軍皆番休更食羊馬垣下坐偃如平時敵晨氣盛鋒按兵不動比午敵人馬饑渴食水草輒病益困乏逮未申間鋭遣數百人出西門接戰俄以數千人出南門以鋭斧犯之統制趙樽韓直被數矢血戰戳疾力士殊死鬬敵所爲枴子馬號長勝軍者專以攻堅戰酣然後用鋒引卒入陷陳縱刀

斧亂斫之敵大敗走委車旗器甲如阜是夕平地水深者丈餘兀朮拔營遁還汴不敢復窺淮初河北軍有告官軍曰我輩故左護軍也無鬬志可殺者兩翼枴子馬爾故疾力專擊之而勝捷聞授武泰軍節度使進宣撫判官是役也錡兵不盈三萬出戰僅五千人敵十萬衆以敗虜營中終夜有聲城中肅然即雞犬無聲也又以逸待勞故勝洪皓在燕密奏順昌之捷金人震恐喪魄燕之重寶珍器悉徙而北意捐燕以南棄之而帥命不繼可惜也哉先是金歸河南地

時宣撫使飛言今日之事可危而不可安可憂而不可賀可訓兵飭士備不虞而不可論功行賞貽敵人笑帝溫詔慰諭已金敗盟南下攻世亳來告急帝手札趣飛往援日設施之方一以委卿于是飛部分諸將所從入命牛臯孫汝頼李寶自光蔡梁與渡河糾合忠義社規河東又遣兵東援劉錡西援郭浩而自以其軍長驅向中原伐金于是兀木議以爲諸將獨飛不可當欲糾合精銳誘致飛必殺之于是召所名健關偶龍虎大王蓋天大王及韓常等兵逼郾城初

兀木以勁軍被重鎧而爲索貫三人馬爲聯令不得獨進退而致死號拐子馬所至莫能當至是以萬五千騎來飛遣子雲領騎兵直貫其陣戒之曰不勝斬汝矣而令士卒率以麻札刀入陷陣曰勿仰視第斫其馬足戰既合卒縱拐子一馬仆二馬攣不能行奮擊大破之兀木拊膺大慟曰吾自海上起兵定中原獨以拐子馬決勝今已矣大恚憾復益兵以來部將王剛以五十騎前覘敵遇之即前奮斫其將已戰再捷飛謂雲曰賊屢敗必還攻潁昌汝必速往既而敵

來至雲以八百騎挺戰又敗之與所集大師壘戰[illegible]獲於大敗之兀术遁還汴飛進抵朱仙鎮距汴京四十里而軍擻陵臺令聽禱請陵葺治之于是山砦諸豪傑爲朝廷守者皆自拔來歸金人動息山川險要具得其要害盡磁相澤潞晉絳汾隰之境皆期日與官軍會所揭旗皆以岳爲號父老百姓爭挽車牽牛載糗糧以餉軍頂盆焚香候師者載路自燕以南金號令不行金將烏陵思謀素號勇黠亦不能制其下第諭之日毋輕動待岳家軍來即降耳金將來降者

踵至飛大事謂諸將曰金破必矣當直抵黃龍府與諸君痛飲耳兀朮連破郾悍中國甚又侮已爲兵端業欲和以莫將文罥金縱之歸潛以書與檜令主和檜度帝意惟怯顧和遂甘心爲兀朮間于是諷臺臣請召諸將班師而令金南侵淮西陷金商以脅和臺臣請召岳飛班師飛奏金人銳氣沮喪棄輜重而北豪傑向風士卒用命時不可再機難輕失幸上裁決檜知飛志銳不可回乃先撤張浚楊沂中等軍而楊言飛孤軍不可留乞班師至一日遣十二金字牌趣

之還飛憤惋泣下東向再拜曰十年之力廢于一旦乃班師民遮馬慟哭曰我等戴香盆運糧迎官軍金人具知之向公去我輩無噍類矣飛亦泣不自勝取詔示之曰吾不得擅留也哭聲震野飛留五日待其徙從而南者如市亟奏以漢上六郡閑田處之飛既歸所得州縣旋復為金有乃力請解兵柄不許自廬入覲帝問之第拜謝謝無功而已初兀朮為飛所困欲簽軍河北以抗飛無一人應者乃慟哭欲棄汴去有書生叩馬請留者曰太子無走岳少保且退矣

兀朮叱曰去岳少保以五千騎破吾五十萬師汴人日夜望其來何謂退也生曰自古未有權臣在內而大將能立功名于外者岳少保身且不免何功之有兀朮悟乃留不去十一年兀朮背和陷壽春渡淮入廬州詔諸將往援王德復和州邵隆復商州楊沂中劉錡復廬州復奉詔班師而廢于是檜陰設間爲帝言金不足患韓世忠張俊岳飛三大帥皆擁重兵分鎮植根固後且難制此國之大患飛奉詔故淮遷延不肯行帝至降玉札敦諭乃移軍世忠較有告其陰

言乃上書索戰必得之此何可使哉帝意疑多忌以爲然乃用其黨王次翁計以諸將速捷召並赴行在論功賞豐宴犒待之世忠俊先至飛後待之者七日至乃除世忠俊樞密使飛副使諸禮恩賜有務然實奪之權三宣撫司皆罷所部兵悉隸御前營巳又加楊沂中開府儀同三司王德淸遠軍節度使罷其軍巳又罷淮西宣府判官劉錡于是中國之武衛盡撤

初飛以恢復爲巳任檜遂相鼎飛對客太息讀檜奏志曰君臣大倫根于天性豈以大臣而忍爲面謾耶

檜聞深銜之而兀朮根飛甚遺檜書曰必殺飛和乃
可成檜亦以飛不死終梗和竟甘心飛而和乃堅定
嗚呼國有虎臣敵國之讐而國社稷之衛也有之可
以戰可以守而亦可以和令微韓岳劉吳即身航海
而請求延宗祀豈可得哉乃檜媢嫉以惡之覇國之
衛報敵之讐斲喪其戰守之具以爲和謂檜爲女眞
内間也諒矣先是金國書毋許歸地而持梓宮太后
事不發唱中國邀之至是乃遣使與魏良臣偕來許
歸梓宮太后獨更前議以淮水爲界求割唐鄧二州

及陝西餘地增歲幣銀絹各二十萬于是帝謂虜使曰朕有天下而養不及親故屈已請和今信誓獨明言歸我梓宮太后足矣不然朕不憚用兵命何鑄以簽書樞密院事奉表以稱臣往帝召至內殿諭之朕北望庭闈無淚可揮卿見金主言慈親在上國一老人耳在本國則所繫甚重以至誠說之庶彼有感于是金許歸三梓宮及太后而徽宗皇帝顯肅皇后鄭氏及懿節皇后邢氏之喪至自金帝易緦服奉安龍德宮已太后至帝迎謁臨平見后相抱持而哭哀動

左右至臨安奉居慈寧宮而淵聖在金帝恐得歸勢漸大不復有所請乘迎意矣大赦封秦檜太師魏國公于是檜倚金虜自固權重于天子天子不能制猾紳荼毒彌慘矣至二十四年檜死而沈該万俟卨湯思退之倫繼秉國祖持和議根固波漫當是時金完顏亮已弑其主亶自帝爲淫虐嗜兵矣東平進士梁勛言金必叛盟宜爲備帝怒曰講和本朕志自斷檜獨能贊之成何得以檜亡故横議耶寘遠州國子司業黄中使還言金人治汴京臣見其營表宫寢府

等畢備此必欲徙都徙都沐則壯士健馬不數日及境矣宜早備思退怒諭官禮侍郎孫道夫使還言金詩中國失禮語甚厲計必且稱兵帝始詫曰朝廷待之厚彼何名爲兵端道夫曰彼身弑其君而奪之位欲興兵豈問名哉該思退怒貶綿州前張浚時起判洪州以母喪歸葬念天下事二十年爲秦檜敗壞邊備蕩弛又聞金亮暴恣勢必復用兵自以嘗爲大臣常同國休戚乃疏言自昔聖賢亦嘗用和爲生利天下之大權矣湯事葛而終以滅葛文王事昆夷而終

制𨊻夷彼皆翕之于始而張之于終汲汲乎修德綏致以生利爲心而未嘗以和爲可恃也惟石晉不然桑維翰始終主和其言未嘗不以養兵息民觀釁而動爲說然夷考其所爲賞罰無章設施繆戾權移于下政私于上一時用事之臣厚賦歛果誅殺播毒于百姓而契丹凌侮日甚後嗣不勝其忿起而圖之數萬之師無一夫北向發一矢爲用者遂以破滅至于今爲天下嗤笑我祖宗時與虜通和勢敵力均而國家取兵于西北取財于東南文武之才兼收並用于

天下。得以持久。然靖康之變。亘古未有論者。猶恨夫恃和為安。而不顧其難矣。今天下幾何。譬則中人之家盜據其堂室。安居飽食。以何晉撫。陛下獨以太母為重。幸徽宗皇帝梓宮之亟還。而以和為之權。用事之臣。乃肆意縱欲。剪除忠良。以聽命于虜。而陰畜其邪心。方國家閒暇之時。怠傲是圖。德政俱廢。而專于異己之去。分引黨與。布列要地。聚斂珍寶。以厚其私室。坐失事幾者。二十年。身死之月。天下酌酒相慶。下至田夫野老。亦莫不舉首加額。以其違天背人。不忠

于君而重惡之也。今事勢極矣。後此數年民力益殫。財用益乏。健卒益老。忠臣烈將淪沒益盡。不知陛下將何以待之。願鑒石晉之敗法商湯周文之德而用句踐臥薪嘗膽之心。以保圖社稷。幸甚。該思退離大怒。遍臺諫論劾復勸還永州。紹興三十一年。金主亮殺宋宗室之在國者百三十餘人。遣使發嫚語。爲兵端。嘗密遣畫工于奉使中。伻寫臨安湖山宮館爲屏。而圖已之像于吳山絕頂。題詩其上。有立馬吳山第一峰之句。以示必滅宋之意。分諸道兵爲三十二軍

置左右大都督及三道都統制總之命其后徒單氏及僞太子光英者居守命完顏鄭家將水軍繇海道趨臨安而自將軍六十萬號百萬自清河口入淮中外大震帝內顧諸宿將無在者遂儲蕩弛士刓兵頓驚惶失措相陳康伯言虜遠天背道離巢穴數千里爭一旦之決是且將自焚況彼曲而我奮惟陛下及其鋒而用之士氣自倍虜無足憂者於是召故相淩判建康詔故帥劉錡制置淮東浙西軍命三衙大帥楊存中等及侍從臺諫於都堂議兵康伯專言日今

日更不問和與守直問戰當何先因草檄諭六軍軍士爭奮願北首死敵思退該勸帝幸閩蜀康伯力沮之一日驟降手詔放百官康伯焚詔附中使奏曰百官散主勢孤矣不可乃决策親征時虜起倉卒朝議洶洶朝列多津遣其家屬歸藉者康伯獨迎其家來與同難帝召楊存中就康伯議康伯延之入解衣置酒意氣自若帝聞之稍寬諸羽書警奏應手裁決一時言兵事者得展盡底藴人恃以安先是禮侍郎虞允文以工尚書使金見金方運糧造舟度勢必南牧

請申警淮海之備不聽除直學士院及敗盟揚言[illegible]
襄漢詔成閔制置湖湘允文曰敵必規行都獨爲虛
聲乎我分我兵今宜急備淮不聽亮至汴允文復言
日閔不宜遣而遣今約程尚在江池間緩宜令到池
者駐池到江者駐江若敵兵出上流則荆湖之軍捍
于前江池之軍援于後固可防襄漢若出淮則池軍
出居巢江軍出無爲又可爲淮援是一軍而兩用之
道又不聽而亮果自渦口渡淮先是制置使劉錡防
淮東王權防淮西會錡以疾病不能軍還鎮江權棄

盧和道詔成閔代錡李顯忠代權將而允文以督府
參謀官奉命趣顯忠赴軍且犒師比至江亮巳恐大
軍臨采石欲渡矣築高臺臨江對植絳旗二繡旗二
中建黃屋亮居坐其下諜者言日之夕刑白馬祭天
與衆盟以厥明祭江約晨炊玉麟堂矣先濟者重賞
時敵兵號四十萬我師僅萬餘甲士解鞍束甲坐采
石道旁權旣去顯忠未來無主者允文至謂坐待顯
忠則誤國遂立招諸將勉以忠義曰金帛誥命皆在
此有功者賞皆應曰諾請效死或危之曰公受命督

戰他人壞之公顧任其咎乎允文叱之曰敵過江社稷危在旦夕吾安所避咎命諸將列大陣不動分戈船爲五一駐中流二並東西岸行藏精兵以待戰又二藏洲汊備不測部分甫畢敵舟數百艘絕江來瞬息抵南岸者七十艘矣薄我軍軍小卻允文入陣後撫時俊背曰汝膽畧聞四方今立陣後則兒女子耳俊即揮雙刀出士殊死戰日暮未退有潰軍自光州至允文授以旗鼓令從山後轉出敵後敵疑伏兵起大駭遁允文令勁弩追射大敗之允文夜犒士謂之

日敵明必復來然喪氣可擊也夜半部分海舟扼上流別遣兵截楊林口敵果至復夾擊大破之焚其舟三百而敵遣僞詔來諭王權似有宿約者允文曰此反間也復書言權已寘典憲新將李顯忠也願一戰決雌雄亮得書大怒遂焚龍鳳舟斬梁漢臣及造舟者二人趨瓜州是役也微允文于搶攘呼吸間以其身抗難幾殆哉時亮所遣者舟師出海口泊陳家島都統制李寶與其子公佐引舟師至膠西石臼島逆擊之與虜舟相距咫尺時北風大作不利南寶禱于

石臼忽神氣自柁樓來聲如鍾風遂南衆大喜氣自倍各操刀弩待戰虜操舟皆中原遺民恐虜見則紿虜兵入舟中使意解而寶風駛舟疾猝薄之鼓聲雷動海波起立虜大驚方舉矴舉帆而帆皆油纈相挨聚一隅窘束不得展寶以火箭射之烟焰頓發頃刻延燒者數百艘火所不及者欲前鬬寶叱壯士躍入舟以短兵擊刺斬其帥完顏鄭家等六人獲統軍符印及器械糧斛以萬計餘不能舉者畢焚之火不滅者四晝夜亮舟師盡焉初亮以江南救兵柔易折而

巳擁强兵百萬以爲宋可平吞也既抵采石不得渡而舟師又大衂則大懊恨趨揚州將易晚軍除河造立三閘儲水深數尺以塞瓜州口楊存中成閔邵宏淵諸軍集京口拔之衆不下二十萬而海船不滿百戈艦半之允文曰江遇風必使戈船無風使戰艦識艦然不足用急聚材鳩鐵修爲船爲戰艦且檄平江令以江舟來淸師舟既具亮至瓜州允文與楊存中臨江按視之命戰士蹋車船囘轉周金山者三如飛島敵相顧駭指愕亮笑曰紙船耳一將前跪言南軍

也未可輕亮怒杖五十遣揚州當是時金葛王烏祿已即位遼陽改元肆赦矣亮聞大驚懊誅還汴李通曰不可今深入敵境聞內變遽還衆散于前敵乘于後危道也即留兵渡江而大駕北諸將亦且解體今獨宜遣燕以北及遼陽諸軍徙鬬者畢渡江而歛舟焚之以絕其歸望然後陛下以其閒還汴庶江南有定而遼陽亦指日誅矣亮曰善乃駐瓜州勅諸將三日必濟江不者盡殺之軍士多亡去乃下令軍士亡者殺其蒲里衍蒲里衍亡者殺猛安猛安亡者殺總

營壘皆虜較名又令運鵝鶴船于瓜州期必濟縣是單中人自危思亂夜相與謀言前渡淮者成擒矣今江徐未易渡郎渡江無爲也聞遼陽新天子即位有君矣不若相與行大事然後與吾衆北還黎明薄亮營亮聞亂意宋兵猝至攬衣起箭入帳中取視之愕然曰我兵也左右曰避避亮曰避將焉往方取弓中飛矢仆地衆從入刃之手足猶動絷而縊之收其妃嬪及諸臣通等皆殺之是日憝使人還殺僞太子光英于汴退軍三十里請輸平始亮之南也悼制置使

錡必生致用之下令有敢言錡姓名者死時宿將皆死枚舉南朝諸將問孰敢當者皆道姓名答如響至錡無應者金主曰吾自當之蓋爲敵所憚如此錡建大將旗鼓至揚州軍容肅然觀者歎息駐淸河拒師會疾病而部將王權違節制棄廬州大恨之適虞允文破虜采石來入問疾錡憮然執允文手以辯流涕曰疾何必問但朝廷養兵三十年而大功乃屬公儒生愧死無地矣無何卒錡在揚州遣善泅者鑿沉其糧運盡燔城外居民屋虜無所棲息虜所過大木上

親白書完顏亮死于此金主意多忌見而惡之遂屯龜山人衆不可容致大變亦其功云時故相浚在潭州召判建康浚即日行有人士自江東來者言虜方焚采石烟焰漲天江中無行舟宜少需毋進浚慨然曰浚被命携二子來赴君父之急今直前求乘輿所在耳獨以小舟下過大風幾殆過池陽聞采石捷李顯忠已將兵屯江上矣即渡江勞師激賞之一軍見浚至皆喜以爲從天而下也雖所增氣浚至建康請臨幸帝至建康浚迎見道左衛士皆以手加額喜其

復用而悲其久處羶腥形容之辭也當是時金爲祿
改名雍即位大赦散南征之衆遣使來聘告即位欲
用舊禮受國書相康伯不可邀宰相代受書又不可
遣舘伴使直前取書上而工侍郎張闡請嚴遣使正
書儀於是遣洪邁報聘始用敵國禮帝手札賜邁言
祖宗陵寢隔闊三十年不得時汛掃祠祭也心痛之
若彼能以河南地見歸者復屈巳何憾益意終憚兵
會金主仁明急内治帝亦内禪覺成和而定孝宗受
禪慨然有匡復之志賜手書召前相浚入朝咨諏畫

至引見帝改容慰薦曰聞公名久今朝廷所恃惟
公賜坐已縱問浚見帝英武語兩宮北狩人陵廢隔
兆民塗炭即痛憤見詞色因力陳和議之非勸堅圖
恢復加少傅封魏國公除江淮東西路宣撫使而參
政浩以潛邸直講得政自請城采石瓜州浚言不守
淮守江是示敵以弱怠戰守者之氣也請城泗州浩
不悅遂陰督府措置輒從中沮撓海州之捷抑其賞
不行浚議招山東淮北人給廬舍給牛種營田淮右
壯軍實繫中原人心而浩言粮饟不給不當廣招納

自困浚請帝幸建康而浩持蹕臨安爲便安浚以淮北廣漠餉不繼坐困也規東屯田盱眙楚泗拒淸河西屯田豫壽扼渦潁又多募舟船于東海規燕薊而浩以糜國帑令罷遣浚上書爭曰國家南渡來兵勢单弱賴陝西及山東北人不忘本朝衆歸附而始强諸良將精兵往往皆時之歸正人也以能扞敵力戰者三十餘年一旦絕之卽中原之人心盡失人心既失變爲寇讐將内爲虜用外爲我寇害豈有極哉又渡淮自歸者旣絕彼之動息我何自知我之間諜于

何從遣夫中原之人本吾赤子陷虜望歸譬亡子之在道路一旦得脫身而來冀獲安全而爲父母者拒戶擯絕使不得衣食如情理何是棄民也且自用兵來大軍以齊命疾疫死亡十四五陛下命諸將招募以充若淮北人不至即募止江浙與將招江浙人一卒之費歲不下百緡而柔脆不任戰將重旅日削大事去矣帝感悟浚得不罷已有旨召宣撫判官陳俊卿及浚子栻赴行在計事帝見俊卿等問浚飲食顏貌曰朕倚魏公如長城不容浮言搖奪對近臣言稱魏

公不名盡信倚如此時尚書允文宣諭川陝與大將吳璘議經畧中原而浩建議言德順地阻遠難守棄之候允文疏爭曰恢復莫先于陝西陝西三路新復州郡又繫于德順之存亡一旦棄之則西和成潛窺蜀之路愈多矣浩持不聽于是德順棄而秦熈河永興三路新復州軍皆陷允文還入對以蜀盡地極陳其利害甚辨帝太息曰此史浩誤我也于是罷浩相而倚浚益堅當是時帝新即位諸宿將巳盡無卓然任戰者又金主賢政修明國無釁而浚銳意圖恢

復好先用罔有雄志而短于知人又欲及金未發先攻之于是部出師而三省樞密院皆不豫聞欲沮其成浩激相康伯曰吾屬俱兼右府而師出不知安用彼相康伯稱病去會顯忠宏淵亦獻請虹縣靈璧之策帝命先圖二城乃遣顯忠出濠州趨靈璧宏淵出泗州趨虹縣于是顯忠自濠梁渡淮至陡溝金右翼都統蕭琦用拐子馬來拒顯忠與之力戰遂復靈璧顯忠入城宣布德意不戮一人于是中原歸附者接踵宏淵圍虹久不下顯忠遣靈璧降卒開諭禍福金

守將出降宏淵恥功不自己出會有降千戶許宏淵之卒奪其佩刀顯忠立斬之繇是二將不恊未幾蕭琦復降于顯忠顯忠兵傅宿州城金人來拒顯忠大敗其衆追奔二十餘里宏淵至謂顯忠曰招撫眞閤西將軍也顯忠閉營休士爲攻城計宏淵等不從顯忠引麾下楊椿等上城開北門不踰時拔其城宏淵等殿後趣之始渡濠登城城中巷戰又斬獲數千人遂復宿州中原震動捷聞帝手書勞張浚曰近日邊報中外鼓舞十年來無此克捷既而宏淵欲發倉庫

犒卒。顯忠不可移軍出城。止以見錢犒士。士皆不悅。詔以顯忠爲淮南京東河北招討使。宏淵副之。金紇石烈志寧自睢陽引兵攻宿州。李顯忠擊郤之。金孛撒自汴率步騎十萬復來攻。顯忠請宏淵併力夾擊。宏淵按兵不動。顯忠獨以所部力戰。俄而敵大至。顯忠用克敵弓射郤之。先是浚後青令宏淵聽顯忠節制。淵不悅。已而復令顯忠宏淵同節制。于是悉無體統矣。宏淵又恥前功不自已出。及是欲因利顯忠敗。且顧衆曰。當此盛夏搖扇淸涼。且猶不堪。況烈日披

甲昔戰乎人心遂捐無復鬬志至夜中軍統制周宏鳴鼓大譟陽爲敵兵至與邵世雍劉侊恪以所部兵遁顯忠移軍入城統制張訓通張師顏等以顯忠宏淵不協各遁去金人乘虛復來攻城顯忠竭力捍禦敵始退拊顯忠嘆曰若使諸軍相與掎角自城外掩擊則敵兵可盡敵帥可擒河南之地指日可復矣宏淵又言金添生兵二十餘萬儻我兵不返恐不測生變顯忠知宏淵無固志勢不可孤立歎曰天未欲平中原邪何沮撓如此遂夜引還至符離師大潰是舉

所喪軍資器械殆盡幸而金不復南時張浚在盱眙顯忠往見浚納印待罪後以劉寶爲鎭江諸軍統制遂還楊州上䟽自劾帝以符離師潰乃議講和士大夫主和者皆議張浚之非帝賜浚書曰今日邊事倚卿爲重卿不可畏人言而懷猶豫復召浚子栻入奏事浚附奏曰自古有爲之君腹心之臣相與協謀同志以成治功今臣以孤蹤動輒掣肘陛下將安用之因乞骸骨帝覽奏謂栻曰朕待魏公有加雖乞任之章日上朕決不許已而以湯思退同平章事思退力

王和議金紘石烈志寧以書來求唐鄧海泗四州之地及歲幣帝以書示督府浚言金强則來弱則止不在和與不和陳康伯等皆欲和使我軍民得休息爲自治之計工部侍郎張闡獨曰彼欲和畀我耶愛我耶直欸我耳力陳六害不可許帝曰朕意亦然姑隨宜應之乃遣盧仲賢報書戒以勿許四郡而恩退許之仲賢至宿州金僕散忠義懼之以威仲賢惶恐言歸當禀命忠義遂書四事一欲通書稱叔侄二欲得四州地三欲歲幣之數如舊四欲歸彼叛臣及歸正

人仲賢至行在帝大悔命廷臣議金師所言四事其說不同帝曰四州歲幣可與名分歸正人不可從也初王之望爲都督府參贊入朝爲帝言竊觀天意南北之形已成未易相兼我不能絕淮而北猶敵之不能越江而南也獨務攻戰之力以自守則固自守固然後可隨幾變制之思退悦其言奏遣之望復如金議和浚發憤上書言自秦檜主和懷逆成金亮之禍而大罪未正故使其黨得復出爲惡臣聞立大事者以得人心爲本今內外之議未決而遣使之命已下

失中原將士四海傾慕者之心人心既失如水一覆不可復收臣竊憂之臣請帝幸建康圖進取帝乃詔之望等待命境上而令胡昉如金師諭四州不可割之意昉至金而執詔王之望以幣還謂浚曰和之不成天也自此事當歸一矣思退爲奏以危言搖之且請宗社大計奏稟上皇然後行帝怒批牘尾曰金無禮如此卿猶欲議和今日敵勢非秦檜時比卿議論秦檜不若思退大慚忿而忌浚益深已浚以右相復開府出督遣魏勝守海州戚方守濠州郭振守六合

陳敏守泗州招徠山東淮北歸正人實建康鎮江兩軍凡萬二千人招淮南壯士及江西群盜實萬勝營又萬餘人治高郵巢縣兩城修滁州關增江淮戰艦集水軍淮陰馬步軍壽春爲防守其可因水爲險者皆爲積水櫃深之諸戰守備益設于是淮北來歸者不絕山東豪傑悉願受節度浚以蕭琦契丹望族沈勇有謀令盡領降衆且以檄諭契丹約爲援金懼撤兵退而思退陰謀必逐浚以帝眷浚者倚浚終可任恢復而兩淮備禦爲足恃也令之趨淮即驛奏兵

少糧之盛毀兩淮諸守備爲無實秀四萬衆守泗州爲非計正言檣木以諂龍大淵得進又仲賢媚黨因詆浚跋扈費國論罷督府參議官馮方提之錢端禮宣諭兩淮即疏言兩淮名守備守未必備各治兵兵未必精帝不能無惑而浚罷平江八疏乞骸骨乃判福州既去思退急和成罷築壽春城散萬勝營兵輟修海船毀折積水櫃及撤海泗唐鄧之戍凡浚所經畫備禦者畢罷而諷尹穡言乞置獄逮不肯撤備及棄地者二十餘人論罪示必和擢穡諫議大夫而國

是兵變已帝遣思退督江淮思退怯當難又恐去帝左右事中變辭不行而陰遣孫造諭敵以重兵脅和金僕散忠義遂與紇石烈志寧分兵自淸河攻楚州魏勝戰死楚州陷金入濠州都統制王彥棄昭關走朝議欲舍淮保江都督楊存中持不可乃已于是言者論思退主和撤備之罪落職竄永州太學生張觀等伏闕上書論思退之望穡姦邪誤國及鈎致敵人罪乞斬以謝天下思退聞憂悸道死于是帝召陳康伯爲尙書左僕射虞允文簽書樞密院事欲復有爲

而魏杞至自金正敵國禮損歲幣訂不還歸正人誑和矣初僕散忠義執胡昉以書進金主金主雍仁恕意兼愛南北欲寢兵覽書曰汝人何罪即遣還令諭中國以善意而令元帥府遣事從宜措畫詔遣宗正少卿魏杞復使金帝面諭之曰今遣使一正名二退師三減歲幣四不發歸附人正各謂不稱臣稱叔侄也杞呈所條十七事擬問對以上帝隨事畫可陛辭奏曰臣將命出疆豈敢不免虜萬一無厭願速加兵帝善之杞行次盱眙僕散忠義遣趙房長問杞所以

來之意求觀國書杞曰書御封也見國王當廷授不可開忠義舜國書不如式不聽行久之乃得行旣至金館伴張恭愈以國書稱大宋勝杞去大字杞不可見金王具言今天子神武才傑奮起人有敵愾心兆前用兵何能保必勝所爲欲和者以兩國各懲其忿保有其赤子也和則兩國共其福戰則兩國共其禍金君臣環聽拱竦金主許損歲幣許不發歸正人許不稱臣稱叔姪而命元帥府罷兵分戍卒正敵國而

○○○○○○○○○○○○○○○○○○

還帝性本英武沮于群議而講和然中介然以復讎

爲心修建康行宮汰冗兵罷制國用司以宰相兼領措置兩淮營田詔訓習水軍而宮中臺苑未嘗一修葺上皇遊宮殊徘徊瞻視爲興歎也宣撫吳璘卒于蜀帝重蜀輟知樞密院允文出撫蜀御正殿宴遣之且親書九事以戒令建節以出每大閱常親御甲冑習騎射嘗射弩傷目不視朝相俊卿進曰陛下未忘騎射者志恢復也然誠任智謀之士爲腹心任雄武之將爲爪牙明賞罰以作士氣恢信義以懷歸附則英聲義烈不出于尊俎之間而敵人逡巡震疊于千

萬里之外豈必馳射于百步之內爲快哉。帝深納之。

甫定和。相允文自遣使如金求鞏洛山陵。相俊卿爭之曰。陛下痛念祖宗思復故疆。甚幸。然事須萬全。今和甫成而忽生事端。失所圖。將爲敵國笑。臣不敢阿意。帝不聽。出判福州。使金不得請。還以渝信誓。歸還使再往。金王謂之曰。今少主旅櫬在此未葬也。汝國棄不請。顧請鞏洛山陵乎。誠不請。朕當爲爾國葬之。于是金葬欽宗皇帝于鞏洛。以一品禮。中國自屈。先是起居郞張栻入朝。帝以其爲魏公浚子。主恢復也。

謂之曰卿北知敵國事乎栻對曰不知也帝曰金儀雠連年盜賊四起可乘也栻對曰金人之事臣雖未知境內之事臣實知之帝問何也栻曰臣竊見比年諸道多水旱民貧日甚而國家兵弱財匱官吏誕謾不足信正使彼實可圖臣懼我未足以圖之也帝爲默然栻出奏劄讀之曰陵寢隔絶誠臣子不忍言之至痛今未能奉辭以討之又不能正名以絶之乃欲卑辭厚禮以求于彼于大義固已未盡而論者猶以爲憂則淺陋畏怯固已甚矣然竊揆其意或亦見我

未有必勝之形而不能不憂也蓋必勝之形當在于早見豫定之時而不在兩陣決機之日今但當下哀痛之詔明復讐之義顯絕虜人不與通使然後通內修外攘進戰退守爲一事且必治其實不溺其文使必勝之形隱然可見雖淺陋畏怯之人亦且奮躍而爭効矣帝歎息褒諭以爲前此未始聞也以栻劄宣示時建康府通判辛棄疾進美芹十論畧曰今日之勢朝廷一于持重以爲成謀虜人利于嘗試以爲得計故和戰之權常出于敵而我特從而應之是以燕

山之和未幾而京城之圍忽城下之盟方成而兩宮之狩遠秦檜之和反以滋逆亮之狂彼利則戰倦則和詭譎徂詐我實何有惟是張浚符離之師雖有生氣雖勝不慮敗事非十全然計其所喪方諸既和之後投間蹂躪猶未若是之際而不謀兵者徒見勝不可保之爲害而不悟夫和不可恃爲膏肓之大病亟遂斷舌以爲深戒臣竊謂恢復自有定謀撫綏離小勝負之可懲而朝廷公卿過慮不言兵之可惜也古人言不以小挫而沮吾大計正以此耳夫用兵之道

形與勢二不知而一之則沮于形眩于勢而勝不可圖且坐受其斃矣何謂形大小是也何謂勢虛實是也土地之廣財賦之多士馬之衆此形也非勢也形可舉以示威不可用以必勝自今論之虜人雖有巖嚴可畏之形而無乎不必用之勢其舉以示吾者特以威而疑我也謂欲用以求勝者固知其未必能也彼欲致疑吾且信之以爲可疑彼未必能吾且意其或能是未詳夫形勢之辨耳臣請得而條陳之虜人之地亦東薄于海西抵于夏南抵于淮北極于蒙地

非不廣也虜人八之財發兵于民而無養兵之費漸恩
于郊而無泛恩之賞又輔之以歲幣之相仍橫斂之
不恤則財非不多也沙漠之地馬所生焉射御長技
人皆習焉則其兵又可謂之衆矣以此之形時出而
震我亦在所慮而臣獨以爲不足恤者蓋虜人之地
雖名衆其實易分惟其無事兵劫形制若可糾合
一有驚擾則忿怒紛爭剽掠蜂起辛巳之變蕭鷓巴
反于遼開趙反于密魏勝反于海王友直反于魏耿
京反于齊魯親而葛王又反于燕其餘紛紛所在而

是此則已然之明驗是一不足慮也虜人之財雖名爲多其實難恃得吾歲幣惟金與帛可以備賞而不可以養士中原廪窖可以養士而不能保其無失蓋然而官吏積常賦供意民粗可支意外而有需公實取一而吏七八之民不堪而叛叛則財不可得而反喪其資是二不足慮也若其爲兵名之曰多又實難調而易潰且如中原所發謂之大漢軍者皆其父祖幾于蹂踐之餘用乇鑿于梃刃之際怨憤所積其心不一爲沙漠所發者越在萬里之外雖其數可

以百萬計而道里遼絕資粮器甲一切取辦于民賦輸調發非一歲而不可至始道亮南寇之時皆是誅脇酋長破滅資産人乃肯從未幾中道竄歸者已不容制則又三不足慮也又况虜廷今用事之人雜以契丹中原江南之士上下猜防議論齟齬非如前日粘罕兀朮輩之叶且骨肉間僭弑成風如聞僞許王以廢長出守于汴私收民心而嫡少嘗暴之于父此豈能終以無事者哉我有三不足慮彼有三無能爲而重之以有腹心之疾是殆自保之不暇何以謀人

嘗聞古之善用兵者非能務爲必勝而能謀爲不可勝蓋不可勝者乃所以徐圖必勝之功也我欲勝彼亦志于勝誰肯處其敗勝敗之情戰于中而勝敗之機未有所決彼或以兵來吾敢謂其張虚聲以耀我乎彼或以兵遁吾敢謂其非匿形以誘我乎是皆未敢也然則如之何曰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定故也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審故也能定而審敵情雖萬里之遠可坐察矣今吾藏戰于守未戰而嘗爲必戰之待寓勝于戰未勝而嘗有必勝之理彼誑虚

聲以耀我我以靜應而不撓動彼誠匿形以誘我深
有素備而不可以乘勝敗既不能爲吾亂則鬪辨用
而氣定矣然後徐以吾之心度彼之情吾猶是彼亦
猶是南北雖有異慮休戚豈有異趣哉虜人情僞叵
嘗熟論之矣譬如猘狗焉心不肯自閑擊之則吠吠
而後却呼之則馴馴必致齧噬吠我者忌我也馴我
者狎我也彼何嘗不欲戰又何嘗不言和惟其實欲
戰而乃以和狎我惟其實欲和而乃以戰要我此所
以和無定論而戰無常勢也尤不可以不察聶者兀

木之死罔嘗囑其徒使與我和曰韓張劉岳皆習兵恐非若輩所敵則是其情眞欲和矣然而未嘗不進而求戰者計出于忌我而要我也劉豫之廢實常慮無以守中原則請割三京亶之弑亮常懼吾有問罪之師則又謀割三京而還梓宮亮之殞褒又嘗緩我追北之師則復謀割白溝河以丈人行事我是其情亦眞欲和矣非詐也未幾亶之所割視吾所守之人非其敵則不旋踵而復取之亮之所謀窺吾遺貨之使知其無能爲則中輟而萌辛巳之逆褒之所謀啚

有班師之失無意于襲則又反覆而有意外之請夫既云和矣而復中輟者蓋用其御而謀勝于我也今日之事揆諸虜情是有三不敢必戰三必欲嘗試何以言之空國之師而臨不遠彼必不肯再用危道萬一猖獗特不避調沿邊戍卒而已戍卒豈有能必其勝此一不敢必戰也海泗唐鄧等州吾既得之彼用師三年而無成則吾有攻守之士而虜人已非前日之比此二不敢必戰也契丹諸胡側目于其後中原之士睨睨于其前令之雖不得從從之未必不反此

三不敢必戰也有三不敢必戰之形懼吾之窺其弱而絕歲幣則其勢不得不張大以要我此一欲嘗試也貪而志欲得其求不能充其所欲心惟務于僥倖謀不暇于萬全此二欲嘗試也且彼誠欲戰耶則必不肯張皇以速我之備如逆亮始謀南寇之時劉麟蔡松年一探其意而導之則麟逐而松年爲惡其露機也今誠必戰豈欲人遂知之乎彼誠不敢必戰耶貪殘無義忿不顧敗彼何所卹以母之親兄之長一忤其意一利其位亮猶弒之何有于我況今沿海造

艦沿淮治具包藏禍心有隙皆可投敢謂之終遂不戰乎大抵今彼雖無必敢戰之心而吾亦不可不防其欲嘗試之舉彼于高麗西夏氣足以吞之故于其使之至也坦然待之而無他惟吾使命之去則多方腆鮮曲意防備如人見牛羊未嘗作色而遇虎豹則厲聲奮臂以加之此又足以見其深有忌于我也彼如有忌我獨無忌哉我之所忌不在于虜欲必戰而在于虜幸勝以蹂淮而遂守淮以困我則吾受其病矣今之議者皆痛懲往者之事而刼于積威之後不

推項籍之亡秦而猥以蔡謨之論晉者以藉口是猶懷千金之璧不能斡營低昂而搖尾于敗夫懲蝮蛇之毒不能詳覈直僞而褫魄于雕弓亦已過矣故願姑以光復舊物自期不以六朝之勢自畀精心強力日與二三大臣講求古今南北之勢知其不侔而不爲之惑則臣固嘗爲陛下言自治之策今之所以自治者不勝其多也官吏之盛否民力之優困財用之豐耗士卒之强弱器械之良苦邊備之廢置此數者皆有司之事陛下亦次第而行之臣不能悉舉也顧

今有大者二陛下知之而未果行大臣難之而不敢發者一曰絕歲幣二曰都金陵臣聞今之所以待虜以繒計者二百餘萬以天下之大而爲生靈社稷計曾何二百餘萬之足云臣不爲二百餘萬繒惜也錢塘金陵俱在大江之南而其形勢相去亦無幾矣豈以爲是數百里之遠而遽有強弱之辨哉臣不爲數百里計也然而絕歲幣則財用未可以遽富都金陵則中原未可遽復是三尺童子之所知臣之區區以是爲言者蓋古之英雄撥亂之君必先內有以作三

軍之氣外有以破敵人之心故曰未戰養其氣又曰先人有奪人之心今則不然待敵則恃驩好于金帛之間立國則借形勢于湖山之險華實俱喪莫此爲甚使吾內之三軍習知其上之人畏怯退避之如此以爲夷狄必不可敵戰守必不可恃雖有剛心勇氣亦銷鑠委靡而不振臣不知緩急將誰使之戰哉借使戰其能必勝乎外之中原民心以爲朝廷置我于度外謂吾無事則知自備而已有事則將自救之不暇向之袒臂疾呼而促逆亮之斃爲吾響應者它日

必無若是之捷也如是則敵人將安意肆志而為吾患今絕歲幣都金陵其形必至于戰天下有戰形矣然後三軍有所怒而思奮中原有所恃而思亂陛下間取其二百餘萬緡者以資吾養兵賞勞之費豈不為朝廷之利乎然此二者在今日未可遽行臣觀虜人之情玩吾之重戰而所求未能充其欲不過一二年必以戰而要我苟因其要我而遂絕之則彼亦將自沮而權固在我矣議者必曰朝廷全盛時西北二虜亦不免于賂今我有天下之半而虜倍西北之勢

雖欲不賂得乎臣應之曰是趙之所以待秦也昔者秦攻邯鄲而去趙將割六城而與之和虞卿曰秦之攻趙也倦而歸乎抑其力尚能進且愛我而不攻乎王曰秦之攻我也不遺餘力矣必以倦而歸矣虞卿曰秦以其力攻其力所不能取倦而歸王又以其力之不能攻以資之是助秦自攻也臣以爲虞卿之所以謀趙者是今日之勢也明知天下之必戰則出兵以攻人與坐而待人之攻也孰爲利戰人之地與退而自戰其地者孰爲得均之不免于戰莫若先出兵

以戰人之地。今日中原之地其形易其勢重者果安在哉曰山東是也不得山東則河北不可取不得河北則中原不可復此定勢非臆說也方今山東者虜人之首而京洛關陝則其身其尾也繇泰山而北不千二百里而至燕燕者虜人之巢穴也自河失故道河朔無濁流之阻所謂千二百里者從枕席上過師也山東之民勁勇而喜亂虜人有事常先窮山東之民天下有變而山東亦常首天下之禍至其所謂備邊之兵較之他處山東號為簡畧且其地于燕為近

而其民素喜亂彼方窮其民餌其備豈真識天下之勢也哉今夫二人相搏痛其心則手足無强力兩陣相持謀撓營則士卒無鬬心故兵出沐陽則山東可指日而下山東已下則河朔必望風而震河朔已震則燕山者臣將使之塞南門而守請試言其說虜人列屯置戍自淮陽以西至于汧隴雜女真渤海契丹之兵不滿十萬關中洛陽京師三處彼以爲形勢最重之地防之爲甚深備之爲甚密可因其重大爲之各以信之多爲旌旗金鼓之形陽爲志在必取之勢

已震關中又駭洛陽又聲京師彼見吾形忌吾勢怨
以十萬之兵而聚三地且沿邊郡縣亦必皆守而後
可是謂無所不備則無所不寡如此則燕山之備兵
山東之戶民中原之發軍精甲銳兵必悉舉以至吾
乃以形聲之使不得遽去以勢留之使不得遂休則
山東之地固虛邑也山東雖虛竊計青齊沂海之兵
猶有數千我以沿海戰艦馳突于登萊沂密淄濰之
境彼數千兵者盡分于屯守矣山東城虛盜賊必起
吾誘群盜之兵使之潰裂四出而陛下徐擇一驍將

以兵五萬步騎相半鼓行而前不三日而至兗鄆之郊臣不知山東諸郡將誰爲王師敵哉山東已定則休士秣馬號召忠義敎以戰守然後傳檄河朔諸郡徐以兵躡其後此乃韓信所以破趙而舉燕也天下之人知王師恢復之意堅虜人破滅之形著則契丹諸國如窩斡鴉巴之事必有相軋而起者此臣所以使燕山塞南門而守也然海道與三路之兵將不必皆勇士不必皆銳蓋臣將以海道三路之兵爲正而以山東爲奇奇者以强正者以弱弱者牽制之師而

强者必取之兵也古之用兵者唐太宗其知此矣嘗
曰吾觀行陣形勢每戰必使弱常遇强强常遇弱敵
遇吾弱追奔不過數十百步吾擊敵弱常突出自背
反攻之以是必勝然此特太宗用之于一陣間耳臣
以爲天下之勢避實擊虚不過如是苟曰不然必將
驅堅悉鋭孫三路以進寸攘尺取爲恢復之謀則吾
兵爲虜弱久矣驟而用之未嘗不敗近日符離之戰
是也假設陛下一舉而取京洛再舉而復關陝彼將
南絕大河下燕薊之甲東逾泗水濟山東之衆陛下

之將誰與守此最者三京之役是也借能守之則河北猶未病河北未病則雌雄猶未決也以是策之陛下其知之矣然當時惟以正敵國爲講和之美圖恢復雪恥置之不問遣使通貿往來不絕豈不深可歎哉若孝宗者雖免莊公之責矣寧宗開禧元年韓侂冑顧政金爲蒙古所蹙北鄙阻韃等部歲擾之兵甲財匱而群盜蠭起蘇師旦者故平江兵馬鈐轄也侂冑知平江時悅之用爲腹心及是樞密都承旨獻計言當立蓋世功名以自固侂冑問之則曰莫如恢復

于是聚財募士規度金而恢復之議起會安豐守厲
仲方言淮北流民願歸附幸招納而安撫使辛棄疾
入見帝言金必且亡亂願飭兵以待變嘗是時南北和
好者四十年武備刓圮賢士大夫忠力者盡屏棄諸
頑頓嗜利之人逢侂胄致位者實恇怯不任兵吳挺
子曦以世守蜀有功為藩屏而身所行都不得意賂
侂胄請帥蜀自效侂胄喜許之知密院何澹持不可
侂胄怒其持異也罷奉祠命許及之守金陵費士寅
鎮興元皆懼辭不行遂皆罷錢象祖執用兵為不可

以避事亦罷而府藏盡散剏國用司覈中外財賦爲兵費令陳自强至之務掊克而州縣騷動遣將攻宿唐蔡州皆敗而金完顏匡出唐鄧陷光化棗陽破信陽圍德安胡沙虎自清河渡淮圍楚州僕散揆出潁壽陷安豐軍圍和州紇石烈子仁出渦口陷除入眞州程松爲四川宣撫使東川軍屬焉曦爲副使屯河池西川軍屬焉而命曦聽松節制松始至欲以執政禮見曦責庭參職閒之及境而反不見也松用西川軍千八百人自衛曦抽摘去而松齎不悟金攻鳳州

召曦援。曦謬許之，而潛以階成和鳳獻金以求封。莫覺也。金師迫，救不至，松惶懼，跳身走，自閬順流至重慶，書抵曦，求裴齋東歸。曦匣封致之。松望見大懼，疑其爲劍也，亟逃走。使者追與之，乃金寶也。受之喜過望，兼程出陝西向，掩淚曰：吾今始獲保頭顱矣。而曦稱蜀王。及侂胄怒，竄松澧州。蘇師旦以始謀罷官籍家，竄韶州。初北伐議起，工尚書傅伯成爭之曰：今天下之勢，如漏舟百罅千孔，兢兢防危，然且懼沉覆，乃欲徼幸行險，圖昔人之所難乎。宣撫使丘崈曰：中

原論曰且百年在我固不可一日忘然猖非常之舉
其必有誇誕貪進之人攘臂以僥倖而勝負未可期
脫其不捷則首事之禍孰爲任之侂胄意方銳不聽
及是金攻淮南急詔以宿發書樞密院事督江淮軍
或勸宿棄廬和守江宿曰吾當與淮南同存亡益增
兵守淮當時金苦兵國敝厭兵命其帥僕散揆者示
還弭端宿以聞侂胄方悔前謀罰之竟遣使報金許
爲和將督師宿以金指侂胄爲首謀請移書督免繫
銜侂胄愁罷之以張巖代師而募可報金軍者或薦

方信孺自蕭山丞召赴樞命之信孺曰開釁自我啟金人問首謀當何以應之侂胄嘿然無以應命假朝奉郎樞密院參謀持國書以往示不遽出朝命也至濠州金帥紇石烈子仁欲示强置之獄露刃環守之絕薪水以五事要之信孺曰反俘歸幣可也縛首謀于古無之稱藩割地非臣子敢言子仁怒曰若不望生還耶信孺曰吾將命出國門時已置生死度外矣傳至汴見金相完顏宗浩宗浩坐帳中左右陳兵夾凡待召見偏之堅以五事爲要信孺辨對不少屈金

不能難受報書需後議侂胄急和成以林拱辰爲通謝使與信孺持國書往許通謝錢百萬緡宗浩以中國恇怯可震也會蜀取大散關不成約而還侂胄以求和不得怒信孺使無當召問敵何言信孺言敵所欲五事割兩淮一增歲幣二索犒軍錢三索歸正人四其五不敢言侂胄再三詰之信孺徐曰欲得太師頭耳侂胄大怒奪三秩放臨江軍已用史彌遠計矯殺侂胄函其首送金師易淮陝侵地金懸其首于通衢後漆之藏諸軍器庫遂罷兵遣使來歸大散關及

濠州和議復成

初蒙古奇渥温鐵木真之先有曰孛端乂兒毋阿蘭果火生二子而寡居又一乳生三子孛端義兒其秀子也其後子孫蕃衍不相統攝各自爲部居烏桓北與畏羅乃蠻九姓回鶻故城和林接壤世奉貢遼金而總隸于韃靼至也速該并吞諸部勢愈盛大攻塔塔兒部長鐵木真還次于盤陀山而生子因以鐵木真名之紹興十七年也也速該死鐵木真年幼其部衆多歸于族人泰赤烏部赤烏合七部人凡三萬攻之

鐵木眞率部人爲十三翼大戰泰赤烏等敗去泰赤烏部遂微末幾塔塔兒部叛金鐵木眞自斡難河帥衆會金師同滅之以功授鐵木眞爲察兀禿魯猶中國之招討使也鐵木眞以乃蠻部强盛事之甚謹乃蠻反侵掠之鐵木眞乃大會屬部議伐乃蠻諸部悉潰鐵木眞益以强盛金章宗太和六年宋寧宗開禧二年遂攻西夏大掠而還至是自號爲成吉思可汗先是金主遣衛王允濟往靖州受鐵木眞之貢允濟奇其狀貌歸言于金主請以事除之金主不許鐵木

貞聞而憾之。嘉定三年。金主允濟嗣位。有詔至蒙古。傳言當拜受。蒙古怒。遂與金絶。金主乃命平章千家奴參知政事完顏胡沙虎以禦蒙古。至烏沙堡。未及設備。蒙古兵奄至。拔烏沙堡。乘勝破白登城。遂攻西京。凡七日。胡沙虎懼。以麾下棄城突圍逃去。蒙古主以精騎三千馳之。金兵大敗。遂取西京及桓撫州。金主命招討使完顏九斤監軍九斤萬奴等。率兵號四十萬。駐野狐嶺以備。胡沙虎率重兵為後繼。遣麾下明安問蒙古舉兵之故。明安反降于蒙古。以虛實告

之蒙古遂與丸斤等戰金兵大敗蒙古遊奕至都城下金主欲南遷汴會衛卒誓死迎戰蒙古兵損折頗多遂襲金群牧監驅其馬而去金主乃止六年胡沙虎殺金主永濟而立昇王珣自爲太師十月蒙古兵至懷來金將朮虎高琪之敗績僵尸四十里高琪還兵遂殺胡沙虎蒙古乘勝至古北口金兵保居庸不能入蒙古主乃留將薄察等頓兵拒守而自以衆趨紫荆關敗金兵于五回嶺拔涿易二州分命遣別將兵反自南口攻居庸關破之出北口與薄察軍合蒙

古主自將與子拖雷縣中道破雄莫清滄景獻河間濱棣濟南等郡引兵復會大口以還中都時中原諸路之兵皆僉從山後防遏悉僉鄉民爲兵上城守禦蒙古盡驅其家屬來攻父子兄弟往往遥呼相認繇是人無固志故所至郡邑皆下凡破金九十餘郡兩河山東數千里惟大名眞定青鄆邳海沃順通州有兵堅守未能破嘉定七年蒙古主還自山東屯燕城北諸將請乘勝破燕蒙古主不從蒙古主引歸出居庸閱取所虜山東兩河少壯男女數千萬皆殺之金

主以蒙古主和大赦其國乃議遷于汴中都益懈御史中丞李英運糧大名救中都英至大名得兵數萬馭衆素無紀律三月英被酒與蒙古遇于覇州北大敗盡失所運糧英死士卒殲焉慶壽永錫聞之皆潰歸自是中都援絕內外不通時金人屢遣使來督歲幣起居舍人眞德秀上疏請絕之其畧曰女眞以韃靼侵陵徙巢于汴此吾國至憂也蓋韃靼之圖滅女眞猶獵師之志在得鹿鹿之所走獵必從之旣能越三關之阻以攻燕豈不能絕黃河一帶之水以趨汴

使韃靼遂能如劉聰石勒之盜有中原則疆場相望便為隣國固非我之利也或如耶律德光之不能即安中土則姦雄必將投隙而取之亦非我之福也今當乘虜之將亡亟圖自立之策不可幸虜之未亡姑為自安之計夫用忠賢修政事屈群策收衆心者自立之本訓兵戎擇將帥繕城池飭戍守者自立之具以忍恥和戎為福以息兵忘戰為常積安邊之金繒飾行人之玉帛女真尚在則用之女真強敵更生則施之強敵此苟安之計也陛下以自立為規模則國

勢方張人心日奮雖强敵驟與不能爲我患以苟安爲志向則國勢日削人心日偷雖弱虜僅存不能無外憂蓋安危存亡皆所自取若夫嘗事變方興之日而示人以可傷之形是堂上召兵戶內延敵也反覆數千言帝納之遂罷金國歲幣于是金復分道入寇然宋積弱金驟衰互有勝負不足數也十二年蒙古張柔侵金于是祁陽曲陽等帥皆降于柔遂圍中山府南掠金鼓城深澤寧晉諸縣縣是深冀以北鎮定以東三十餘城望風降附宋遣使如蒙古通好十五

年金主詢卒子守緒立理宗寶慶二年蒙古滅夏鐵木真凡在位二十二年卒後廟號太祖子窩濶台立

真德秀上殿劄子曰臣觀艱難之在今日無異昔者女真方興之時一旦與吾爲鄰亦必祖述女真已行之故智蓋女真嘗以燕城歸我矣今獨不能還吾河南之地以覘吾之所處乎受之則享虛名而召實患不受則彼得以陵寢爲詞假大義以見攻女真嘗與吾通好矣今獨不能卑詞遣使以覘吾之所答乎從之則要索無厭豈能滿其溪壑之欲不從則彼得藉

口以開釁端○懸虜之情必出于此○不可不豫圖所以

應之也○襲者虜在燕幽○吾以歲時聘問已非獲已彼

旣播越而南○獨不可遷延其詞○使復燕山然後玉帛

往來如故○廼使大宋臣子拜犬羊于祖宗殿廷之下○

其誤一也○歲幣之弗遣是矣○然不以還燕爲詞而誘

日漕渠之乾涸○使殘虜得以移文督責中原梟傑聞

之○寧不以寡謀見誚乎○其誤二也○並邊遺民皆吾赤

子○窮而歸我○當是綏懷○彌吏非人○罔知推恤○固已絕

中原之望○甚者爲盜賊殺之焚之○召隣國之侮○開邊

鄗之際結遺黎之怨逆上帝之心孰甚于此其誤國三也積此三誤而吾國之威靈氣燄索然矣今庸人之論二不曰虜未遽亡猶可倚爲屛蔽則曰中原方擾未暇窺我江淮凡此皆誤國之言不可不察也虜之必亡無愚智舉知之臣不復重陳若昔五胡之亂江左粗安者蓋以群醜並爭莫能相一故吾江表得以偷旦夕之安及苻堅既滅慕容旋起吞晉之謀元魏已并諸胡遂萌飲江之志今新虜踐張盡有河朔而楊劉群盜又往往服從臣恐與五胡角立之勢懸

殊未可爲江左苟安之計或又以爲安邊所儲偫日豐以此餌敵何患不濟臣竊謂不然夫金繒遺虜雖後世假兵息民之權宜然用之于國勢盛強之時則足以示恩而不至于召侮景德之事是也用之于國勢委靡之時則適以召侮而不足示恩宣和之事是也倘不思自強其國而徒賂遺以幸一日之安臣知其非策矣今國家幅員萬里貢賦雲集帶甲百萬江淮爲池而中外有司忠誠憤激者少委靡頹惰者多一聞赤白囊至則相顧失色不知所爲國家平時不

愛名器爵祿以寵士大夫。旦有急。未見有殺然以戮力王室自任者此臣之所以大懼也。紹定四年蒙古使金使速不罕來假道秋七月至沔州統制張宣殺之拖雷聞速不罕死曰宋自食言背盟棄好今日之事曲直有歸其後虜遂得藉口而數啓兵端者以爲基禍之始至五年蒙古再遣王檝來京湖議夾攻金史嵩之以聞朝臣皆以爲可遂復讐之舉獨趙范不喜曰宣和海上之盟厥初甚堅迄以取禍不可不鑒帝不從命嵩之以報使許之嵩之乃遣鄒伸之往

報蒙古許俟成功以河南地來歸先是蒙古主鐵木眞臨卒謂左右曰金精兵在潼關南據連山北限大河難以遽破若假道于宋宋金世讐必能許我則下兵唐鄧直擣大梁金急必徵兵潼關然以數萬之衆千里赴援人馬疲弊雖至弗戰破之必矣至是窩濶台卒用其計而宋不知蒙古猶女眞之故智也六年蒙古都元帥塔察兒使王檝至襄陽約攻蔡州史嵩之先以兵會伐唐州金將烏古論黑將戰死城遂降官軍駐于息州之南息州刺史烏古論忽魯懼請益

兵為衛金主以參知政事扶撒乞與簽書樞密院[illegible]
木睿中婁室所忠孝軍五百從將行金主諭之曰中[illegible]
兵所以常取勝者恃北方之馬力就中國之技巧耳
我實難與之敵至于宋人何足道哉朕得甲士三千
縱橫江淮間有餘力矣以忽雞畏縮命夾谷九住代
之已遣完顏阿虎帶來乞糧將行金主諭之曰宋人
負朕深矣朕自即位以來邊臣有請西征者未嘗不
切責之近淮陰來歸彼多以金帛為贖朕若受財是
貨之也付之全城秋毫無犯清口臨陣生獲數十人

悉以資糧遣之今乘我疲弊據我壽州誘我鄧州又攻我唐州彼爲謀亦淺矣蒙古滅國四十以及西夏夏亡以及于我我亡必及于宋脣亡齒寒自然之理若于我連和所以爲我者亦爲彼也卿其以此意曉之阿虎帶至朝廷不許蒙古塔察兒圍金蔡州金主拜天群臣將從成禮金主戒諭之因賜卮酒酒未竟邏騎馳奏敵兵數百突至城下將士踴躍咸請一戰金主許之是日分兵出戰蒙古兵奔潰塔察兒以數百騎復駐城東金主遣兵接戰又敗之自是蒙古不

復濤城分築長壘圍之會史嵩之命孟珙江海帥師二萬赴蒙古之約塔察見大喜益修攻具新木之聲聞于城中城中益恐往往竊議投降金忽斜虎日以國家恩澤君臣分義撫循其民且嘗晝禦備未嘗入私室軍民咸奮始有固志端平元年蒙古兵以正旦會飲歌吹之聲四起相接城中饑窘嘆息而已孟珙見黑氣壓城上日無光降者言城中絕糧已三月鞍靴敗鼓皆糜煮且聽以老弱互食故欲降者衆珙乃下令諸軍銜枚分運雲梯布城下以攻之金自被圍

以來戰沒將帥甚衆至是禁近以及舍人省部椽屬亦皆供役分守四城蒙古兵鑿西城爲五門整軍以入督軍鏖戰及暮乃退聲言來日復集是夕金主集百官傳位于東面元帥承麟承麟者世祖劾里鉢之後白撒之弟也拜泣不敢受金主曰朕所以付卿者豈得已哉卿平日趫健有將畧萬一得免祚胤不絕此朕志也承麟起受璽明日即位將孟珙之師向南門至金字樓列雲梯令諸軍聞鼓則進馬義先登趙榮繼之萬衆競起大戰城上烏古論鎬及其將帥二

百人皆降金百官稱賀禮畢亟出拒敵而南城之旂已立宋旗幟矣俄頃四面鼓譟夾攻聲振天地南面守門者棄門走西門開孟珙招江海塔察兒之師以入忽斜虎帥精兵一千巷戰不能禦金主守緒知事急即取寶玉置于幽蘭軒聚之以草命近侍曰死便火我遂自經死忽斜虎聞之謂將士曰吾君已崩何以戰爲吾不死于亂兵之手赴汝水從吾君矣諸君其善爲計言訖赴水死將士皆曰相公能死吾輩獨不能耶于是參政孛木魯小婁室等及軍士五百人

皆從死焉承麟退保子城聞守緒死帥群臣入哭奠未畢城已陷江海入宮執參政張天綱孟珙問金主所在天綱曰城危時自經焚是日承麟亦爲亂兵所殺金亡于是以陳蔡西北地分屬蒙古蒙古以劉福爲河南道總管史嵩之使孟珙等並益兵餉備經理屯田于唐鄧州佘抹撚兀典以息州來歸蒙古兵追殺之蒙古之心于是爲熾矣彼豈能須臾忘宋而各保分境以相安于無事者哉既而范趙蔡欲乘時撫定中原建守河據關收復三京之議起朝臣多以爲

未可獨與淸之力主其說乃命趙范移知黄州郭上
進兵范參議官丘岳曰方興之敵新盟而退氣盛鋒
銳寧肯捐所得以與人邪我師若往彼必突至非惟
進退失據開釁致兵必自此始且千里長驅以爭空
城得之當勤餽餉後必悔之范不聽史嵩之亦言荆
襄方爾饑饉未可與師杜杲復陳守禦之利出師之
害皆不聽而詔知廬州全子才合淮西兵萬人赴汴
時汴京都尉李伯顏李琦等爲崔立所侮謀殺之及
聞子才軍至伯淵等以書約降而陽與立謀備禦之

蔡于是伯淵等誅崔立以汴降全子才次于汴趙葵駐泗州以淮西兵取泗州繇泗趨汴以會之葵謂子才曰我輩始謀據關守河今已抵汴半月不急攻洛陽潼關何待耶子才以糧餉未集對葵督促益急乃檄鈐轄范用吉樊辛等提兵命徐敏子爲監軍先令西上又命楊誼以廬州彊分軍繼之各給五日糧趨洛陽至城下城中寂然無應者至晚有民庶三百餘家登城投降敏子遂帥衆入城蒙古聞之遂引兵南下敏子入洛之明日軍食已竭揚誼至洛東三十里方

散坐蓐食忽數里外有立黄紅渡幟者衆方駭異而蒙古伏兵突起深蒿中楊誼倉卒無備師遂大潰誼僅以身免于是在洛之師皆奪氣未幾蒙古兵至洛城下立柵敏子與戰勝負相當士卒乏糧因殺馬而食敏子不能留乃班師趙葵全子才在汴又以史嵩之糧運不繼所復州郡率皆空城無兵食可因蒙古又決黄河水以灌官軍官軍多溺死遂皆引師南還范以入洛陽之師敗績上表劾葵子才輕遣偏師趙楷劉子澄參贊失計師退無律致後陣復敗詔葵子

才削一秩。措置營田邊備。時喬行簡上言曰。入陵有可朝之路。中原有可復之機。以大有為之資。當有可為之會。則事之有成。固可坐而策也。臣不憂出師之無功。而憂事力之不可繼。有功而至于不可繼。則其憂始深矣。夫自古英君。必先治內而後治外。陛下視今日之內治。其已舉乎。其未舉乎。向未攬權之前。其敝凡幾。今既親政之後。其已更新者凡幾。欲用君子。則其志未盡伸。欲去小人。則其心未盡革。上有厲精更始之意。而士大夫之苟止不務任責者自若。朝廷

有禁包苴戒貪墨之令而州縣之贓貨不如盈厭者自如欲行楮令則外出之新券雖低價而莫售欲平物價則京師之百貨視舊直而不殊紀綱法度多類弛而未張賞刑號令皆玩視而不肅此皆陛下國內之臣子猶令之而未從作之而不應乃欲闔闢乾坤混一區宇制姦雄而折戎狄其能盡如吾意乎此臣之所憂者一也自古帝王欲用其民者必先得其心以為根本數十年來上下皆懷利以相接而不知有所謂義民方憾于守令緩急豈有效死勿去之人卒

不愛其將校臨陣豈有奮勇直前之士蓄怨含憤積于平日見難則避遇敵則奔惟利是顧遑恤其他人心如此陛下曾未有以轉移固結之遽欲驅之北鄉從事于鋒鏑忠義之心何繇而發况乎境內之民困于州縣之貪刻阨于勢家之兼并饑寒之民常欲乘時而報怨荼鹽之寇常欲伺間而竊發蕭墻之憂凛未可保萬一兵與于外綴于强敵而不得休潢池赤子復有如江閩東浙之事其將奈何夫民至愚而不可忽內郡武備單弱民之所素易也往時江閩東浙

然皆藉邊兵以制之今此曹猶多竄伏山谷窺伺間望彼知朝廷方有事于北方其勢不能以相及寧不又動其姦心此臣之所憂者二也自古英君規恢進取必須選將練兵豐財足食然後舉事今邊面遼濶出師非止一塗陛下之將臣當一面者幾人勇而能鬪者幾人智而能謀者幾人非屈指得二三十輩恐不足以備馳驅陛下之兵能戰者幾萬分道而趨京洛者幾萬留屯而守淮襄者幾萬非按籍得二三十萬數恐不足以事進取借曰帥臣威望素著以意

氣招徠以功賞激勸推擇行伍郎可為將接納降附郎可為兵臣實未知錢糧之所從出也與師十萬費千金千里餽糧士有饑色今之餽餉累日不已至千累月累月不已至于累歲不知累幾千金而後可以供其費也今百姓多垂罄之室州縣多赤立之帑大軍一動厥費多端其將何以給之今陛下不愛金幣以應邊臣之求可一而不可再可再而不可三向後兵事未已欲中輟則廢前功欲勉强則無事力國既不足民亦不堪臣恐北方未可圖而南方已先騷

動矣中原蹂踐之餘所在空曠縱使東南有米可運然道里遼遠寧免乏絕繇淮而進縱有河渠可通寧無盜賊邀取之患繇襄而進必須負載二十鍾而致一石亦恐未能達若頓師千里之外糧道不繼當此之時孫吳為謀王韓彭為兵師亦恐無以為策他日糧運不繼進退不能必勞聖慮此臣之所憂者三也願陛下堅持定為國論以絕紛紛之說帝嘉納之十二月蒙古使王楫來言曰何為而敗盟也二年正月以程芾為蒙古通好使報之自是而後蒙古數入寇

于才等棄師而遁江淮迄無寧日嗟乎終始誤宋以
至于亡者和也然揆之以勢不當和于紹興之日而
不得不和于端平之間始終繳宋而不可忘者讐也
然揆之于事當仇于金之末世而不當讐于元之初
與蓋金殘宋之社稷而據其土地此與宋不共戴天
者而紹興之際兵足將材且金人新得中原而欲息
兵于劉豫則機會可乘而國氣未竭此金之所以當
讐而和之決不可講也端平之際通元人以取蔡差
快百年之憤而元人取地于金非得于宋也且其滅

國四十所與無前自夏及金勢如破竹而宋之兵戎將老趙葵徐子敏皆襪線小才爲理宗討者量力自守不失事强順天之圖而內修戰備固襄淮收蜀漢阨險圖存念亂自保亦或可以自延江東之祧祀而猥聽浮言恕脅嘗檄致探虎口祧禍樹敵入洛未幾而南下之師已勞奔命矣奈之何其不底于亡哉開慶元年蒙古主蒙哥自將西入蜀命別將攻荆山李全于壇攻海州大弟忽必烈將大軍渡江圍鄂州又詔兀良合台以交廣師會鄂圍潭州中外大震敕諸

路出師禦蒙古出內府銀幣犒師以相大全蔽不時聞怒罷連竄斥之召吳潛相問策安出潛欲帝遠避請遷幸帝守靖康中死守晝心薄之問卿當如何潛失次對曰臣請以死守帝大恨嘻笑之曰卿欲爲張邦昌乎乃即拜賈似道右丞相兼樞密使軍漢陽以援鄂似道度不能抗禦乃密遣宋京如蒙古軍請稱臣割淮南漢上梓夔兩路地爲界歲納銀幣二十萬以求成大弟初不許會蒙古主死合州大弟恐內變不得立而似道遣京適復至乃許京解鄂圍悉師

北去時事秘中外莫測也于是賈似道用劉整計命
夏貴殺浮卒殿兵爲獻而露布言諸路大捷鄂圍解
江漢肅清實宗社無疆之祐天子以元師之至也驟
而似道定傾再造召入朝詔百官郊勞如文彥博故
事加少師封衛國公諸將呂文德高達劉整夏貴孫
虎臣等各進官有差忽必烈方是爲元世祖始定都
燕京而蒙古遣其翰林侍讀郝經充國信使來告即
位且徵前歲幣而似道方使其客撰福華編頌鄂功
聞元使至恐請稱臣割地納幣之謀泄乃拘之眞州

經數上書于帝及執政論和戰利害請入見及歸國皆不報理宗聞有北使謂宰執曰北使來事體當議似道曰和出彼謀豈容一切輕徇倘以交鄰國之道來當令入見蒙古遣使請淮東制置司問經等安在仍以稽留信使侵擾疆界來詰復不報而似道方欲立威中外懼一時閫帥中不服乃遣官往諸鎮會邊實欲汚衊之以爲名于是制置使趙葵史嚴之等坐侵盜掩匿各罷官償所侵又以挨功之謀出于劉整恐其泚亦以邊費科之整訴于朝不得達遂以瀘州

叛降于蒙古蒙古以爲夔路行省繇是益得國事虛實而似道不以爲虞整爲元帥以南重鎮在襄樊襄樊破浮漢入江宋可平也今鎮將呂文德貪可利誘請賂之置榷場置場築堡襄樊可得也乃遣文德玉帶請置場許之則又言安豐等所置場爲盜掠顧聽築土墻護互市文德初不許說之者曰榷場成亦我之利也文德爲請又聽之于是蒙古築堡于白河口將出兵哨襄樊江漢之險實始與我共文德淮安人魁梧勇悍嘗鬻薪城中趙葵見其遺屐長尺有咫異

而訪之直文德出獵暮負虎鹿各一而歸因引爲帥云劉整又與阿朮計曰我精兵突騎所當者破惟水戰不如宋耳奪彼所長造戰艦習水軍則事濟矣乃造船五千艘日練水軍雖雨不能出亦畫地爲船而習之得練卒七萬遂築圍城以逼襄陽蒙古括諸路兵以益襄陽之師遣史天澤與宗王大臣往經畫之天澤至呂文煥遣使餉以鹽茗天澤築長圍起萬山包百丈楚山令南北不相通又築峴山虎頭山盡鹿門爲一字城聯亙諸堡斷兵餉絕聲援示宗以久駐

必取襄陽之意呂文德以許蒙古置榷場爲恨因曰

誤國家事者我也疽發背卒咸淳六年元至元七年

春正月以李庭芝爲荊湖制置大使督師援襄樊時

夏貴范文虎相繼大敗及聞庭芝之至文虎貽書賈似

道曰吾將兵數萬人襄陽一戰可平但願無使聽命

于京閫事成則功歸恩相矣似道即命文虎之兵從

中制之庭芝屢約進兵文虎但與妓妾僕從擊鞠飲

燕爲樂以取旨未至爲辭冬十一月詔范文虎總中

外諸軍救襄樊元將張弘範軍于鹿門以斷宋軍糧

道及郢復之援言于史天澤曰今規取襄陽周于圖而緩于攻者計待其自斃也然夏貴乘江漲送衣糧入城我無禦之者而江陵歸峽行旅休卒道出襄陽南者相繼也寧有自斃之時乎若築萬山以斷其西立柵灌子灘以絕其東則庶幾斃之之道也天澤從之遂築萬山徙弘範軍焉自是襄樊道絕咸淳八年至元九年正月襄陽被圍五年援兵不至呂文煥竭力拒之幸城中宿有積粟所乏者鹽薪布帛爾張漢英守樊城募善泅者貲蠟書于髻中藏積草下浮水

亦出謂鹿門既築勢須自荆郢救援至隘口元守卒見萃草多鈎致欲爲焚燹之用泗者遂被獲于是郢鄧之路亦絕至是詔庭芝移屯郢州將飭悉駐新城及均州河口以守要津庭芝濳于襄陽西北清泥河造輕舟百艘聯三舟爲一舫中一舟可載左右舟虛其底而覆之令蒙古見以謂覆舟不疑也購死士得襄陽郢山民兵健鬬敢死者三千人求將得張順張貴者二人厚賚禮遇之二人俱智勇冠軍素爲諸將士所服因用爲都統將以行軍中號貴曰矮張順

日竹園張二人下令曰此行誓必死敵無還心若曹非心矢死者宜亟去毋爲敗吾事皆應曰諾于是人自奮厲會漢水生乘順流發舟稍進圍山下越二日進次高頭港乃結方陳舟各熾炭置火鎗火炮巨斧勁弩以前夜漏下三刻乃起矴出江以紅燈爲識貴爲首鋒將士卒前順殿之犯重圍至磨洪灘而上時元布舟蔽江面無隙可得入順等斷鐵絙攢杙者數百轉戰百二十里元兵皆披靡黎明抵襄陽城下城中援久絕聞順等至皆踴躍出外望勇氣百倍及收

軍獨失順越數日有浮尸遡流上被甲冑執弓矢直
抵浮梁來者視之則順也身中四劄六矢氣勃勃如
生存諸軍驚以爲神結冢歛葬之張貴入襄陽文煥
固留與共守貴恃其勇欲出擊蒙古軍還郢乃募士
能伏水中數日不食者二人持蠟書赴范文虎于郢
求濟師時元兵增守益密水路連鎖數十里撒星樁
環之雖魚蝦不得渡二人遇樁即斷之竟達郢還報
許發兵五千駐龍尾洲助夾擊期既定貴乃別文煥
東下點視所部軍有帳前一人亡去者則嘗有過被

楚撓者也貴驚曰事泄矣宜亟行或彼未及知乃乘順流斫鎖破圍疾力進元兵辟易既出險夜半天黑至小新城門忽列炬如白晝則阿术劉整帥戰艦前邀擊之也貴且戰且行至勾林灘埊近龍尾洲見軍船旗幟紛披以爲郢兵來喜躍前進舉流星火視之艦即前迎及勢近欲合則皆元兵也葢文虎兵本無意戰前二日以風水驚自疑退三十里而軍矣又元兵得逃卒報先據洲以待貴殊不自意戰大困所部殺傷殆盡身被數十創力不支乃被執見阿术不屈

死阿木令卒四人舁賈尸至襄陽城下焚之呼曰識矮張都統否此是也守陴者皆哭城中喪氣文煥以賈屍附順冢葬立雙廟祀焉將夏漢水溢朝議請出師文虎不得已將衛卒及兩淮舟師十萬軍鹿門阿木夾江東西爲伏以待之別遣一軍趨會丹灘犯其前文虎軍逆戰不利而虜師四合文虎驚夜遁去師遂潰臺臣請誅文虎以正法似道庇之奪一官總兵如故而罷督府庭芝以爲解盭悖耄如此九年樊城陷而襄陽大困撤屋爲薪緝關會爲衣守將呂文煥

一逖城輒南望慟哭而後下賈似道度不可掩乃屢
上書請行邊而陰嗾臺諫陳堅等言師臣出顧襄未
必能及淮顧淮未必能及襄不若居中以運天下帝
以爲然固留之于是文煥援絕力屈而元主降詔招
諭之遂以降事聞似道乃言于帝曰始臣屢請行邊
陛下不之許向早聽臣出不至此今事勢如此非臣
上下驅馳聯絡軍氣勢將有大憂願聽臣出得效死
帝曰師相豈可一日離左右似道乃建機速房革樞
密院漏泄兵事稽遲邊報之弊詔中外臣僚陳控御

攻守之畧以上明年度宗崩子㬎即位是爲恭宗將元下詔數宋背盟誆信使大舉入寇中外大震于是三學生及群僚咸頌言非師相親視師不可似道不得已開督府臨安獵顧埜夫致行詔天下勤王軍畢給與戮貴戚釋道田以助之已聞劉整死喜曰天賛我也抽諸路精兵十有三萬以行金帛貨賄輜重舳艫百餘里相接也命孥裁小事專決大事關白乃後行次蕪湖復使宋京如元軍請稱臣奉歲幣如開慶約元人曰是好食言不許將似道命孫虎臣將精銳

節池州夏貴以戰艦二千五百艘亘江中似道將後軍魯港貴常失利于鄂恐督府功臣討已罪又以虎臣新進出巳上無鬬志元伯顏令軍中作大筏數十採薪芻其上揚言欲焚舟諸軍晝夜爲火備不虞戰伯顏忽分步騎夾岸進麾戰艦衝擊虎臣軍舉巨礮擊其中堅虎臣軍動阿朮以划船乘風進薄之前鋒姜才方接戰而虎臣遽過其妾所乘舟跳身避衆讙呼曰步帥遁矣軍遂亂夏貴不戰而走以扁舟掠似道船而過呼曰我師敗矣似道聞錯愕失措遽鳴

鉦收軍舳艫簸蕩乍作乍合阿朮以輕舠入擊軍大潰殺溺死者水爲赤軍資器械殆盡似道夜駐珠金沙召貴虎臣計事虎臣至撫膺哭曰吾兵無一人用命者曰貴也貴嘻笑曰吾血戰當之矣似道曰今計安出貴曰今諸軍膽落安敢戰師相惟入揚州招潰兵迎駕海上吾守死淮西耳遂解舟去似道乃與虎臣單舸奔揚州明日潰兵蔽江下似道使人登岸揚旗招之皆莫應有爲惡語嫚罵之者蓋是時呂文德子師夔以江州弟文虎以安慶叛降元矣于是鎮江

寧國降與江陰諸守臣皆棄城遁太平和州無爲州皆降元似道至揚檄列郡如海上迎駕而上書請遷太皇太后持不許殿帥韓震復爲請下公卿雜議相王爚不能難也靖康耆請堅蹕爲議上未下即稱己不能與大計乞報政不待報而遁右丞相鑑亦遁初陳宜中以附似道得驟登政府及似道軍潰堂吏自軍中得督府印以還宜中問似道安否吏曰不知宜中意其已死即上書乞誅似道正誤國之罪太皇太后曰似道勤勞三朝安得以一敗失待大臣之禮罷

爲體泉觀使除似道諸所爲虐民之政放還諸竄謫
者當是時國勢岌岌王爚與陳宜中並相不相能留
夢炎自湖南入覲爚宜中皆請相夢炎而求去太皇
太后曰毋藉此違難以爚老爲平章軍國重事而宜
中夢炎乃並相命總督張世傑軍吳門禦元而爚請
二相以一人督師二相並開府臨安名督師實不出
世傑以舟師及元戰焦山敗績爚復言曰吳門去京
師咫尺臣豈不知而必爲此請者以大敵在境非陛
下自將則大臣出督而後氣可振也今二相並開府

防六月之師不出督即諸將孰統世傑以諸將心力不齊一而敗不知國家此時尚堪幾敗耶臣旣不得其職又不得其言乞罷平章太后以宜中故伉厲爲名高倚重之京學生劉九皐等伏闕疏其罪宜中因見斜爲各得遁去江西提刑文天祥勤王至臨安除浙西江東制置使知平江以宜中未還位未之遣久之宜中避召至始得遣朝議擢呂師孟兵侍郎封呂文德和議郡王欲藉以求成天祥陛辭言朝廷姑息牽制之意多奮發剛斷之義少乞斬師孟以㦤鼓作

士氣且言本朝懲五季之亂削藩鎮權一時雖足矯尾大之弊然國以積弱故敵至一州則州破至一縣則縣殘中原陸沈實繇于此今宜分境内爲四鎮建都統其中以廣西益湖南而建閫長沙以廣東益江西而建閫隆興以福建益江東而建閫番陽以淮西益淮東而建閫楊州地大力衆約日齊奮有進無退將吾民之豪傑者何間出其中厥敵可却也宜中以爲迂濶不報時元伯顔分兵三道右軍自建康出廣德趨獨松關左軍沿江並海道江陰趨澉浦華亭伯

顏將中軍趙常州水陸並進會臨安郡邑降破相繼
宜中獨理科舉明堂淸士大夫陳乞差遣抑士人與
銳思倒以爲功元陷廣德軍始倉皇發臨安民年十
五以上皆爲兵召文天祥平江謝枋得江西使入援
都呂師夔使行成元破獨松關臨安戒嚴時勤王師
尚三四十萬人淮東閩廣猶全境未沒文天祥與張
世傑議以爲猶可以一戰戰而捷令諸路師截其後
國猶可及守也宜中白太皇降詔稱王師宜持重格
其議秘書監陳蒸上疏乞從天祥之議與其坐以待

用兵若背城一戰萬一有捷則人心奮勇且敵師老必貪能智力不過乘勝長驅耳若小沮之則王兵之與懸軍其壯弱即異矣宜中不聽尚著知台州已益急乃遣柳岳如元軍求稱姪納幣不許求稱孫姪又不許乃求封小國稱臣又不許使者泣以嗣君幼在衰絰禮不伐喪請伯顏曰汝背盟誓執我行人我是以興師錢氏納土李氏納降皆汝國故事何多言且汝國得天下于小兒亦失之小兒又何必言宜中懼乃率群臣入請遷都太后不許宜中哭以請許

之及暮宜中失不入太后怒曰吾初不欲遷而大臣數請遷我聽遷顧欺我不肯遷耶脫簪珥投之地遂閉閤群臣請見皆不納而元軍亭皐山宜中白太后遣使奉傳國璽以降然中自慚是夜遁于是伯顏入臨安元軍據江沙上而營不知潮太皇太后望于海祝曰海有靈潮大作洗師潮三日不至伯顏以臨安爲兩浙大都督府取太皇手詔及三省樞密院檄諭州郡降附封府庫收史館禮院圖書及百司符印告章罷官府及侍衛軍太后命左丞相吳堅右丞相賈

餘慶知樞密院謝堂參政家鉉翁同知劉岊並充祈請使如元都謁元主請存趙氏後伯顏陽許祈請欲盡宋宰執與俱北也堅老儒怯不自振餘慶自詭北人幸國難自謝岊柳嶽求容堂懼北行傾貲賂自免獨鉉翁挺不屈以為祈請儻可得乎未遽引決也二月伯顏拘學士天祥與祈請使北如燕福王與芮自紹興至伯顏慰勞之皇太后及帝請見伯顏固辭曰未入朝不可以見而趣帝及太后北入朝是日丁丑帝㬎年甫六歲福王與芮沂王乃猷度宗母隆國

夫人黃氏并庶僚三學生等皆從惟太皇太后謝以疾留帝至瓜州置制李庭芝使姜才將兵夜擣元軍冀迎駕不克吳堅等至燕祈請不得命留館中賈餘慶死家鉉翁聞國亡旦夕哭泣不飲食數月夏五月帝至燕赴上都元降封帝瀛國公方元帥追時詔吉王昰進益王判福州信王昺進廣王判泉州駙馬都尉楊鎮爲輔行伯顏聞二王渡浙而南恐後且莫也遣范文虎將兵亟追之都尉鎮請曰事急矣王亟以微服行我留就死緩追兵乃賜爲二王留也者止而

侍二王及楊淑妃徒步匿山中七日走溫州陸秀夫、蘇劉義等追及遣人召陳宜中于清澳宜中來謁召張世傑亦以所部來衛溫之江心寺舊有高宗南奔時御几則相與哭几下奉益王爲天下兵馬都元帥廣王副之發兵除吏以秀王與擇爲福建察訪使先入閩撫吏民檄諸路同奬王室元復以太皇太后命遣二宦者以兵百人召二王還臨安沈之江王遂入閩將士多自歸兵稍振夏五月宜中等奉益王即位于福州是爲端宗改是年爲景炎元年文天祥自元

軍汎海至以為右丞相初天祥奉使如元軍為伯顏所留已追之北至鎮江與其客杜滸等十二人間關夜亡入真州真守苗再成出迎喜且泣曰兩淮兵足以興復特二帥隙不能合今先約淮西兵趨建康虜必悉力扞西兵而令淮東諸將以通泰兵攻灣頭以高郵寶應淮安兵攻楊子橋以楊兵攻瓜步同日大舉灣頭楊子橋皆沿江脆兵日夜望我師至攻即下吾自江上合力薄之雖有智者不能為虜謀矣瓜步既舉以淮東兵入京口淮西兵入金陵要其歸路虜

時可生致也。天祥大稱善，卽以書遺李庭芝與結約。而庭芝惑元反間言，密遣一丞相入眞州說降，信之，使苗再成亟殺之。再成不忍，紿天祥出城，閉之外，以制司牒示之。天祥乃自眞如揚，自揚入溫，自溫泛于海，至福州，拜右丞相兼樞密使。天祥以國事決于陳宜中，辭不拜，爲樞密使，使呂武募豪傑江淮，杜滸募溫州，欲還溫進取。陳宜中自以棄溫州入閩，欲倚張世傑復浙東西自洗濯，不許，命天祥開府南劍，經畧江西。元犯衢州，故相留夢炎叛降元，徇廣州，州將黃俊

死之昭真州守苗再成死之元分道入寇犯處州帝航海至泉州招撫使蒲壽庚來謁請駐蹕張世傑不可壽庚提舉市舶三十年或勸世傑留壽庚則海船不令自從也世傑不聽縱之歸已而舟不具掠舟没其貲壽庚怒殺諸宗室及士夫與淮兵在泉者叛降元宜中等奉帝趨潮州判興化軍曹澄孫叛降元知軍陳文龍死之帝舟次惠之海豐至廣州轉運使姚良臣迎帝入州治世傑不可還海駐秀山三年春元弱廣東諸郡陳瓚舉兵復興化軍文天祥提兵自梅

州出江西復雩都秋復古贛諸縣已而兵潰元陷興化軍陳瓚死之元將塔出叛將呂師夔陷廣州十二月至井澳颶風作舟敗帝驚悸而疾元襲井澳復航海三年春二月帝舟還廣州三月駐碙州夏四月帝崩先是陳宜中相以陸秀夫在軍中久事咨訪而行秀夫亦悉心經贊已有隙諷言者劾罷之張世傑讓宜中曰今何時猶動以臺諫論人乎宜中慚召秀夫還行朝時天下播越海濱庶事疏畧楊太后垂簾對群臣語猶稱奴每朝會獨秀夫儼然正笏立如治朝

或時于班行中潸然泣衣盡濕悲愴動左右端宗崩群臣欲散去秀夫曰度宗皇帝一子尚在將焉置之古人有以一旅一成致中興者今百官有司皆具士卒數萬天未欲絕宋此獨不可與爲國耶乃與衆共立衛王年八歲矣登壇禮畢忽有龍舉空上旣入宮雲陰不見升碉州爲龍翔縣改元祥興太妃仍同聽政陸秀夫爲左丞相張世傑爲樞密副使蘇劉義開府儀同三司秀夫外籌軍旅內調工役當匆遽流離中猶日書大學章句以勸講六月遷帝會之厓山厓

山在新會南八十里距海中爲雷化犬牙與奇石山相對如兩龍瀦汐所從出入也故有鎭戍將官民兵尚二十萬廣右諸郡尚有爲宋守者世傑不規城守繆以爲厓山天險可扼以自固奉帝蹕焉遣人入山伐木營行宮殿曰慈元楊太妃居之升廣州爲翔興府資糧饟于諸郡造舟楫器仗至十月始罷秋八月月貫南斗有星隕于廣南初隕色紅大如箕中爆烈爲五既墜聲殷如鳴鼓冬元分道入廣閩右相天祥敗績五坡嶺被執二年春正月帝在厓山元張弘範

蘇劉陽以舟師迫厓山或謂世傑曰北人以舟師塞海口則我不能進退矣盍先據之幸而勝福也即不勝猶可西走世傑以在海中日久士卒離心動必散乃曰頻年航海何時已乎遂焚行朝草市結大舶千餘作一字陣碇海中艫外舳貫以大索四周起樓柵如城堞奉帝居其間爲死守計人皆危之厓山北淺舟膠不可入弘範乃繇山之東轉而南入大洋與世傑舟遇薄之世傑舟堅不能動弘範縱火世傑命戰艦皆塗泥縛長木拒之舟不爇弘範遣所親招之降

不可道人語厓山士民曰汝陳丞相已去文丞相已執汝尚欲何爲士民亦不應弘範乃以舟師據海口出騎兵斷南軍汲道士茹糗糒掬海水飲之水鹹作嘔泄乃大困二月有黑氣出厓山弘範乃命軍中曰宋舟潮落必東走聞樂作乃戰明晨元李恆乘早潮退攻我舟之北世傑以淮兵殊死戰比午潮上元中軍樂作世傑軍少懈而弘範軍驟攻其南俄一舟檣旗仆已諸舟檣旗皆仆軍大潰會日暮海霧大作咫尺不相辨世傑乃與蘇劉義斷維以十六舟奪港去

帝舟大、且諸舟環結不得出、秀夫走帝所請帝曰國事至此陛下當爲國死德祐皇帝辱已甚不可再辱即負帝沈海中後宮諸臣從死者甚衆越七日屍浮水上者十餘萬人得帝屍及傳國之寶世傑行收兵過楊太后欲奉以求趙氏後太后始聞帝崩拊膺大慟曰吾所爲忍死間關至此者爲趙氏一塊肉耳今無望矣自沉死世傑葬之海濱潰衆稍集謀入廣而颶作將士勸世傑登岸世傑登柂樓露香祝曰我爲趙氏者至矣一君亡復立一君今又亡我所爲不死

者亟幾敵兵退後立存宗祀耳今若此豈天意邪感

愈甚世傑亦自沉死而宋亡